



謝冰瑩著

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

目次

頁數

女兵十年再版序

第一章 來到了上海

第四次逃奔

最緊張的一夜

來到了上海

第二次入獄

第二章 窮困的大學生生活

開始和窮困鬥爭

亭子間的悲劇

破棉襖

饑餓

1-1796

三十一一六
一七一一九
二十一二三
三三一二七
三一三三五
三六一四三
四四一四六
四七一五〇

解散之後……………五二—五四
偷飯吃……………五五—六一

第三章 在痛苦中掙扎

愛與恨的鬥爭……………六五—七〇
做了母親……………七一—七五
探獄……………七六—八〇
慘苦生涯的一斷片……………八一—八六

第四章 南 歸

南歸……………八九—九一
青楓映裏憶當年……………九二—九四
母親的心……………九五—九七
黑宮之夏……………九八—一〇〇

第五章 東 渡

第六章 在動盪中

驚人的新聞	一〇三—一〇五
多情的米子	一〇六—一〇八
不自由的淚	一一一—一一三
個壯烈的集會	一四一—一四六
歸國	一七十一—一七八

第七章 海濱故人

「一二八」的前夕	一二二—一二三
文人也上了前線	一二四—一二六
多難的「三八」	一二七—一二九
沒有目的底旅行	一三〇—一三一
跛子校長	一三一—一四一
土皇帝	一四二—一四八
民衆大會	一四九—一五〇
別矣古田	一五一

第八章 再渡扶桑

海濱之戀	五五——五七
粉筆生涯	五八——六一
海濱故人	六二——六四
意外之災	六五——六九

第九章 母親的死

談	七三——七五
奧多摩的紅葉	七六——七八
公開的秘密	七九——八一
火山巡禮	八二——八五
第二次入獄	八六——八七
脫逃	八八
桂林山水甲天下	九一——九六
章倒	九七——一〇〇

第十章 在烽火中

結束.....	二〇一
母親的死.....	二〇一
	二〇八

出發.....	二二一
在野戰醫院.....	二二五
民衆工作.....	二二八
我們的生活.....	二三〇
戰區巡禮.....	二三四
勘誤表.....	二三八

女兵十年再版序

「一個女兵的自傳」出版到今年恰恰十年了！十年來，國家經歷了一次空前，也許是絕後的災難，我也嘗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在十年內，故長歲月裡，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間故事值得描述，值得歌頌的。

也許因為本書第一集給讀者的印象還好的原故吧，自從林如斯女士的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崔曉先生以英譯本在英國出版以來，國內便有好幾家書店翻印，最初他們只印英文的，以後就有英漢對譯的「女叛徒」出現，現在上海有一家乾而只印中文的「女叛徒」。這對於現的版稅收入，雖然影響很大，但是却替我做了義務宣傳，增加了不知多少讀者。曾有好幾家書店和我接洽出版「女兵十年」的事，但我總不敢答應他們，原因是自己太渺小，太平凡，出值不得再發下去。同時，我過去的遭遇，有幾個時期實在太苦太慘，我來寫牠，等於又要我重新再嘗一次那種半活的味。未免太殘酷了！這是一「女兵十年」遲遲到今年四月才在漢口出版的原因。

第一集寫到「一個奇異的米房」為止，爲了便於讀者銜接下文，我特地加寫了「緊張的」邊有「第四次逃奔」本來也該在第一集發表的，但爲了當時的印象太鮮明，寫來未

免太使精神上受刺激，所以特地留到現在才發表，這是要向讀者特別聲明的。

從寫「從軍日記」開始，到今年整整地二十年了！不論在任何艱苦的環境下，我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崗位，終年握着一支筆在不斷地寫，但在創作的技巧上，我始終承認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我需要用更多的時間來研究，雖然生活的担子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的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但是相反地，我這種志願却越來越堅強了！

在病中，我把幾年來寫好的原稿，一連修改了五次，還趕寫了最後四章。爲了要使我的心境安靜，常常在深夜或黎明之前爬起來寫，當寫「母親的死」的時候，我是一字一淚，不知停下過多少次筆。母親逝世九年了，我常常想寫篇文章紀念她臨終時的情況，然而爲了當時給我的印象太深刻，太悲慘，一提起筆，便淚如雨下，不能成文，這次我把「母親的死」留得最後寫，也是因爲這個原因。

本書初版在漢口發行，因爲是自己借錢印的，所以只印了三千冊，不到四個月的功夫，現在就賣完了。這次以一個偶然的機會來到闊別了十五年的北平，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友人勸我把本書在此再版，做爲抗戰勝利後我和華北青年朋友的見面禮，於是我匆忙地寫了這篇小序，希望讀者諸君原諒我的潦草。

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於北平

第一章 来到了上海

張一守 卷之二 終

第四次逃奔

我做了傀儡戲的主角，一幕有趣的悲喜劇，終於開演了。

這並不是我投降了封建社會，也不是爲着好奇心的驅使，故意要玩這一套把戲，而是我看到母親太苦了，我可憐她，不忍使她太傷心，願意給她一點暫時的安慰。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我根本認清楚了，革命是不擇手段的，只要最後的目的能够達到，短時的忍痛犧牲，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誰相信呢？我竟做起新娘子來了！到現在回想起來，我只覺得有趣，好玩，一點也不覺得那是一種曾經我認爲最痛心，最恥辱的投降了封建社會的行爲。

唉！真要咀咒鄉間的偏僻，連攝影師都找不到一個，如果把我那天戴鳳冠，披紅紗，坐花轎子的照片攝下來，我想比我所描寫的一定要有趣萬倍。

我穿的是一件淡藍色的綢衣，褲子是黑緞的，比做學生時穿的要低很多，一雙綉花的紅緞鞋，只許新婚那天穿，第二天就只能送給別人用，這是我們鄉下的風俗，說這雙鞋會踏破一切不幸的遭遇，但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搶着穿這一雙「吉利鞋」真是可笑的矛盾。

我的頭髮，雖然蓄了半年，但仍然是那麼短短地不能覆額，這是使母親最傷腦筋的一件

事，被讓來替我開臉（註一）裝飾的就是親的母親。她在用香油把我的頭髮梳得亮光光之後，就開始替我畫眉，施起胭脂水粉來。

「這些都用不到，度嫂，讓我保持着本來面目吧。」

我嚴肅地說着，很不客氣地推開了她的手。

「無論誰在做新娘的這一天，照例都要來這麼一套的，何況你這個漂亮的新娘，如果再加上些胭脂水粉，簡直像仙女下凡呢，哈哈！」

我知道這是她諷刺我的話，因為我的皮膚在當兵時早就曬黑了的，而且兩頰上已有少數黑斑，她要替我施粉，無非爲的要使我成爲舞台上的丑角，我覺得太受侮辱了，始終堅決地拒絕了她的好意，倒是母親聰明，她連忙說着：

「好的，好的，就讓她是本來面目吧，自然之美，比人工美還要可愛得多呢。」

於是這一場爭執，總算和平地解決了。戴上笨重的鳳冠，披上大紅的綢巾，整個的頭部都被罩着了，視線從綢巾裏透出去，一切都是渾紅的。度嫂像牽驢子似的挽着我走到堂屋，先參拜天地祖宗，再拜別父母及其他的親族。

普通一班新娘子上轎，都是先要哭紅腫腫，纔算是個多情的姑娘。我本來可以不哭的，因為我對於這充滿了封建思想的家庭，不但沒有絲毫留戀，而且我十二分痛恨她的，自然沒有眼淚可流；但是不知怎的，在上轎門的一剎那，聽到姐姐和嫂嫂他們的哭聲，我也不知不覺地痛哭起來了，而且這哭聲一直繼續到十餘里外，與其說這哭是爲了悲傷我自己，毋寧說

我是在這傳封建勢力的滅亡，在哀哭母親將從此看不見她的愛女了。

轎子由四個人抬，門是鎖好了的，四面都用紅綢子遮着，每經過有村落或者市鎮的地方，必定放鞭炮，要求放下轎來看新娘。最討厭的是有些不講理的女人，她揭開轎頂，一手就把你低着的頭捧起來，說着各種各樣批評新娘子的話，好幾次，我想伸手到她們兩個耳光，但又怕鬧出事來阻礙了那些浩浩蕩蕩的行列，只好忍受着說一聲：

「諸不要動手，你們儘管用眼睛看好了。」

「好傢伙，你這新娘惡死了！」

有時聽到她們的回答，我忍不住暗笑起來。

由我家到蕭家，共有三十里路程，要經過許多小市鎮和山坡，那天光就給嫁奩的人就有八十多人，其餘加上抬轎子的，音樂隊，總計不下一百五十餘人，一路吹吹打打，倒也十分熱鬧。我坐在轎子裏，把綢巾揭開，用吊在胸前的小鏡子照了一照，覺得自己完全變成了戲台上的丑角，我幾乎要笑出聲來，再看看這雙曾經穿過四個多月草鞋底脚，如今却穿上了綉花鞋，實在太看不順眼，尤其這雙握過槍柄來的手，如今套上這些金戒指，玉手鐲一類的東西，真是感到無聊，最討厭的，還是扣子上掛着那兩個二斤多重的古銅錢——她們說這些古錢就是照妖鏡，帶着可以驅除一切邪魔的，壓得我簡直抬不起頭來。

坐在轎裏，有時我的心情很平靜，覺得這些有節奏，聲音抑揚的古樂，非常好聽，還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應該靜靜地欣賞，不要想到別的事情，但這只是一剎那的感覺，另一種心

情又來襲擊我：

——爲什麼不從馮那裏裝一枝手槍，假若今天我突然從轎裏放起槍來，一切人都會駭得魂飛魄散，抱頭鼠竄，那時我不是可以從從容容地逃走了嗎？

——最好在他們舉行「拜堂」儀式的時候，我突然從人叢中跑出來站到桌子上去，用演說的聲音和姿勢，痛罵他們一頓，也可發洩發洩胸中的悶氣。

——最麻煩的恐怕還是今天晚上的這一關難過，如果對方是個不講理的野蠻者，說不定今夜就有慘劇發生。

——是的，爲了我未來光明的前途，目前一切痛苦我都能忍受，但假使他強逼我成婚呢？不！我絕對不能忍受，我要反抗，我不能做這種無謂的犧牲。處女的貞操，不能爲一個與他毫無愛情的男人而犧牲，我要反抗，我寧可和他拚命，都不能屈服的！

——逃，也許此後更困難了，但我應該隨時觀察環境，運用我的聰明，我相信只要有決心，有勇氣，終有達到目的的一天，千萬不要害怕，不要灰心，以你的機警和勇敢，難道還會失敗嗎？

在所有的人都以爲我到底還是投降了舊禮教的時候，我却又在計劃着我第四次的逃奔。紅轎抬進了蕭家的門，鞭炮響得更熱鬧了，這時任我如何鎮靜，也禁不住心頭亂跳。

一位四十多歲的穿着新衣的女人，開了轎門把我攙出來，先在華初的屋子裏坐了一會，然後再鳴炮「拜堂」。

華勃是媒婆的女兒，她曾經聽着她的母親在大同女校唸過書，我很喜歡她，一見面就談起話來，使得許多觀衆都稀奇，她們說：「到底是當過兵來的新娘子不同，大大方方，一點也不害羞。」

我沒有違背他們的意思，也不使送我來的父親，受到難堪，我完全像一個木偶，任他們搬出演戲，只有三跪九叩首的儀式，我用三鞠躬來代替，其餘按照他們要我表演的節目，我一一都做到了。

「到底是讀過書來的明理，并不反對這種舊的結婚儀式呢！」

蕭明的父親很高興地向別人誇耀着說。

夜，在熱鬧的空氣中來臨了。房子裏擠滿了開新房的來賓，照例沒有女人參加，只有兩個五六歲的小姑娘，夾在他們裏面湊熱鬧。在這一群人當中，有一半是親戚，一半是蕭明的同學，我用了很巧妙的方法應付他們，起初任他們如何瞎鬧，我總置之不理，像一塊木頭似的，不說也不笑，等到他們說那些使我討厭的無聊話底時候，我便扳起鐵一般的面孔來大大地教訓他們一頓，結果他們感到沒趣，不到十二點，就大家自動地溜走了。

我故意把燈芯弄得很小，房子裏顯得黑黯陰森，我坐在將要熄滅的火爐邊，默默地想着蕭明方纔一個人溜出去，許多人追趕的一幕，從他那勉強苦笑的表情上看來，可以知道他的心也是很苦痛的。唉！可憐的弱者，爲什麼你要回來呢？

他像幽靈似的，輕輕地推開門進來了，我的視線仍然注視着火，頭低得幾乎要碰着膝蓋

了，他用火鉗添了些炭在爐子裏後，就坐在我的旁邊。

「今天太委屈你了，不要難過吧，遇著這樣頑固的家庭，也真沒有辦法。」
他的聲音是悽慘而顫抖著的，這時我倒有點可憐他起來。

「本來社會就是一個大舞台，人生就是一幕悠長的戲劇，每個人都都像舞台上的演員，有時演喜劇，有時演悲劇，不管這主演者認為這劇是值得演或不值得演，只要劇中的情節不論是在現在或者將來，能够使觀眾受到刺激，得到教訓的都可搬上舞台來演。」

我像說教似的回答他。

「那麼，我們今天的戲是悲劇呢，還是喜劇？」

「在你看來自然是悲劇，但我看却是喜劇呢？」

「這話怎麼講？難道你始終要想逃走嗎？」

「對不起，我們還是平心靜氣地談談怎樣結束這幕傀儡戲吧。」

足足有十分鐘，兩人都沉默著，連一聲輕微的嘆息都沒有。到底是我的頭腦清醒，我開始把沒有愛情而結成夫婦的苦痛從頭至尾又詳細地說了一遍，起初他像個同病我似的點頭，但等到要他表示意見時他卻堅決地說：

「你對我沒有愛情，也許因為我沒有和你一同去參加北伐的原故，但我是從小就愛著你的，我不能離開你，隨你用什麼冷淡殘酷的手段對待我，我始終是熱愛著你的。」

「愛情不能帶有絲毫的強迫性，她是絕對自由的，不能強迫一對沒有愛情的男女結合，

「也不能強迫一對有愛情的男女離開。你愛我，那是你的自由，我不愛你也是我的自由，我不能禁止你不愛我，正如無法勉強我愛你一般，但爲我們的前途打算，還是很理智地解除婚約，你去發一個你理想中的妻子，她能永遠地安慰你幫助你成家立業，我去和我理想中的愛人結婚，過着甜美幸福的生活。這樣，對個人對國家都有好處，不要阻礙着你的見解，而誤了兩人的前途。」

整整地談判了一夜，仍然沒有結果。外面有幾個俄人在偷聽，但我們都是用的長沙話，那些鄉下女人是聽不出什麼來的。

第二夜，仍然沒有睡，繼續談論這個有關終身大事的問題。

他的母親，開始責備他了，說他太蠢，不應該把寶貴的時光，犧牲在談話上面。

「她既然坐紅轎子來到了我的家，那麼生是蕭家的人，死是蕭家的鬼，你是她的丈夫，要怎樣，就怎樣，難道她還敢有什麼不服從的嗎？只有死貓纒讓老鼠子從牠的嘴邊逃掉。」

說良心話，蕭明是個善良的人，他並不兇惡，也不想強迫我成婚，他了解我的個性，了解我的思想和堅強的意志，知道如果用壓迫的手段對待我，只有把問題鬧得更嚴重，更難解決。

「難道你真的這樣無情嗎？我們連朋友的感情都放不下嗎？我不是強盜，更不是猛虎，我不會吃掉你或傷害你的！請你相信，我是絕對地愛護你的名譽，愛護你的前途的，但你就「不給我」點愛情的安慰嗎？即使你可憐我，應擠給我一點點愛情，我也需要，不，即使是你

暫時欺騙我的愛情，我也需要！嗎，你真的這麼殘忍嗎？……

他說著，亮晶晶的淚珠從他臉上流下來了，我看了雖然有些可憐他，但堅強的意志，絲毫也不為他的眼淚動搖。

「愛情不能施捨，更不能欺騙！我可以把你當做是我的好朋友，但我絕不能給與你超乎友誼的愛情。我不能犧牲我的主張，不能做你的妻子，你如果想要享受人間的幸福，就請趕快和我解除婚約，另娶一個女人吧！」

他的淚越流越多，我遞給他一塊手帕，他擦了後又退還給我。

唉！真是一幕悲劇呢，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他變成喜劇。

「如果你沒有來到我家就解除婚約，還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我們已拜過天地祖宗了，他們正在歡天喜地為我們慶祝，你的父親也還在這裏，倘若真的發生離婚事件，不太使我的面子難堪嗎？我即使能够忍受，我的父母也一定不答應的！一個好好的新媳婦，剛接上門來就跑掉了。你要我的父母此後如何做人？何況你這一走，對於你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名譽，也有很大的損失，倒不如我們勉強同居一個時期，等到了實在不能忍受時再說吧。」

聽了他這段話，我對他無形中起了一種很大的反感，知道所謂什麼面子名譽也者，不過是他在想苟延封豨勢力的殘喘，但這時並不和他爭辯，我的腦筋突然變得聰明起來，真的，我不應該老是那麼硬幹下去，為了要達到最後的目的，現在不妨運用一點政治手腕，於是就很誠懇地答應他：

「好的，暫時忍受着吧，問題總有辦法解決的。」

第三天，父親回去了，他已經知道我們兩晚來都沒有睡覺，整夜都在討論那個問題，但他假裝不知道，臨別時特地來我房裏坐了一刻，他再三地囑咐我：

「再不要鬧出什麼事來了，安心地住下去吧，過了年，你就可以到大同女校去致書了。」

「你是知道的，她的個性很強，你將就一點吧。」

送別父親走後，我回到房裏忽然大哭起來，連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怎麼感情衝到得那麼厲害，我昏情從此再也看不見父親了。平心而論，父親到底是愛我的，不像母親頑固不講理；越和越難過，終於迷迷糊糊地哭昏了。

這一夜，我的精神再也支持不住了，就鋪開那條翠綠的綢被和衣而睡，留下那床大紅的緞被給蕭明用，我像偵探似的等着觀察他個人的動作，出乎意外地他是那樣尊重我的人格和自由，他悄悄地睡覺了，我一面感激他，一面覺得他也應該如此的。

但是他這樣做，是另有目的的，他知道我在家裏奮鬥了半年，接連着逃走三次，精神上受的刺激太多，如果再不顧着我的意志，一定會鬧出可怕的慘劇來。

返鄉的風俗，新婚後三日，新郎新娘要雙雙回到娘家，這叫做「回門」。在家住了兩天，母親一點也不知道我和蕭明只是名義上的夫妻。兩天後，又回到了蕭家。這時正是舊曆的新年，幾乎每天都有人請吃飯，一天到晚，都是那麼忙忙碌碌地過日子，蕭明是在用一種軟

的方法對付我，他有他的自備力，以為只要暫時犧牲一下，我終久是屬於他的。

由長沙打來兩個催他去的電報，（那時他在汽車路局服務）他母親堅決地挽留不許他走，但他知道在家只有痛苦受，何不跑出去，願我將來有一天自動地去找他，自然這是他的夢想，但由此也可知他用心之苦。

「我是絕對尊重你的自由，我正像你一樣被家庭逼迫着不能不回來演這一幕戲，現在一切由你去處置吧，反正我是永遠地愛着你的。」

當他臨別的夜晚這樣向我說時，我決定同他一路走，他母親生怕我在半路逃走了，無論如何不答應。我爲了要實現以退爲進的計劃，索性就順從她的意思，決定好好地在家做一個賢良的媳婦。

事情決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蕭明的不侵犯我，給與我暫時的自主，原來是有極大的作用的，他在走前，把看守我的責任，鄭重地交給他的母親。那位老太太，在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很慈祥的，但實際他的厲害，並不亞於我的母親。他藉口就心我寂寞，找一個小姑娘來陪我睡。即使我去廁所，小姑娘也要跟着，真是討厭極了。還有比這更氣人的，有一天晚上，我因失眠想開了門出去看月亮，誰知門被鎖着了。但我並不驚訝，我覺得這只是鄉下人的愚蠢，可憐。能鎖住我的軀殼，不能鎖住我的靈魂。一顆愛好自由的心時時都在天外飄盪，不過家庭監獄的滋味，我又第二次嘗到了。

我把全改變了生活的方式，極力模仿鄉下人的一舉一動，整天幫着他們喂豬，養雞，掃

地，只有生爐子這件工作，學了好幾次卻失敗了。然而太太并不加以責備，有時看見收拾銀筷來洗時，她連忙說着體貼的話：

「你在學校從來沒有做過這些事的，少操點心好了，你還是個新娘子，不做事也沒有人敢說話的。」

雖然蕭家是個士財主，也像我家一樣只僱男工不用女僕，因此做飯洗衣一類的裏情，都是自己動手，好在我是從小就勞動慣了的，一點也不感到辛苦。

短短地一週的生活，過得非常平靜而自然，我是抱着奮鬥到底的決心，在忍受着目前的遭遇，媒婆每天都到老太太那邊來坐，有次她特地提高了嗓子說着誇耀的話：

「我早就說過的，新娘子過了門就好了，你瞧，有誰比得上她的能幹！不但文武雙全，連家庭的瑣事，她也件件都會，真不知你老前世修了多少佛，纔得到這麼一個好媳婦。」

「哈哈，這還要感謝你，我們真沒想到她也會治家呢。」

「唉！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土匪來了！趕快逃啊！」

有一天，剛吃早飯，忽然聽到外面人聲鼎沸，跑出來一看，只見有的提着箱子鋪蓋，有的扶老攜幼，叫的叫，哭的哭，忽忽忙忙地都向後面的山坡上奔去。我只將一本日記塞在口袋裏，鎖上門就跟着他們一起逃難，老太太和蕭明的姨嫂都是小脚，走一步要退兩步，真是可憐極了，我這時右手扶着老太太，左手牽着一個孩子，好容易走到了莊家的一個佃戶家。

裏休息。從那些密密的竹林裏，很清楚地看見土匪在村莊來去，至少也有三四十人。」

「完了，完了，你的嫁奩都要被劫了，唉！一點也沒有搬出來。」

老太太著急得全身發抖，我連忙安慰她：「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人逃出來了，東西丟了不要緊的。她又掛念着她病了的丈夫和那個正在生產的三媳婦，我爲着要安慰她，就於土匪退後十多分鐘，冒險走下山來看護病人和產婦。老太太滑以爲我趁着兵慌馬亂的時候會逃走的，回來一看，那知我正在爲他們準備午餐。」

「嗚呼實在太好了，逃難的時候，她處處關顧我們，自己餓着肚子，連忙向莊家買了雞蛋來煮給我們吃，知道我掛念你和三媳婦不能逃走，又悄悄地跑下山來，不怕艱難，不怕危險，真是個有情義有俠氣的人。」

老太太很興奮而又感動地向她的丈夫說着稱讚我的話，這時我倒覺得慚愧起來。

從這次以後，我亦漸漸建立了很好的信譽，老太太和全家大大小小的人都喜歡我，信任我，也不害怕我發生意外，自然，門上的鎖匙就取消了，小姑娘再也不做我的義務侍從。我知道時候已到，先把路費準備好，只要我得到一個比較妥當的機會，就可實現我的願望了。

機會實在再湊巧也沒有，正在想着不知要採取什麼方式逃走纔適當的時候，突然我父親着人送來一紙聘書，打開一看，是大同女校的吳校長聘我去當六年級級任的信。我喜得全身每一個細胞都跳起來，忙把飯菜給工人吃了打發他走後，就拿着聘書向蕭明的父親請示。

「方纔我父親特地着工人送來大同女校的聘書，吳校長找我當級任，每年有二百四十

元的進款，那邊離家裏很近，我可常常回家來照料兩位老人家，何況一年至少也可省下二百元來買點補品孝敬你們，因此我特地來徵求你老人家的意見，不知道可否允許我去。

「你說她不去？蕭明那孩子該不至於反對吧！」

「他有什麼可反對的！教書是好事，何況又是鳴岡的母校，今天親家翁（註二）特地着人送聘書來，自然不好拒絕不去。」

我真不知要說什麼話來感謝這兩位老人家，他們很放心地答應我走了。

是一個明朗的春天早晨，太陽剛從雲端裏露出半個臉來，我便收拾好了行裝，孩子們都別留戀的眼光望着我問：

「媽媽，你幾時回來？」

滿氣的華初也蓬亂着頭髮來送行，她說了一句令我不高興的話：「媽媽，你該不會一去不復返吧？」

「瞎說，我一個月會回來兩次的。」

老太太並沒有留意我們的話，只忙着煮雞蛋，炒豆子給我帶到路上去吃。

「再見吧，媽！」

當我跳上驢子，用最親切的聲音叫喚這一聲「媽」時，我發現老太太在用袖子擦她的眼睛。

噢！可憐的老太太，你將永遠見不到你名義上的媳婦了！

我也有點感到惜別的難過，但不到五分鐘，我又爲自己那快要降臨的光明前途而歡笑

了

我去的太早，學校還沒開課，除了兩個校工之外，教員學生一個也沒有來。

噢！機會實在太妙了，難道這是上帝特地爲我預備着的嗎？

對着那所空洞洞的屋子，我快樂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從校工那裏得到一個關於校長明天就要由鄉下回來的消息，我想，要走最好就在今夜，如果他來就麻煩了：一來我們過去是老同學，這次他要我擔任畢業班的級任，自然是希望我至少能教完這一學期，若是我還沒有教就開小差，不但對不起他，而且蕭家如果找他要人又怎麼辦呢？再則我在他來了之後逃走，即使他不着人來追趕，至少也會把這消息通知我家或蕭家的。

走罷，再不能容許我猶豫了。

就在這天晚上，我親自去僱了兩個年富力壯的轎夫來，趁着黑夜從錫鐵山那邊繞着小路向長沙進發。

再見吧，故鄉！不到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永遠也不再投向你的懷抱裏來！

「註一」把臉上的汗毛塗盡，叫做消臉。

「註二」親家翁，就是指我父親。

最緊張的一夜

好容易從家裏逃到了長沙，不幸的命運又開始了！我坐過牢，也當過小學教員，爲了環境太惡劣，我必須離開湖南到上海去，明知前途很渺茫，但在當時除了這一條出路外，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子可走。

愛珍，是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小姑娘，他的父親不但在新化有聲望，而且在湖南教育界也是相當有名的人物，他創辦了一所中學和一所小學，愛珍是他的次女兒，很得祖母的寵愛，她是個熱情的姑娘，曾經和一位藝術教員發生了戀愛，但那位先生不久便離開長沙到別處去了，害得這位多情的姑娘曾經投河自殺過一次，經一位漁翁撈救以後，愛珍的父親便感到非常傷心，認爲女兒的自殺，簡直是敗壞家聲的行爲，他恨不得立刻嫁了她，使她一輩子做一個平凡的主婦，而愛珍這時的思想完全改變了，她不想死，熱烈地追求生，她後悔投江的舉動太愚蠢，太把生命看得不值錢，她需要生存，需要奮鬥，她想到茫茫的宇宙裏去尋找她所愛的人兒，於是她下了決心要脫離家庭，悄悄地逃走，她知道我的境遇也和她的大同小異，所以一連寫了五六封信向我哀求，要我援救她，千萬帶她一同去上海。

一方面，因爲自己是過來人，深知愛珍處境的痛苦，所以非常同情她，如果我不援救，

她是很難逃走的，第二方面，也因我一個人走路有點感到太寂寞，所以就約了她同行。

這是最緊張的一夜，我們上了洞庭丸，生怕她的家裏知道趕來捉她，或者我的大哥知道，又會將我扭回去，一聽到有敲門的聲音，我們便駭的心驚胆戰，每一秒鐘都在最緊張的空氣中度過。

由漢口至上海這一段旅程，也使我們受了一次驚嚇，因為我帶的路費太少，只能買一個統艙吊舖，兩個人就輪流着睡，愛珍究竟是個孩子，她只要離開家，便可以安心睡覺，而且有點像一條瞌睡虫，好像永遠睡不醒似的；我却剛剛和她相反，心裏似乎盛滿了苦悶和不能解決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前路茫茫，我一點睡意也沒有，整夜站在船邊看天上的星星，聽怒濤般的流水，忽然有一位圓圓臉，大眼睛的茶房，替我安排好了一隻竹床要我睡，仔細一看，原來他就是白天送好飯菜給我們吃的那位怪茶房，我奇怪他為什麼對我特別殷勤，我以為他是個騙子，或者是一位另有使命的偵探，經他告訴我，才知道他原來還是大革命同志。當我們的隊伍開到咸甯時，他那時還是海員工會的代表，他和我在一塊開過會，所以認識我，同時告訴我許多關於我們走後咸甯縣的民衆受到壓迫的種種情形，最令我聽了難受的是那位工作很努力很負責的錢潔女士，也做了壯烈的犧牲。

究竟這位奇異的茶房所說的話可不可靠呢？我那時還不敢十分決定，但他認識我是無疑的，我生怕上當，老是淡淡地對他，也並不和他多說話，我知道社會太複雜，也太黑暗了，一個少女初來到社會，免不了要遭遇許多不幸的，我雖然把茶房和我的談話告訴了愛珍，且

心裡時時在警惕着，「小心呵！不要走入歧途」。

「快快到上海了，那個奇異的茶房很殷勤地替我們捆好了行李，並且告訴我一定負責送我們到孫伏園先生那裏去，我們這兩個初次來到上海的鄉下姑娘，聽了這話，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她把我們帶到別的地方去，喜的，我們到底來到上海了，不管前途怎樣，至少我們逃婚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來到了上海

那個奇異的茶房，把我們引進了平安旅社三樓一間很濶氣的房子裡，行李還沒有提上來，他把門帶關後便匆匆地走下樓去了。

「愛珍，他把我們送到這裡來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直接送我們到孫伏園先生那裡去？」

「我又第二次懷疑他不是好人了。」

愛珍連忙跑去開門，奇怪，門像上了鎖似的無論如何也打不開。

「糟了，糟了，外面上了鎖，這傢伙一定是個人販子，他想想我們賣入娼門做筆大生意

，要不然，爲什麼把我們鎖起來了？」

愛珍嚇得哭起來了！我的心裏也起了劇烈的變化，我想他如果不是人販子，也一定是偵探，現在既然來到這裏就只有想法脫逃。

我從窗口往外探視，距離地面大約有二十多丈高，我想如果跳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的，不能冒那樣的危險，暫且再等候半小時看着茶房究竟玩的什麼把戲。

我在板壁上用手指敲了幾下，隔壁沒有回音，再大聲地喚了幾聲茶房，也沒有人理會，愛珍是越來越害怕，她使勁地抱着我不放。

「冰姊，冰姊，我害怕呵，那人如果是壞人，怎麼辦呢？」

我再三安慰她，告訴她在幾分鐘之內想到的好幾種對付強暴者的辦法。

怕什麼？有兩個人，用牙齒咬也要咬死他。」

話是這麼說，一點鐘過去了，還不見那茶房來開門，我斷定我們進入了虎口，料想到前途一定是吉少凶多。

途一定是吉少凶多。

忽聽到外面有人在開我們的房門，而且有好幾個聲音在議論什麼。

「喂，謝小姐，請開門！」

這明明是那個茶房的聲音。

「外面鎖了開不開。」

「外面沒有鎖，這是「斯普林」(Spring)從裏面開的，你把那個東西向右邊旋轉

一下，門就會打開的。」

我這個鄉下老並不懂得「斯普林」是什麼東西，只依樣畫葫蘆，照着他的話那裏轉了一

下，果然門真的打開了。

「對不起，累你們久等了，我方才去打聽絲線，有公共汽車可通哈同路，但不能直往嬰

嬰書屋，我還是叫洋車送你們去吧。」

直到這時，一顆充滿了恐懼的心才算平靜下來，一想到兩人因為不知道開門而鬧出那麼

大笑話，不由得打了一陣哈哈，弄得那茶房莫名其妙地望著這兩個鄉下姑娘出神。

坐在洋車上，老是回頭來望愛珍，生怕我們分散了，或者被車夫拉到那些僻靜的角落的巷子裏去，在沒有看到孫先生以前，我始終放不下心，明知我這猜疑，不應當用在一個革命同志的身上，但方才那一幕實在太嚴重了，社會的醜惡，怎不叫一個純潔的少女驚心呢？

「哈，到底逃出來了！冰瑩，冰瑩，我們慶祝你，從今天起，你獲得了自由，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明亮的電光下，伏園先生興奮地站了起來，高舉着玻璃杯向我敬酒，我很豪放地將滿滿的一杯紹酒一飲而乾。

「好，再來一杯吧，這一年來，你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應該慰勞慰勞。」

伏園先生的同情，引起了我無限的傷感，這一夜我是足足喝了兩瓶酒，車子把我們送到艾斯替我們租好的亭子間時，我已經醉得昏迷不醒人事了。」

第二次入獄

是到上海後的第十天早晨，我剛起床穿好衣服，還沒有洗臉，先把稿紙打開來繼續寫那篇昨夜未寫完的創作——血痕，忽然聽到一陣劇烈的敲門聲，打開一看，突然一羣巡捕衝了進來，用手槍瞄準我，下着最嚴厲的命令：

「把手舉起來！」

我好像在做一個惡夢，完全失掉了知覺似的舉起手來，又隨着他們走下樓去，好在愛珍昨天到她的朋友家裏去了，否則，更不知要驚嚇到什麼地步。

另外幾個巡捕跑去前樓逮捕艾斯時，他還在睡覺沒有醒來，我們的手都被鐵鍊鎖着，押上了那輛停在弄堂口的大卡車。

「這是怎麼回事？」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候審室，乘警看着不注意，我悄悄地問艾斯。

「誰知道？」

他的臉色變得慘白，看樣子，他心裏比我還要着急。

「怎麼你也來了？華君！」

我一眼望見穿着舊布長衫，頭髮蓬鬆，新認識不久的華君時，不覺驚訝地大叫了一聲。

「真倒霉，我去看你們，無緣無故地被抓來了。」
他氣憤憤地說着，巡捕用皮鞭重重地抽了我們兩下，正在這時，詩人孟超也被押着走進來了。

「真碰鬼，我去送稿費給你，沒想到會遇着這樣倒霉的事！」

不用說，他也挨了皮鞭，於是我們幾個人索性大談起話來，使得那個看守氣得要死，連忙把我們分開禁閉。

在潮濕、黑暗的牢房裏關了兩天兩夜，沒有人送飯來，也不提出審問，我簡直如墮五里霧中，在過着莫明其妙的苦痛日子。我真不懂，沒有犯法，爲什麼我又第二次做了囚徒？

牢房裏連我一共關了五個人，有一個是殺人犯，兩個是綁匪，另一個年約三十的女人是爲着丈夫賭博，欠了人家的錢不還，所以連帶着孩子一同入獄。

我們不但沒有飯吃，而且連一滴水都沒得喝，我問她們：

「巡捕房不是想把我們餓死？兩天不吃東西怎麼行呢？」

「到了這裏還想吃？不殺掉你纔是好的！這是關重要犯的牢房，你究竟犯的什麼罪了？殺了人還是綁票？」

聽了那個中年婦人的話，我全身起了一陣痠癢，連忙嚴肅地回答她：

「沒有！我並沒有殺人，也不是綁匪。」

「笑話，他們爲什麼把你抓來？」

「是呀，真是笑話，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把我抓來。」

那個年老的綁匪，輕蔑地笑了一聲說：

「不要緊的，我們又不是法官，你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關係。」

「真的，我並沒有犯罪呀！」

看守走過來了，大家都閉住嘴不敢做聲。

到了第三天，我飢渴得實在不能忍受了，向着正在用橡皮管洗走廊的獄卒說：

「請可憐我，給我一口水喝吧！」

「打開嘴來，豬彘！」

我真的張開嘴，誰知上了一個大當，他把橡皮管一鬆，像瀑布似的水噴在我的臉上，連眼睛都打不開，但從頭髮上滴下來的水也勉強可以解渴。

我靜靜地候着死神的降臨，心裏的焦灼一分鐘比一分鐘地加重了！那三個女人也餓得骨瘦如柴，眼珠突出，他們蜷伏在一個角落裏呻吟，兩歲的小孩整天整夜哭個不停，加之大小便都撒在地上，臭得令人簡直活不下去！成羣的蒼蠅在這裏做了遊戲場，晚上，像馬蜂似的蚊子叮的我更不能合眼。

——完了，我的生命將冤枉地葬送在這兒了！

在靜寂的深夜，我老是想着這悲苦的，多災多難的命運而垂淚到天明。

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一件事，我居然吃起孩子的大便來了。

事實是這樣的：

那個中年婦人的丈夫掘出去過堂了，他們明天就可釋放，男的託看守買了個糯米做成的飯團來，從鐵窗外丟給他的妻子，那飯團剛落在孩子的大便上，女人拾起來連忙分了三分之一給我，「太髒了！」下意識告訴我是絕對不能吃的，但飢餓之手已經從喉管裏伸出來了。我本能地接了過來，當做沒有看見方才那一幕似的忙往嘴邊送。

哈哈！美極了，這點飯團的味道又鮮又甜，在我所有赴過的宴會當中，從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那滋味真是形容不出的美，至今回憶起來，我還覺得嘴邊仍然保存着那次的餘味，對於那位婦人，直到現在還深深地感謝着。

已經審問過一次了，始終沒有告訴我們究竟犯的是什麼罪，只聽說非常嚴重，恐怕活不了幾天，就要槍決了。好在孟超先被釋放出去，他連忙把我和艾斯入獄的消息告訴伏園先生，請他營救，伏園先生知道我們會挨餓的，於是買了許多水果和麵包送來，但看守不許他接見，也不讓送東西來，據說如果希望能達到目的，至少要送三十元以上的賄賂，伏老知道這不是辦法，還是早點想法保釋出來的好。

第五天，果然獲得了自由，隨着伏老離開了巡捕房又回到嚶嚶書屋來大笑大罵。

「你們這次真危險，差一點冤枉犧牲了兩條命！住在綁匪的裏面都不知道，真是糊塗得厲害。」

伏老說着，忍不住地搖頭，他到現在還像很害怕的樣子。

「怪不得他們把我和殺人犯，綁匪綁在一起，如果你邊來兩天，也許我就沒有命了。」
「可不是？」他連忙接着我的話說，「如果是政治上的糾紛還不至這麼嚴重，綁匪這罪名實在太可怕了。」

接着他又告訴我營救的經過是相當地困難的，他用法語直接和那個法官談了兩個下午，同時以他的生命擔保，才算了結這場風波，至於另外幾個被牽累入獄的朋友也先後釋放，只可惜我那些簡單的行李和書籍（最要緊的是幾篇短稿子）通通在入獄後遺失了。

第二章 窮困的大學生生活

第一卷 德國海峽殖民地

開始和窮困奮鬥

在上海，我知道同情我而又能够幫助我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孫伏園先生，另一個是林語堂先生。但當時林先生在北平，因此只好和伏園先生商量出路問題，他極力贊成我進某某大學，並且允許替我去辦特別交涉，可以免收學費，至於膳費書籍費由他負完全責任。

對於求學，我是最高興的，然而要別人負擔費用，實在太過意不去。我素來主張自食其力，不要倚賴家庭或朋友，我想暫時去充當一個工人，等到將來稍有餘積時，再繼續求學，我再三請求伏老介紹我進工廠，他說：

「工廠方面，我是沒有路線的，怎麼辦呢？小姐。」

「那麼，我就隨便找個地方去當丫頭吧，反正倒馬桶，拖地板一類的工作，我相信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麼，就在這裏當丫頭好了，晚上還可替『當代』寫點文章，哈哈，如一個摩登丫頭！」

他以為我說來玩的，大笑了一陣之後，又去改他的稿件去了，那時他正主編『當代』月刊。

爲了做工的問題不能解決，我又陪在苦悶中了，幸而香鄰來，便介紹我去投考上海藝大，他說：

「這學校的教務主任，訓育主任，還有好幾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進去可以免收學費；至於膳費和書籍零用等費，可以靠寫點文章來補助牠。」

就這樣，我大膽地考上了上海藝大中國文學系二年級。還記得很清楚，那次考試的國文題是「藝術與社會之關係」。和我同時進去的，還有位在中學時代認識的朋友王克勤女士，也就是現在的電影明星王雲。那時她和林岷泉女士任在一道，似乎不大理會別人的樣子，所以我就一個人先住到學校裏來了。

我們的宿舍在設飛路一〇二四弄，我住的那間房子，大概可以容納八個人，可是因爲距開學期還遠的原故，只有我獨自一個人在那兒享受着寂寞的清福。

住在那樣清潔明朗，整天有溫暖的陽光曬進來的房子裏，我似乎一切都滿足了。我有時回到家庭監獄的生活來，全身都會顫抖。我好像此刻是在做夢似的，也許過不了多時，又要給母親的威力壓迫着我回家。

我開始和窮困奮鬥了，兩天來都是用四個小小的燒餅來代替着三餐飯食。每天日夜能夠看我喜歡看的書，真是再沒有比這還快活的了。

第三天晚上，正當我躺在床上看一本革命理論的時候，突然校長太太引進一個穿黑衣的小姐來了，她的臉是那麼慘白，在電燈光的照耀下，真像個蠟人一般，戴着一副黑漆的眼鏡

，整個面部的輪廓和身段，都長得非常勻整而美麗，要是嘴脣再薄一點，眼睛不許說的話，簡直是個標準美人。

「搬來了很久嗎？」是她先笑着徵笑問我。」

「不，前天剛搬來的，府上是上海嗎？」

「不！我是杭州人，你呢？」

「湖南。」

簡單的寒暄敘過後，她整理行李，我仍然看我的書，從她的服裝上看來，是個相當富有的摩登小姐，但誰想到她居然和我一樣是個同命運的逃亡者，而且一見如故，竟成了誠知己的朋友呢？

這真是出乎我意外的事，我們剛剛相處一天，她竟願意將她的奮鬥歷史和家庭的狀況通通告訴我。

「我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在杭州做官的，家裏很闊，我從小就過着嬌養奢侈的小姐生活，但我的思想是前進的，進了中學以後，就開始參加革命團體。一九二六年我擔任杭州婦女會的總幹事，後來政局變化，政府要通緝我，纔悄悄地逃了出來。我從小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註定命運。未婚夫也是個官僚的大少爺，整天只知道游蕩，不務正業，我決意和他解除婚約。

「這次逃亡出來，我永遠也不想再回到杭州去，如果革命沒有成功，我的婚姻沒有得到

以後辦到前話。」

爲了這幾句話和我離開家時所說的完全一樣，我豈高興得連忙抱住了她。

「曼曼，怎麼你的遭遇，也完全像我一樣呢？」

兩顆受了無限創傷的心結合了，從此我們便成了深交的密友。

過了整整一星期的快樂生活，宿舍裏突然搬來了三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太太，她們都穿着她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塗着一層厚厚的胭脂水粉，高跟鞋的後底，至少也有三寸，走進來就要我們搬到亭子間去，把這間大房子讓給她們。我和曼曼都覺得這是太豈有此理的要求，決不允許，但校長太太也替她們說起話來了，同時，我知道和她們在一起，一定沒有好日子過的，就立刻搬到那間又矮又狹，光線很暗的亭子間去；可是開課後，五個人都在學校廚房包伙食，吃起飯來仍然在一桌，這就糟了，我們常常會發生吵鬧的事。原因是他們並不上課，每天只到學校去打一轉，有時根本不去，只穿着花花綠綠的奇裝豔服去看電影，吃西餐。若遇着雨天，她們就開了留聲機，三個人房子裏練習狐步舞。廚房開了飯來，不等我們下課回來，就把菜吃個精光，等到我們來吃飯時，只騰一點殘湯冷飯，氣得曼曼大罵她們是沒有良心的強盜。

「窮到連衣服都做不起，就不要進大學，乾脆去做叫化子還來得漂亮，你看她一身臭髒死了，再不要她和我們在一起吃飯吧。」

有一天我在酒台上跳舞，聽到那個高個子妖精的聲音，就氣得我發抖。他明明在指着我罵，但愛曼不要我不要去理她，只當她是個從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看待，同時我們把伙食分開，於是小小的亭子間又做了我們的食堂了。

亭子間的悲劇

曼曼告訴我，明天這亭子間裏又要增加一個同學，這位小姐叫真真，是曼曼的朋友，也是她的情敵。

「因為催要她和我住在一起，以便他來就可看到兩個愛人。」

曼曼說着又苦笑了一聲，催是男主角，也是破壞她命運的劊子手。

「你能忍受這種生活嗎？」

「當然很痛苦，但我愛催，有什麼辦法？只好忍受一切……」

「將來呢？」

「將來？不是我失敗，便是她犧牲，反正不能兩全隨命運之揮去主宰我們的生命吧。」

第二天，她告訴我那個姑娘果然來了，高高的個子，身體極結實，皮膚黑黑地有點像個體育家，她說着和曼曼一樣的杭州話，眼睛很靈活，但並不很大，走路，說話，都比曼曼來得快，好像很能幹的樣子，她雖然沒有曼曼的天真美麗，但還活潑可愛，她入的是音樂系，每天早晨，都去練習鋼琴，曼曼告訴我她最不高興看共產政治經濟一類的書，也不喜歡參加任何文化活動，她是贊成賈斐良母主義的。

「那麼，催的思想呢？他是贊成什麼的？」

「他信仰社會主義，因此他是一個狂愛者。」

「同一時間，而且又是同一空間愛兩個人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說這話時，曼曼苦笑了，她帶着淒慘的聲音說：

「悲劇，將來我們一定要鬧出悲劇的。」

果然還不到一個月，悲劇便開始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很冷的冬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走進門，就看見他們三個人擁做一堆，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苦悶與不安的表情。我連忙退出來，跑到曬台上去躲避，正在計劃還是站在這裡吹風呢，還是去找一位朋友談天的時候，忽然一陣劇烈的樓梯響，真真飛也似的跑上來，一手抱住了我，嘴裏不住地叫着：「冰呵，冰呵！」我像是她的愛人似的那麼緊緊地抱住她溫柔地說：

「不要難過，真真，你們在鬧些什麼呢？」

「我……我……我要催放棄我去愛曼曼，他不允許，唉！唉！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不知要說什麼話安慰她纔好，的確催是太自私了，好幾次我想責備他這種行為是不對的，但又覺得戀愛是人家的私事，我何必討人厭呢？

又是一陣劇烈的梯子響，曼曼突然也跑來曬台了，她真真真下去，催也連忙追上來，拖她們下去，曼曼緊緊地抱住我不放，兩眼裏充滿了亮晶晶的淚珠，呼吸異常急促，把頭枕在我的左肩上，我很清楚地聽到她心跳的聲音。

「曼曼不要太自苦了，想開一點，人生還有比戀愛更重要的事要幹呢！」

我又把戀愛哲學搬出來了，曼曼長嘆了一聲顫抖地回答我：

「我已經下了放棄愛的決心，我要從情網中得到解放，但催死也不肯放鬆我，冰，你給我個方法，我要脫離這種環境，再這樣苦痛下去，我非自殺不可！」

「自殺，那才是笑話哩！爲了愛而自殺，真是太傻，太不值得了！」

在這時，我只能這樣刺激她，明知道她聽了我的話也許還要感到討厭，但我的確是反對自殺的。

接着催又來把曼曼拉下樓去，我仍然站在露台上眺望上海市的夜景，心裏想着她們這一幕三角戀愛的悲劇，將來不知如何結束，大約過了四五分鐘，三個人又悄悄地一同走下樓到馬路散步去了，臨走時，催說了一句向我道歉的話：

「小冰，對不起，今晚累你受涼了！」

「沒有關係，只希望你們很好就得了。」我淡淡地答覆他，就回到亭子間去睡覺。

她們一直到十二點過後纔回來，兩人都沒有說話就脫下衣睡了。第二天真真還是那麼起得早，她去練習鋼琴，曼曼就和我在家閒談。

「曼曼，昨夜有什麼結果沒有？」

「結果？什麼也沒有，我已下了最後的決心，再不和他們演這沒有結果的悲劇了！」

「好的，曼曼，祝你的理智戰勝情感，從苦海裏拔救出來！」

她點了點頭，視線落在那本日語自修讀本上面。我勸她把感情寄托在學問上。在未來的事業上，和爲全人類謀福利的革命工作上。她是個理智很強的女性，果然一步步在實現她的計劃了。

然而最後結果呢？唉！太慘了！她終於逃不出情網，犧牲了她寶貴的青春和前途。但是誰料到呢？我自己居然也做了小說中的主角，一篇短短的悲劇，也在亭子間發生了。

艾斯、莫林和奇三個人都是軍校時代的同學，因爲我們都是愛好文學的，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三個人當中，艾斯年齡最大，奇最小，莫林是很善於交際的，常常喜歡寫論文，開會時，老被推爲主席，艾斯是個研究重話的，他專門喜歡交小朋友。奇是個青年詩人，不大說話，性情比較深沉，憂鬱，他們三個人都很喜歡我，我也把他們當做自己家裏的哥哥弟弟一般看待，曾經有一次我們談到將來的問題。

北伐勝利後，最好大家不要結婚，我們就像兄弟姊妹般組織一個大家庭，好好的生活着，各人都有工作，早去晚歸，遇到星期日就一同去看看電影或者到郊外去旅行。」

這是我們幾個傻子的理想，自然永遠也不會實現的。

離開學校後，大家都分散了，在我被母親監禁的那年，艾斯曾帶着一位女友冒險從江西去新化看我，後來他和莫林陪我在長沙坐了幾天牢，他是追求我最厲害的一個。那時奇雖常常和我通信，但我沒料到他也像艾斯一般熱愛着我的。

蘇曼曼她們的悲劇發生不久，竟突然從軍隊裏請假來上海看我。當時艾斯也住在上海，而且隔不了一天就要來看我一次。我知道總有那麼一天，我會使他苦痛，因為他太熱情，不，他簡直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好像離開愛，就不能生活似的。而我那時的求學心和參加社會活動的興趣非常濃厚；眼看着曼曼的痛苦，自己早已有了戒心，決不捲入情網，以免精神受到打擊，可是事實呢？理智是理智，感情又是一回事，我終於愛上了奇。

這是有原因的，當奇在行軍時寫了許多美麗的詩寄給我，天天寫日記，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要摘下一片樹葉，或者一朵花，從信中寄給我，日記上的字小得像芝麻似的，但並不潦草。他把自己熱戀着我的愛情盡其向我傾訴，但從來沒有問過：「你愛不愛我呢？」他的家庭非常窮困，父親早就死了的，一家四口都要靠他一人維持生活，他是個很能吃苦的青年。我愛他的勤儉，在我將來能有力幫助他，同時也爲他那美麗的詩句而陶醉了。艾斯知道了我在愛奇，他簡直痛苦得發瘋，有天早晨我去看奇（奇其實就住在艾斯那裏），他一句話也不說，祇是那麼呆呆地坐在那裏望着我們談話，我知道情形不對，祇簡單地談了幾句就回學校，艾斯連忙從後面追來了，他一手把我掙住，用着兇惡的態度問我。

「你爲什麼愛上了奇？你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嗎？你如果遺棄了我，我就要殺掉你！告訴你，我愛你愛到這個地步，再也不要想逃脫……」

底下他還說了些什麼，我也無心聽下去了，我祇覺得他太豈有此理了，愛情絕不是用掠奪的方法可以得着的，更不能使用任何權威。戀愛了誰就是誰，別人沒有力量可以干涉，也

好的，沒有權利可以干涉。」我明知他受了刺激發瘋天似的向我撲來，但在理智上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他。

這時恰好有一輛空的人力車經過，我跳上去，要車夫快點走，他却一手攔阻了車子，用著似乎要一口吞下我的神氣罵著：

「不許走，在你沒有答覆我之前，我決不放你走！」

「答覆你什麼？」

「你發誓不愛奇，祇愛我！」

「不，我誰都不愛，祇愛自己！」

說來說去，我還在那兩句話，這使他感到大大失望，但又沒有別的方法對付我，只好看著車子拉著我走進了莫大的校門。

不用說，這一天的課，我是聽不進耳的，曼曼看出了我的難過，她也找出許多話來安慰我，我知道如果在這時讓艾斯知道我在愛奇，他一定會發生慘劇，不是殺人，便要自殺，未免太危險，太可怕，我決定忍痛放棄奇，要他立刻離開上海，我仍然把精神集中在學業上和艾斯保持着很好的友誼，不要使他太傷心，同時防止他對我的愛情突飛猛進。

像和奇預先約好了似的，黃昏時候，一個矮小的影子悄悄地闖進了我的房間，我把今早晨在馬路上艾斯攔車的事通通告訴了他，他沉默了一會，然後堅決地說：

「那麼，我今晚搭快車赴南京轉漢口，決不在這裡使你為難。」

「我不能回答他什麼，我的心像針刺着似的酸痛。」

「讓我在心裡永遠地愛着你吧，不要因我的突然離開你而難受。」他含着淚說。

聽到樓梯響，他以爲是艾斯起來了，連忙跑下樓去，我只在涼台上望着他的影子，在遠處的電線桿下消滅了。

當天晚上，奇並沒有走，他喝了四五瓶酒，醉得一塌糊塗，朋友林林告訴我，他那晚是萬分地渴望我去看他一次的，然而失望了。

第二天，我正在熟睡的時候，忽然曼曼把我推醒，打開眼睛一看，原來艾斯流着淚跪在我的床前，手裏還拿着一張他自己畫的畫，那是一個犯罪的人跪在十字架前懺悔的像，扶着十字架的是一個短髮的女人，不用說這張畫的含意，一看就了然的。

我棉衣也來不及穿，連忙把他扶起來，勸他不要這樣發癡，免得給人家笑話，他不管曼曼在旁邊，一定要我答應赦免他昨天在馬路上的罪，他纔起來，沒法，我只好說：

「好吧，我原諒你昨天的過失。」

我洗完臉後，他要求我和他散步去，一路來都是說的懺悔話，我知道他的神經有變異了，生怕他瘋狂，於是說了許多安慰他鼓勵他的話，他的情感這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人是往往同情於弱者的，奇被逼着離開上海之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接到他發自南京，九江，蕪湖一帶的來信，知道他在船上的棲居生涯，心裏萬分難過，同時想着他飄茫

茫的前途，更感到不安。他像是我的弟弟，唱起「棠棣之花」來時，我老把自己比弄靈，將奇當作弄政。我應該用全副的愛去愛他，用全副的力量去幫助他，表面上我和奇是遠離着，而靈魂却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

很自然地，我對艾斯的情感漸漸冷淡了，他深深地感到悲哀，常從曼曼那裏打聽我的心境，曼曼說：「冰近來很理智，她好像很害怕愛似的。」她每天用功研究學問，你還是把情感壓制一下，不要老是去糾纏她，使她不安。」

一直到現在我都懷念艾斯，想不到那麼富於熱情的人，居然理智也這麼堅強，他終於有一天跑來告訴我：

「冰，我覺得我們都太年輕，不應該整天沉醉在愛的懷抱裏，我被你讀書的精神所感動，決定明天赴天津轉赴平求學，今天特地來向你告別，再見吧，以後會有期。」

這時我倒感到淒涼起來，想不到他是那麼堅強而乾脆的，當晚我就送他上船，在船上整整地談了一夜，他仍然做着未來的戀愛勝利夢，但我已知道此後只有友誼的存在了。

破棉襖

說起來，這是一件很有歷史而值得特別紀念的棉襖。

從前有一個時期，在話劇界很負盛名的王瑩，就是二十年前的王克勤女士。在長沙湘雅醫院當護士時，就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那時有許多人會笑我們是同性戀愛，因為在她每次的來信中總要寄些美麗的畫片，或者從外國雜誌上，報紙上剪下些小巧美麗的洋娃娃寄給我。而我也對這位天真，美麗，多情的小姐，發生了深刻的友誼。來到上海，因為兩人的環境不同，她成了交際場中的紅人，而我却正開始過着窮困的流浪生活，感情雖不及在長沙時的好，但老朋友究竟是老朋友，彼此的生活都時時在關懷。

「冬天來了，你還穿着單衣，怎麼過日子？」

是一個朔風吹得人抖索的早晨，克勤那麼關心她扯着我的衣領。

「沒有錢做棉衣，就讓她凍一凍吧。」

「只要你不嫌舊，我這裏還有一件薄棉襖，你拿去穿上吧。」

就這樣，毫不猶豫地我從她的手裏接過來那件輕軟的，面子是淺黃色條子花的棉襖。也許她曾經不單外衫穿過許久的原故，所以顯得很舊，而且裏面已破了幾個洞，但外面卻是很

新的。我把棉衣抱在手裏，立刻覺得增加了體溫似的，加速了脚步走向宿舍，進門就笑着告訴曼曼：「我有棉襖了！你看這顏色多麼漂亮。」

「可惜太舊了一點。」

曼曼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我知道她的心裏正在想別的問題。

從此我不再感到寒冷了，雖然一直到雪花飄滿了大地，整個的上海成了白銀世界，人家穿了狐皮大衣還嫌冷，但我仍然穿着這件薄薄的棉襖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真的，我一點也不感到冷，有時路跑多了，反而嫌棉衣太熱，恨不得脫下來，仍舊換上單衣。

只有我的腳，的確在當時吃過相當的虧，一雙布鞋，整整的穿了半年，無論天晴，蒸雨，下雪都靠牠保護我的小腳，襪子雖有兩雙在換洗，但只補上加補，襪的簡直不像話；如果遇着雨雪天，一雙濕腳回來，等到第二天仍然是一雙濕腳跑出去，因為脫下了襪子沒有火烘乾，索性就穿着濕襪子睡到天明。在這種情形之下，被窩裏和腳上的臭氣，自然不可避免，好在除了換前樓那三位四川太太的謾罵外，曼曼她們是從來不嫌我醜態的。

本來我還有一件短外套，那是瑞華去國之前送我的，他是鴻的弟弟，一個充滿了熱情的天真孩子，外套面子是黑呢，裡面是羊毛的，非常輕暖，在他給我披上的時候，還說了幾句這樣的話：

「我希望你做個男孩打扮，所以纔送這件衣給你，三五年後我回到祖國來，如果還保存這件衣，那會够得上做我的朋友。」

我嘗不願人家的譏笑，居然把這件短外套披上半個多月，後來因爲一位朋友窮的簡直活不下去了，就要求我把這件衣給他送進當舖，而且另外有一個小小的金戒指，那是我那位「名義上的未婚夫」送我的，也被朋友拿去當掉了，如今只剩下這件破棉襖是我唯一的財產，白天當大衣穿，晚上當被窩蓋，我永遠忘不了克勤，也永遠忘不了那一段忍饑受凍的生活。

饑 餓

說出來，有誰相信呢？我已經四天不吃飯了。

起初是一天吃四個燒餅，或者兩個小麵飽，後來由四個減成兩個，再由兩個減成一個，最後簡直窮得連買開水的一個銅板也沒有了，口渴時就張開嘴來，站在自來水管的龍頭下，一扭開來，就讓水灌進嘴裏，喝得肚子漲得飽飽的，又冷又痛，那滋味真有說不出的難受。

爲什麼會窮到這個地步呢？那時學校裏發生了問題，許多同學被抓進捕房去了，許多同學搬了家，也有些回去了的，廚房不肯除賬，他再不願意陪飯給我們吃了。我那時一面還進行援救被捕同學的工作，一面又要籌備自己的生活費，真是忙得頭昏眼花。

實在餓得不能忍受了，纔每天跑去春潮書店借錢，如果遇到康農和撫華兩人在，還可借給我三塊五塊，但他們在店裏的日子是很少的，夥計們自然不敢做主，因此去十次總有九次是落空的。

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從軍日記」出版了，春潮書店的大門口貼着一張用各種不同顏色寫的又鮮明又動人的廣告，我懷着一顆好奇心走了進去，也像僱客一般從書架上抽出來一本封面鮮紅，是豐子遠先生的女公子畫的小兵騎牛的從軍日記來看，但我沒有買牠，因爲我

知道至少可以幾條俾地得到十本的。

「我沒有錢用了，請你付幾塊錢的版稅給我好嗎？」

趁着店裏沒有買主的時候，我這樣含羞地翻攔問那位管帳的。

「不能，版稅一年只能結算兩次，現在還不到時候，我怎好付給你呢？」

「我等不到結算版稅的時候了，今天非預支幾塊不可，我如果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決不會催討的。你不信，我連回去搭電車的錢都沒有，來的時候也是跑路的。」

饑餓之火在我的腹內燃燒着，我忘記了什麼是羞恥，這樣訴苦啼，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但對方只是冷冷地一笑，似乎並不同情我，倒是一個小夥計對我很好，他說：

「你多等一會兒吧，買你底書的人一定不少，等下擠進多少錢，你就通通拿去了。」管帳的用着怒眼斜視着小夥計，但因我在旁邊，他沒有說什麼，只是重重地打着算盤。

我充當臨時的店員，進來買「從軍日記」的青年，我都願意親自將書遞給他，但對方並不知道我就是那本書的作者，有幾個顧客嫌我他的書不好，表示很生氣的樣子，小夥計正想告訴他我是誰時，我連忙使了個眼色制止了他，弄得那位青年莫名其妙地打量了我很久，然後悻悻地離去。

快到黃昏的時候，我居然拿到了五塊錢歸來，我不再搭三等車了，趾高氣揚地跑進了頭等車，那位售票員忙指着前面一節車說：「到三等去吧！」他大概看見我穿的衣服太破舊，以爲一定是個坐不起頭等車的第光蛋，我忙把五塊的鈔票拿在手裏故意向他示威：

「喂，找錢來吧！」

他這纔低下頭不做聲了。

意外地遇着一個青年拿了一本從軍日記坐在我的旁邊看，他詫大膽地向我宣傳，要我買一本來看看，我回答他：

「我不贊成女人當兵，所以也不喜歡看這本書。」

他竟罵我思想頑固。

廿世紀時代的女性不應該這麼開倒車的，他氣憤憤地說。

我故意和他辯論了很久，惹得全車廂的人都注意起來。車子駛到卡德路，我就下來了。懷着一顆興奮的心，跑去找光光，她和元真正窮的沒法過日子，見我去時很高興，猜想我一定拿到了錢，連忙向我瓜分，我立刻給了她們兩元，其餘的兩元多，就花在請她們吃飯的小館子裏，等到回去，又只剩幾毛錢了，但我並不難受，我覺得吃了一頓飽飯，至少可以挨餓三天。

學會喝酒，也是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到了越窮困的時候，對於金錢便越視為糞土，我常常奇怪一般視錢如命的守財奴，爲什麼要這樣刻苦自己，半文錢也不肯花。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質生活那怕再苦些也不能絲毫影響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錢時我分些給窮朋友用，或者跑到館子裏大吃大喝一頓，或者買許多我愛吃的蝦米，牛肉乾，鴨珍肝和鱸魚回來，窮困時，就一個一個跑去馬路上喝西北風，躲在亭子間裏喝自來水，或者索性蒙在破窩裏睡兩天，看看

有趣的小說，以消磨這可怕的長日。

如果有人問我：「飢餓的滋味怎樣？」我立刻乾脆地回答他：「朋友，請你四天不吃一點東西，餓一下試試吧。」老實說，飢餓的確比死還難受，比受了任何巨大深刻的痛苦還要苦，當你聽到腸子餓的咕咕地叫時，好像有一條巨蛇從你的腹內咬破了皮肉鑽出來一般；有時你餓的頭昏眼花，坐起來又倒下了，想要走路，一雙腿是酸軟的，拖也拖不動，有時一口口的酸水從肚子裏翻上來，使你嘔吐，但又吐不出半點東西；更有時餓的實在不能忍受了，就想在自己的隆膀上咬下一塊肉來吞下去，這時我總相信時「易子而食」和現在有些地方把死人的肉煮來當飯吃的慘事是真的。

雖然這樣窮困，但我這副硬骨頭始終不屈服，不向有錢的人低頭，更不像別人認為女人的出路是找個有錢的丈夫。

饑餓只有加深我對現社會的認識，只有加強我生的勇氣，從此我更奮鬥，爲了自己，也爲了萬萬千千和我同樣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青年男女。

解散之後

再沒有這樣倒饗的了，在中央軍校女生隊時，曾經遇到二次解散，如今又輪到第二次了。

其實誰也沒有犯罪，不應該受到這種無理的摧殘，但當時的情形却嚴重極了，好像不解散學校，這二百多個男女青年，都會變成強盜土匪似的。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法租界的電車罷工了，有人說這是藝大的學生在鼓動，同時滬大學生會辦了個平民夜校，學生非常之多，又成立了摩洛交藝研究社，加之壁報也出得很起勁，於是這許多活躍的現象，就使那些偵探們看得眼紅，他們認為藝大的學生都是「反動份子」，需要大事逮捕搜查一下，以顯一顯他們的威風，同時也可借此立功得賞，步步高升。

「快不要去了，學校被包圍，連教授和學生捕去了兩大卡車，平民夜校牌子，油印機，小學課本都被截走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當我正從宿舍出來走向學校的時候，一個同學這樣慌慌張張地告訴我。

「又是法租界的巡捕來抓人嗎？」

「當然，『被鞭子』這回幸而逃走了，他真好運氣，如果被捕，他難道還想活麼？」

提起「破褲子」，在黨大員是無人不曉。他的名字叫李特，平時不大說話，但做起事來卻很負責認真。他是社會科學研究社的一位中堅人物，第一次學校搜查時，正遇着他們在開會，別人都被捕了，只有李特一個人用飛牆走壁的本領，從窗口逃出去了，他的褲子被巡捕撕下了一大塊，當時巡捕們互相大聲地喊道：

「那個破褲子逃走了，趕快去追，不要放走他！」

於是從此「破褲子」成了有名的人物，連校役都叫他破褲子先生了。」

「巡捕快來搜我們的宿舍了，趕快把書藏起來！快，快！」

曼曼也氣喘喘地從對面走來，弄得我莫明其妙，匆匆地和她一同走入宿舍，兩個人都不知道應如何處理這些小說和文藝理論以及社會科學的書，把牠燒了吧，太可惜了，藏起來吧，床舖底下他們都要仔細檢查的。那麼藏到什麼地方去呢？最後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用繩子把書捆起來由窗口吊下去，再丟下去兩件衣裳覆在書的上面，如果被他們看到，只以為是賸的衣服被風吹落了，一定不會注意到下面還有書的，果然這方法奏效了，他們來檢查時，真以為是衣服，沒有過問牠，那時幸好我和曼曼都走開了，否則也會給他們抓去嘗鐵窗風味的「不得了」，同學們在獄中飢寒交迫，受盡了看守們的虐待和侮辱，他們用自來水管拚命向女同學的身上淋噴，王榮得棟的簡直大哭大叫，再不想法營救他們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晚上，「破褲子」和長子老劉還有「妙極了」（這也是一個男同學的名字，因為他每句話的後每總要拖着一個「妙極了」的尾巴，所以大家這麼叫他，而忘了他的名字。）葉列

一同在我們的亭子開開會，商量營救他們的辦法，第一步先給在獄的同學送食品和衣服進去，以免他們受飢受寒，第二步調查被捕者是否有朋友和家長在上海，通知他們聯合營救，同時未被捕同學趕快進行募捐運動，以便請律師出庭辯護。

事情愈來愈嚴重了，學校的大門上都被巡捕用條子交叉地封閉了，偵探也在加緊工作，餓一餐飢餓的獵犬四處尋找對象。學校當局也不知爲什麼原故全不負責，我們去請求他營救，並且告訴他被捕的並不是限於學生，還有鄭伯奇，馮乃超幾位先生，校長耷着眉頭很高興地回答我們：

「連這次已經是第三次被他們搜查了，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我們住在他們的租界裏來反對他，自然要遭他們的痛恨，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不許我們開辦只好就關門罷了。」這真是晴天一聲霹靂，誰聽了這消息不痛心呢！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內連辦學校的自由都沒有，還能算個國家嗎？

回到冷清清的房子裏來，我和曼曼相對默坐着，她的手錶聲有規律地響動着，打破了這可怕的沉寂。

「冰，幸而你運氣好，如果早走幾步，你這時也在受冷水溼頭的苦刑了。」

曼曼微笑着爲我慶幸。

「那要感謝我的三哥，因爲他匯來了錢，我正在寫信給他，所以明知三點開會，我也要寫完才走。如果我早走，當然免不了坐第二次法蘭牢；不過曼曼，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真的，我們怎麼辦呢？學校關門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誰想到我的命運是這麼多災多難，滿以為進了藝大，至少可以安心讀兩年書，那知半年都不到，又要捲起舖蓋開步走了。

「你打算怎麼辦？冰！」

「我仍然想實現我進工廠的計劃。」

「不可能的，那，你的理想，我看你還是想法繼續讀書吧。」

其實呢，兩個人的心都像亂麻似的不知如何是好，藝大，的確是令人留戀的，那三百多個富有熱情的男女青年是那麽折騰，勇敢，親愛，有朝氣，每次同學被捕，從來不見有幸災樂禍的，大家都像兄弟姊妹似的那麼關心，互助，尤其我和曼曼的感情在藝大是獨有的真摯，純潔，我不能少她，她也不能沒有我，可惜的是她有那位催在糾纏着不能離開，否則我倆一同飄泊，該是多麼快樂呵！

「女人同女人做朋友，總不能長久的，因為她們都要嫁人。」

不知是誰說過的句子，又悲哀地襲上了我的心頭。

學校解散之後，我像喪家之犬似的整天在馬路上徘徊，同學們陸續被釋放了，大半都回家去了，曼曼也到了催的懷抱中，我呢，寒冷的深夜，對着一盞五支光的電燈，伴着壁上的孤影，淒涼地埋頭在書本上尋找安慰。

偷飯吃

正在愁苦出路問題的時候，突然由伏園先生轉來一封三哥寄自北平的掛號信，裏面還有一張三十元的匯票，他希望我立刻到北平去補習功課，好預備暑期投考女師大，還介紹童冠賢先生給我認識，因為他不久便到北平去，在路上多少可以照顧我。

照理，這該是多麼使人高興的事，我又有了讀書的機會了，但當時心的確是很矛盾的，對於亭子裡裏的窮困生活，感到莫大的興趣，因為這裏的一切都是活躍的進步的。比方你幾天不到四馬路去，那些書店裏又擺上了一些新出版的書刊，對於讀書寫作的興趣也非常濃厚，上海在當時的確是文人薈萃的地方，也是文人們快樂的搖籃。

但我應該深深地感謝允許負擔我學費，救我於窮困的三哥，他因為看到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太窮困了，所以勸我到北平去升學。我知道他的苦心與用意，藝大同學被捕，學校被帝國主義者解散，法租界電車仍然在繼續罷工的時候，他就要我立刻到南京去，那時的環境是很嚴重的，他生怕我也被連累而發生什麼意外，但我始終不願離開上海。雖然窮到連四天吃一頓飯，每天吃兩個燒餅都不可能，我仍然願意留在上海喝馬路上的西北風，而不願接受他的幫助到南京去。

我的強硬的個性，引起了三哥的反感，他幾乎要和我斷絕兄妹關係，我反而覺得很高興，一個人不受別人的限制，自由自在，多麼痛快！而且我相信社會就是一所大學校，祇要我能夠苦用功，總可以求到一些知識，何必一定要進大學呢？

第二年，三哥到北平去了，他在河北省訓政學院任教授，他再三勸我到北平去，起初我還有點遲疑，曼曼說：「你這人太古怪了，有機會讀書，爲什麼要放棄？何況三哥又是這麼愛護你。」

我被這句話說服了，我終於登上了開往天津的海船，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五一」勞動節，送行的只有一個好友宋君萍青。

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婦女協會，一星期後便搬到民國日報去了。我和小鹿（卽陸晶清）合編副刊。誰知不到兩個月，報又被禁止出版，只好又回到婦女協會去住，每天只看些文藝方面的書，並沒有預備投考學校的功課。

記得那時我最喜歡跑到喇叭店買書，這是楊春洲先生兄弟開的，專售新文藝書籍，還有自製的美麗的信封信箋。春洲的弟弟會向我宣傳要我買從軍日記看，後來我們終於成了朋友。

總大姐也到北平來了，我們同住在一間小房子裏，過着自己洗衣服，做飯吃的的生活，非常有趣，但不久她又到天津去了，我也考上女師大。

提起女師大，我總記得有一件丟臉的事，主考的先生們都知道我的地理分數只有四分，

本來決定不錄取的，因為那位地理先生說我在卷子上罵了他，他非常生氣。

「她還沒有考上就這麼調皮，居然敢罵我，將來進了學校豈不要打老師嗎？」

他在開考試會議時還這寒氣憤憤地對大家說。

原來他出的題目太古怪，與考的人對於外國地理十有八九回答不出，我只答了一個題目就在後面大發起牢騷來，我罵他不該出些小而被人注意的題目，這自然使他看了生氣，但終於因為國英算三門功課還不錯，同時擔任文學系主任的黎錦熙先生極力主張錄取我，這才使我有機會踏進紅樓之門。（註：紅樓即女師大的別稱）

奇那時在天津的招商局做事，我們的感情像春天的草木似的一天比一天成長了，但這只是一個短時間的夢，曇花一現，不久我們又陷於痛苦的深淵，喜劇還沒開幕，而悲劇緊接着上演了。

在女師大過了半年很舒服很太平的日子，這裏是不收學費的，膳費，書籍費，以及零用費，三哥都爲我準備好了，而且有一件我夢想不到的事，他還替我做了一件大衣，雖然這是一件並不怎樣禦寒的外套，但比起在上海下大雪天也只有破舊的薄棉襖穿在身上來，不知溫暖到什麼地步了。

似乎命運註定了我生來就要受苦似的，三哥突然要回長沙教課了。因為他每月的收入沒有北平的多，他停止供給我求學的費用。這打擊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不讀書吧，又覺得丟掉個機會實在太可惜了；讀吧，即使賣文章可以弄得每月的吃飯錢，而穿衣買書，以及零用

從什麼地方來呢？何況我又有了家的負擔。幸而好，有兩個朋友，他們見我窮得太可憐，於是自己讓出功課來給我教。我還記得安徽中學是每小時一元，大中中學只有七毛五。我每星期擔任十二小時的國文，改作文憑九十五本。一面讀書，一面教課，有人說這是教學相長，對於自己很有益處。然而我那時覺得這是一句話而已，實際上是非常痛苦的。自己犧牲了功課不上，去教人家，已經損失很大了，何況改卷子這件事是最麻煩的，常常改到半夜還不能睡，說也奇怪，我那時的身體簡直像鐵打的那麼結實，一連十多夜不睡，也不感到疲倦。

爲了有一次半夜爬起來去偷開電燈的總機關而觸電，此後就買三五多洋臘燭來點着工作。我的習慣是這樣：晚上十二點以前改卷子，十二點以後整個宿舍都寂靜了，我就開始寫文章。提到文章，實在太可憐了，爲了愛發牢騷，一些大報紙的副刊都不敢登我的作品，有位在華北日報當編輯的友人曾經好幾次對我說：「你寫一點歉性的不發牢騷，專談讀書的文章不可以嗎？」

「笑話！我離開真理還能生存嗎？」這是我給他的答覆。

那時只有一家小報歡迎我寫稿，但是可憐得很，每千字只有五毛錢的代價，不過從不拖欠，按月有發。我當時的筆名很多，如紫英，鄉巴老，燕子，格雷，林娜……等等，從不用冰瑩兩個字，有時寫得多，每月也可拿到十幾元的稿費，連薪水合起來有四十多元一月的收入，從表面看來，我的生活應該還可以過得去，但是光就車費一項來說，就得花七八元一月，還要僱老媽帶孩子，還要幫助織大姐，我自己當時的生活情形是怎樣的呢？

我和超人，雲仙三個人同住在一間寢室，每次吃飯都一同到食堂裏去的，爲了我們的食量太大，（我那時除了每餐吃三碗大飯之外，還要吃兩個饅頭，爲生平最能吃飯的時期），而又沒有這多錢付飯錢，只好做出不道德的剝削廚房的事來。每回吃完了飯，照例要喊廚房算帳（這是零食部，每頓結算一次，有的當時給錢，有的寫在帳簿上）。

「幾碗飯？」

「五碗飯，兩碗稀飯。」

「喝！三個人吃的那麼少？」

矮子廚房老是帶着譏笑與懷疑的口吻說。

「什麼話？難道吃了你的飯還少報嗎？」

究竟是我們威風，他終於含着冤氣低着頭走開了。

大概像我們一樣揩廚房油的小姐太太們不在少數，所以忽然有一天發現食堂裏每隻飯桶的旁邊都有一個人站在崗上，起初大家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等我拿着空碗走近飯桶時，立刻這崗警就恭恭敬敬地將你手裏的碗接過來盛飯，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

「他們真厲害，明天我們去買個大碗來吧！」

超人說着，我們笑得連飯都噴了出來。

有一次我欠了廚房七塊多錢，他天天跟在我的後面討債，爲了害怕他，我連食堂門都不敢經過，一連過了四天吃紅荳和燒餅的生活。

那是一九三〇過陰歷年的時候，我偷偷地跑到靜芬那裏去躲債，回來雲仙告訴我，廚房已來找過十多次，他甚至要陳媽把我的箱子搬給他做抵押，後來經他擔保我回來就有邊的，他才不鬧了。其實他那裏知道我的箱子裏只有幾件破衣，一些稿件和書信呢？

冬天，雪花飄滿了大地。

女師大的會客室裏，擠滿了手提滑冰鞋的西裝少年，他們在恭候着小姐們出來一同去北海公園溜冰，我呢，縮着頸，夾着講義在冰道候電車，雪下得更大了，全身都變成白色，鼻孔裏流下的清水，如果你不立刻拭淨，不久便會變成兩根小冰柱，有時連電車也不能開行了，就一步一步地踏着雪走去。記得有一個下雪的早晨，我由石駙馬大街步行到東城的大中中學去，進大門便聽不到一點聲音，我知道已經上課了，生怕就誤了學生的時間，連休息室也不進，直向教室奔去。如果在平時搭電車去，我還有幾分鐘休息，可以烤一下火，暖暖手，這天我的手指正像死人的手一般僵硬，簡直不能拿粉筆，我把牠放在嘴裏呵了一陣暖氣，拿起粉筆來又掉了，學生們看着我那副凍得可憐的模樣，他們都喊着：「先生，你去把手烤熱了再來上課吧。」

我走向火爐邊，兩隻手抱住了鐵爐也不知道痛，結果有幾隻手指皮都烤成了焦黃色。

晚上，紅樓的宿舍更熱鬧了，小姐們都圍着暖氣管替情人織絨線衫，閉留聲機，唱

「Dream Lover」，打哈哈，吃巧克力糖，談戀愛故事，快樂得像天上的安琪兒；我呢，幾顆蠶豆，一杯白開水，喝着嚼着，也自有無窮的樂趣。

夜深了，小姐們都入了甜盞的夢鄉，只聽到我的筆在紙上沙沙地響。」
寫，拼命地寫吧，爲了生活，像一隻駱駝那裏負着重擔在沙漠裏掙扎著前進，前進！

第三章

在痛苦中掙扎

二 愛與恨的爭鬥

說起來，這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我曾主演過一幕悲劇，現在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一回憶到當時的情景，全身的細胞都會不由自主地顫慄起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演悲劇，因為傷痕太深，我的心至今還是酸痛的。

首先讓我向那位替我製造悲劇的主角鴻靜默三分鐘誌哀，他爲了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做了壯烈犧牲。袖離開人間整整地十四年了，我不敢想到他殉難時的慘狀，當我在申報上發現他死的消息和他的照片時，我竟大半天天失掉了知覺，如今，墓廬上想已白楊蕭蕭，但不知埋葬何處，幾時能有機會讓我去憑弔孤魂？

回憶起來，好像做夢似的，關於和奇破裂的經過，我真不願再提，但是很多認識我們的朋友，尤其是軍校的老同學一直到现在還在好奇地問我，所以我還是簡單地敘述一點關於那次悲劇的經過吧。

鴻是我二哥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從軍時代的革命同志，他愛我還在奇之前，人長的魁梧而美麗，有演說的天才，體育很好，雖然在大學時他是學的教育，但政治是他的特長。他是精明能幹而又富於熱情的中年男子，我也曾有一個時期非常愛他，但因為他家庭的環境

太複雜，鐵大姐又在熱烈地向他追求，同時他的性格也和我不同，他不喜歡我學文學，極力贊成我研究政治。我是最不喜歡政治的，更討厭今天出席什麼團體演說，明天開會做什麼主席，我不能放棄我的文學，寧可犧牲愛情。

武漢分手以後，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面，曾經有一年半彼此不通音信，直到一九三〇年的冬天他打聽我在北平，就決定從廣州去看我。經過香港時，曾有一位我們的好朋友告訴我，我已和奇同居，而且快要生孩子了，勸他不要去北平看我，以免攪亂了我平靜的心緒，但他爲了想念我太深，終於不聽勸告地去了。

世間再沒有比這渾巧的事了！他和奇竟乘同一時間的特別快車由天津去北平，而且同一時間來看我，其中只相差十分鐘。

當傳達遞給我一張會客單，上面寫着鴻的名字，我大大地怔了一下，竟不知如何是好。去會他吧，恐怕更增加對方的痛苦，不會他吧，又覺得他是從遙遠的廣州來的，連面都不見，未免太殘忍，而且退一步想，我既然不能愛他，就應該以很好的友情待他，加之味虛也說：「你們是老朋友，爲什麼不去見他呢？」於是我就決定向會客室走去。

剛剛坐下說不到十句話，突然發現奇也來到會客室了，我真像晴天霹靂似的又怔了一下，但立刻鎮靜下來，忙替他倆介紹，其實在武漢，他們曾見過面的，不過在腦海中也許各人都認爲對方是情敵，假裝不認識而已。今天我是主人，所以首先提議請他們去吃飯。

「我請，我請，鴻先生是遠客。」

奇連忙搶着說，臉上的微笑，顯然地多少帶點勉強。

「不，我請你們倆人去吃，北平是我的第二故鄉。」

鴻也搶着說，他的態度比奇要自然多了。出了大門，逕向絨線胡同的「且宜」飯店走去，這是一家四川館子，菜做的清爽可口，朋友們常常請我去吃的。

在吃飯時，三個人隨便談談，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態度來，到了中央公園散步的時候，就看出兩人的心境都起了異樣的變化。奇老是沉默着不說話，步子走得很慢，鴻的兩眼老是看看我又望望奇，他像在羨慕我們，又像是嫉妬我們，有時也低下頭來半響不說話，我知道他心裏的難受比奇也許還要厲害，儘管我找些與感情無關的事來說，總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在公園所遇到的男男女女，不是流變，便是單個，很少有像我們這樣的愛人朋友在一起散步的，我提議他們在車上太辛苦應當早點回去休息，這才使空氣由緊張而變得和緩起來。

「後天是陰歷三十，我請你們過年。」

臨別時鴻這樣向我們說。

「不要過年，改天我們來看你。」

看見奇的眼睛正在望着別的方向，知道他心裏一定不高興，所以我趕快拒絕鴻。

「我們三個人在一起的機會太難得了，還是決定在一塊過年吧。」

鴻又做了最後的要求。」

在這時我就決定了態度，寧可讓鴻失望，決不能使奇難受，我堅決地拒絕了他的好意，就挽着奇的手回到東城去，奇的弟弟住在那裏。

爲了怕奇疑心我還在愛鴻，我犧牲了女師大的課不上，就住在那間小房裏整天日夜陪着他，到了第三天，正是舊歷除夕的晚上，有一個文藝座談會需要出席，同時還要參加同學的聚餐，所以就告訴他我要去西城，附帶又聲明一句：如果時間來得及，我還要去看鴻一下，他同意了，不過希望我在九點以前回來，因爲他的弟弟買了雞和酒，準備在那裏過年。

這是一個很忙的晚上，會議結束時已經是八點了，走進女師太，傳達交給我一送會客單，知道鴻來找我好幾次，我想既然取得了奇的同意，就順便去看他一下也無妨，於是匆忙地去打了一轉，回來，還參加聚餐。就誤了二十分鐘，滿以爲只要十分鐘就可回到家裡，而且決不會超過九點的，那知事情偏偏那末不湊巧，電車因爲除夕的搭客少，又加之正下着大雪，已經停駛了。我只得叫了一輛洋車，沒想到恰恰又遇到一個跛子車夫，等他一拐一拐地拉到目的地時早已過了約定的時間。

唉！誰想到悲劇就這麼開始了？

一走進房門，房子裡黑漆漆地只聞到一股刺鼻的酒臭味，地上堆滿了破碎的酒瓶和碗碟之類的瓦片，奇已經呼呼地在打鼾，好容易我摸着火柴盒把燈點起，一看模樣就知道奇是生了最大的氣，我後悔不該去看鴻，後悔沒有步行回來，——那要比跛子的車快多了，更後悔沒有強拉着奇和我一同去鴻那裏，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大錯業已鑄成，我只有求奇的寬恕。

與原諒！

「你這女人，不是好傢伙，一切都明白了！你明明愛着鴻，還欺騙着我，他比我漂亮，能幹，比我有錢，有地位，你去愛他吧！」

天呵，由奇嘴裏怎麼會說出這樣的句子來呢？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他喝醉了酒的囈語，所以並不十分責怪他，我仍然不住地向他懺悔，請求他原諒我的過失，但他的神智越來越清醒，而言語也越來越刻薄了。沒法，爲了要表明我的心跡，只好一死了之，當我拿起一把菜刀，正要向頸子上亂砍時，突然刀被奇一手搶去了，當我想狂奔出去，臥在鐵軌上讓火車碾死時，也被奇的暴力拖住了，總之，在這個時候，我心中的痛苦是無法表白的，除了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毀滅，決不能使奇明瞭我的心跡，決不能使他相信我是愛他而絕不愛鴻，但事實上，當時根本沒有死的自由，任我如何詳細向奇解釋其所以遲歸的原因，他絕不相信，而且憤憤地說：

「我連自己都不相信，都不了解，何況要相信別人，了解別人？」

就這樣，他終於誤會我了，這誤會竟造成了我倆決裂的悲哀，留下了千古的遺憾。

「你既然不了解我的人格，也不相信我的說話，你刺破了我的心，糟踏了我的愛情，那麼就讓你永遠地去誤會吧！我再也不能和你共同生活了。」

在最痛苦，最悲哀的時候，我只簡單地說了這幾句話。

從此，我們的心靈上有了隔膜，我的精神經過了這一次打擊之後，真是萬念俱灰，再也

沒有人生的興趣了，後來雖然我得着了勝利，奇向我懺悔了，他承認對我的誤會是一時情感衝動，希望我能原諒他。但是幾天之後，他又一連從天津來了三封要我立刻去天津的信，那時他還以為鴻在北平，誰知道他早已走了，爲了他第二次的誤會，我更傷心，我不但不去天津，而且發誓不和他見面，於是四天之後，他又從天津跑來北平，演了一幕寫血書的悲劇，但後來我們又和好了。

這些瑣碎的事，現在回想起來，未免小題大做，而當時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呵！

做了母親

鴻回到廣東去了，我沒有把我們因為他的原故而演出的悲劇告訴他，也沒有送他上車，只在他向我告別的一剎那，告訴他永遠不要給我來信，我們的友誼關係從此斷絕了！當然，他是聰明人，一定能了解我說這話的意義和苦衷，他真的再也不來信了。

眼看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來，我知道孩子快要出世了，心裏萬分焦灼。爲了他，我應該先預備一點錢，所以託云章在大名女師找了個國文教員的位置，那時她是女師的校長。但檢齊我身體的醫生極力反對我去大名，她說只差兩三個月就要生產了，路上的顛簸，一定使胎兒受不住而發生小產的危險，於是我寫信給奇，要他代替我去掙幾個錢回來養孩子，而且這也是作父親的應盡的義務，沒想到暑假回家，他只剩下三十元交給我，試問，這點點錢能够做什麼用呢？

他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孩子出世了，是一個美麗的女孩，眼睛很大，嘴很小，哭起來時，聲音特別宏亮，起初他很高興，每天來看我，都要帶一封粉紅色的信給我，打開一看，有時是一首詩，有時是一封情書，隔床躺着張太太，有一天她帶着羨慕的口吻對我說：

「這幾年青的一個學生，我還以為是你的弟弟，誰知還是孩子的爸爸。」

我微笑了，我感到幸福而驕傲。我們過去的談話都在孩子的哭聲中消滅了，從此我們只有快樂的日子過了，我祈禱着。

回到家了，生活突然來了一個轉變，爲了那三十元早已用完，我連該吃的雞和蛋也不能得到了，女工也沒有錢雇，自己的髒衣服和孩子的尿布，只好全由自己洗，做飯掃地的工作，當然也要自己動手，由於營養不良，我的奶水一天比一天清淡，孩子因爲吃不飽，整日整夜哭鬧，沒法，只好去買罐頭吐精代乳粉來喂她。

是我病倒後的第二天晚上，我請求奇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來沖代乳粉給孩子吃，但他因貪戀打牌的原故，早已忘了這件事；孩子哭的連隔壁的人都聽到了，我又打發隔壁的楊媽和土措去叫了他兩次，他竟置之不理。

究竟是女人心軟，土措走來沖了一碗代乳粉，不知是沖的太淡還是孩子有意瀦氣，她居然一口也不喝就一直哭了兩個多鐘頭才疲倦地睡去，當晚我寫了封很長的信給奇，請他他爲了愛惜孩子的原故，暫時把牌擱在一邊，我還以爲他會向我道歉，誰知只在信後面批了這麼一句：「此後不再打牌了。」

究竟不知是什麼原故，奇的精神越來越高興，對我的態度也越來越冷淡了。

我不敢望他這冷鐵一般的面孔，當他和別人談話的時候，總是滿臉笑容，而一到了我的面前，似乎我就變成了他的敵人！無論和他談什麼，他總是皺着眉，勉強地敷衍着，最奇怪的，一到晚上，他常常坐到十二點鐘或一點鐘還不睡，有時呆坐，有時聽到筆尖落在紙上

沙沙的響音，但不到十分鐘，又聽到把紙撕成碎片的聲音，幾次我想偷偷地去拾起這些碎紙來看，是否是他寫給我愛和我決裂的信，但爲了怕更惹起他的反感，我只好忍痛着不去理會。

無論你怎樣苦苦地求他早睡，他只答應一聲：「唔……」我每晚都希望他在未入寢以前來看我一次，或者聽聽孩子的睡像也好，但他每次都使我失望。

唉！這樣沒有愛情的生活，我還她強繼續幹什麼呢？

我的內心裏這樣痛苦地叫喊起來，於是自殺的念頭又來到腦海中了。

——死吧！十二點半是天津開來最後一班的特別快車，趁着這時我丟下孩子去躺在鐵軌上吧，讓火車駛過來把我壓成粉碎，等他去看明早鐵軌上一副血肉模糊的女屍摺領的新聞吧！

——或者就用繩子吊死在這房裏吧，橫豎他是不會進來的，只要將繩子結緊一點，身子懸在空中，至多二十分鐘以內一定可以斷氣。

——好，就這樣決定吧，這比去鐵軌上自殺還方便得多呢。

就這樣，我用那根粗大的捆被窩的繩子套在我的瘦得像一根枯柴的頸項上，正想去掛到樑柱上時，（我住的只有一底的瓦房，沒有天花板，開眼就看到樑柱。）忽然望見熟睡在床上的孩子是這樣美麗，恬靜，當她微笑的時候，那兩個小小的酒窩，是多麼可愛呵。他引誘着我俯身去吻她，眼淚又滴在那又嫩又白的小臉上。想到也許我死後不久，她也會隨着我赴黃泉，於是我立刻消失了自殺的勇氣。

「孩子是我生的，我應該好好地撫養她，不要使她初來到人間，就做了無母的孤兒，即使要自殺也應該先把她安置好了再說，否則，奇是不會照管孩子的，如果他有一天另娶了，而這女人又不喜歡孩子的話，孩子的前途還堪設想嗎？」

這樣一想，死的念頭又漸漸冷下去了。

但，當我從蚊帳裡望到他還在安心地看書，儘管聽到我的哭泣聲，嘆息聲，他連頭都不回轉來望一下的時候，我的自殺念頭又堅決了。

「唉！你已經是個被愛人遺棄的女人了！還留戀人間幹什麼？你看，自己是這樣過着痛苦的生活，他却還能安心地看書，上帝，男子難道真的是鐵打的心腸嗎？」

「孩子，幹她做什麼？橫豎她是社會的人，生也好，死也好，何必這樣痛惜她，我這麼大了，社會都沒有生的保障給我，何況她是一條這麼弱小的生命！」

「死吧，就這麼不顧一切地死吧！」

當我第二次離開床要上吊的時候，我又想和奇做一次最後的吻別。

說句良心話，我實在愛他，雖然他對我這麼冷淡，但我仍然愛他！我想人生不是這麼簡單的，他這幾天的心理變化，一定是愁着我們的生活問題，愁着他家裏母親和弟妹的生活問題。是的，一定是爲了這個。愛情不能當飯吃，我們不是唯心論者，他的冷淡我，我應該原諒他，我們在困苦的環境裏更要相愛，不要製這些苦痛來給自己受。放冷靜一點吧，一時的感情衝動，往往會造出不可挽救的悲劇。

這麼一想，於是一根索子又輕輕地從我的頸上取了下來，落在地上，生與死的鬥爭，一直延長到黎明。

因了流淚過多的原故，眼皮浮腫得像個小核桃。當強烈的陽光射進眼一般地痛，頭也暈沉得抬不起來，全身的骨節都酸痛了。

唉！女人，女人的一生都是痛苦的！

探獄

「入獄，速來援救。」

是一個炎夏的黃昏，從郵差手裏接過來一張明

是旁邊蓋着第X模範監獄的印章，我幾乎懷疑是誰存

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剛剛到天津四天就發生了這樣不

晚上，一個朋友從天津來了，他告訴我奇被捕的經過：

「實在太不幸了，他一到天津就跑去北方書店，正遇着憲警

一同被牽累而入獄了。」

孩子生下來還只有二十天就發生這樣倒楣的事，我當時心裏的着急

我會苦苦地留他在家多住些時以便幫助我照料孩子，他堅持着要立刻手

道活路沒有找到，却冤枉地被送進了監牢。

難道這真是命運在捉弄我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步步走近了那所高大的，門禁森嚴的監獄，我的心怦怦地跳個不休。

竟，可以由想像中知道奇的生活是如何地焦灼無聊而感到深深的痛苦。我已經看

「每次對面都沒有話講。」

「可以請律師替我保釋嗎？」

「那裏來的三百塊錢呵！」

這是我們的對話，明知道他聽了會感到絕望的，但我不能騙他。爲着請律師我不知費過多少精力和時間，而結果總是等於零。錢，錢，萬惡的錢，奇的生命，也許就要葬送在你的手裏了！

這是誰也想像不出的痛苦，我是在探望一個和他沒有了愛情的愛人。如果是在半年前，我們還沒破裂的話，那時的心情決不像現在的慘痛，悽愴！對於他在獄中的生活也許更與關心，更要每天都來探視。

由北平到天津，光只火車票就要三元多，何況到了天津又要坐車子，吃飯，還要買些鹹菜、皮蛋、麵包、肉類的食品送給他，所以每次去看他，至少也得準備十元至十五元的費用，這個數目在當時是相當地大的。我在一星期以前就要開始儲蓄，自己總是不吃米飯，每天只買兩個燒餅或紅薯充飢，到了天津，有時連電車都不坐，就提着買好的東西，一步步走到監獄去。

「他是你的什麼人？爲什麼每次看了他就要哭？」

有次一個看守這樣好奇地問我。

「他是我的哥哥，因他沒有犯罪被關在裏面，我覺得太冤枉，所以傷心。」

我那可憐的態度和感動了他，以後如果過着他儲日，老是多讓我和奇談幾句話，鐘點到了也不催促。

一個月之內，奇照例有兩張明信片給我，他告訴我獄中飲食太壞了，希望我下次去看他時，千萬多買些菜帶去，（因為他還要分些給他獄中的難友吃。）還希望我帶些文藝方面的書給他看，他也掛念着孩子，要我好好帶着她，但我這時對他的情感是憐多於愛，我同情他不幸的遭遇，爲他那出獄遙遙無期的冤枉之災而不平，憤慨！但我實在沒有力量幫助他，如果我是個心腸硬一點的女人，也許根本不會去看她，因爲他在獄中並沒有反省他對我的態度，還在寫很長的諷刺詩寄給一個在漢口編報的友人，說我是個如何有虛榮心，如何殘酷的女人，我之所以和他破裂，爲的要和一個有錢有地位的人去結婚，那位朋友知道這是在神經錯亂時寫的牢騷話，不但沒有發表，而且去了一封信責備他，但我並不生氣，我了解他的心情和苦悶，一個熱情的追求真理正義的青年，一旦被囚禁，自然會發生種種心理變態的，何況在愛情上又受到這麼大的打擊。至於我自己呢，無須解釋與辯論，總有一天，事實會證明我是個怎樣的女人。

我不敢想像我們將來的結果，爲着他太不了解我，不相信我，使我下了和他破裂的決心，爲着他那憂鬱的性格和我的豪爽，坦白，痛快，有什麼，說什麼，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不相投，我情願忍痛和他做最後的絕交。但是當他正在獄中受難的時候，我能給他一個這麼大的打擊嗎？不能，我決不能這樣做！看在人道上，我也應該爲他忍受，爲他犧牲的。何況我

們還留下了一個孩子，一看見她，立刻就會想到她的父親，奇呵，世間還有比我更苦的人嗎？快樂幸福的生活剛剛開始，便被你的誤會和了解全部葬送了！從此我的心也烙上了無數的血痕，我的精神受到了絕大的打擊，我再也沒有力量去追求愛了。即便有，那也是殘缺的，痛苦的，奇呵，你破壞了我們的愛情，但我並不怪你，只恨造物太無情，爲什麼要使兩個不同性格的人相愛，而結果又落得一個這麼悲慘的下場！

想起來，那早離北平之前最後一次探獄了，冥冥之中好像有預感似的，我這天曉得多嘗了幾樣吃的東西送給他。一見到他就像此後永遠見不着似的那麼傷心，我沒有開口說話，淚珠便像瀑布似的滾下來了。

「爲什麼那樣傷心，是不是你要離開北平？」

他是容易流淚的，那麼平靜地問我。

「不，我想帶着孩子住到監獄的附近來，因爲每次來回花錢太多了，而況孩子也應該帶給你看看，她實在太可愛了！」

奇也低下頭來默默地不做聲，他是在回憶我們初戀時的生活，還是在想着孩子未來的命運呢？

「過去的，不要想他吧，好好地帶着孩子。」

他說這句話的聲音特別溫柔，我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恢復了對他的愛情，我想抱着他深深地一吻，親切地說一聲：「奇，我們好好地愛着吧！」

但是鏡窗隔開了我倆，連手指都不能接觸一下，就那聲聲逼着停止談話了。」

「爲什麼還站在這裏？趕快出去！」

另一個守第二道門的看守，那樣惡狠狠地把我一推，但我仍然呆呆地站着，我要看看可憐的奇親自把東西提了進去，望着他的影子在拐灣處消逝時，我的心突然狂跳起來。

——天呵！我還能見着奇嗎？

暈了，暈了，我的眼前冒出了無數的火花在跳躍，頭部沉重得像有塊千斤重的石頭在壓着，兩條腿却輕飄飄地不由我自主地亂動着。

出了大門，我又像瘋狂了似的走了回來向接見室奔去。

「你不是接見過了嗎？爲什麼又回轉來？」

這時看守的臉孔比方才更凶惡更難堪了。

「我還有一句話忘記了說，請允許我和他再見一面吧！」

「不能，你下禮拜再來好了。」

我被他推出來了，我忍受着侮辱，含着熱淚走出了大門，回頭一望，似乎奇也追出來了，他在呆呆地望着我的影子嘆息。

慘苦生涯的一斷片

我搬到受水河來了，這裏離女師大很近。爲了自己一面要上課，一面又要教書，實在顧不來孩子，才下決心找了個老媽。真時的嘔吐精代乳粉，雖然只有一塊錢一磅，但我仍然沒有力量購買，有時朋友送來一兩磅，我就吩咐老媽，不等到孩子餓得大鬧特鬧時，千萬不要隨便給她沖吃，老媽子看出我的算盤來了，她好像有點不高興在我這裏做事，但我想至誠可以感動天，難道我的這種悲苦的遭遇，不能獲得一個女八的同情嗎？我想把待母親的感情待她，希望她好好照顧我的孩子像照顧她自己的一般。但結果，我的理想終於失敗了，普通一般老媽子都是眼睛朝上看的，她們願意在有錢有勢的人家當牛馬，而不願替一個尊重她人格把她和主人看得一般平等的人家裡工作的。

是一個暑假將要來臨的日子，我因爲在大中中學開教務會議回來比平時晚了一個鐘頭，老媽子把飯菜都吃完了，剩下來的一點冷飯冷菜，我要她熱好了再拿來吃，她很高興地回答我：

「這麼晚還不見回來，我以爲有誰請你吃飯，所以我先吃了。」

「沒有關係，你等餓了，自然可以先吃，但我替你熱了剩飯，爲什麼不願意呢？」

「不是不願，而是想替你省一點柴呀！熱天是可以冷浴的，爲什麼一定要熱呢？你不知道今天房東又來要錢了，他跟你已經欠了他二個月的房租，每月三塊，三三得九，如果在三兩天內再不給他，他就毫不客氣地要請你搬家了！」

她的態度也正像那房東一般可惡，我這時真氣極了，想不到老媽子會這麼欺負我的，再看着孩子的臉上，掛滿了淚珠，褲子溼透了也不替她更換，早晨換下來的尿布仍然堆在屋角裏沒有洗，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大罵了她幾句。

「我就是這樣壞的老媽子，你去找一個好的來吧，我不幹了，馬上就走！」

她真的二面說，一面去收拾她的衣服去了，我想糟糕，如果她真的走，我帶着孩子怎樣辦呢？我不能抱着她去聽講，更不能抱着她去教課，再我一個？那裏有這樣方便，而且說不定又遇着一個和劉媽一樣的人，想了又想，爲了孩子，還是我低頭，於是懷着滿腔氣憤，拖了孩子跑到劉媽面前求情：

「劉媽，你也該替我想，人是有良心的，你看我累了一天還沒有吃飯，也應該體諒我一點辛苦。即使你不高興替我熱，也應該把冷飯拿來，再說，看管孩子是你的責任，爲什麼尿溼了不給她換，昨夜的髒衣服，也不給她洗呢？你萬一要走，我沒法留住你，就請你暫時留住兩天，等我另外找到一個人你再走吧。」

她見我說得這樣客氣，也沒有再罵她，於是就暫時打消了去志。

我把孩子交給她，連忙跑回學校去，躺在床上，用被窩蒙住了臉，痛快地大哭一場，起

來，眼睛難堪極了，舍監先生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因為傷了風，所以感到不舒服。

這種生活，我如何受得住呢？連劉媽都這麼瞧不起我的貧窮，怪不得房東一天到晚來逼債，我的性格又很特殊，輕易不向朋友借貸，更何況活活餓死，也不肯向別人去訴苦，但是孩子怎麼辦呢？爲了她，我不能沒有一間房子和一個老媽，聽朋友的話，把她送到孤兒院去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將來不能領回，那是一生的憾事，寄養到鄉下農婦家去吧，我也同樣不放心！

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安置孩子的妥當辦法，我擦乾了眼淚，又回到受水河去，這時肚子已完全不覺得餓了。回到家吐了煤油燈，又開始寫那一千字可得五角錢稿費的文章。

「太太，老爺幾時才能回來呢？」有天晚上劉媽突然這麼問我。

「今年冬天一定可以回來，到那時候，我們就有錢了。」我只好這麼騙她。

「爲什麼現在不寄錢來呢？」她似乎有點不相信我的話。

「因爲他那個地方不通匯兌，所以不能寄來。」

她勉強地啞了一聲，好像平時朋友們的談話都被他聽到了似的，但我決那能把奇在獄中的事實告訴她，因爲那會更使她不願意在我這裏工作。

一才知道我帶着孩子在過着最痛苦的生活，他特地和他的太太小燕從天津來看我，和我商量一個很好的解決孩子問題的辦法。

「由我們把孩子帶到天津去，雇一個奶媽住在我家裏，你可以在此安心工作，想念她時

每月或每兩星期來看她一次好了。

的確，這是個比較最妥當最安全的辦法，而且一才答應我媽媽的一切費用和孩子的衣服鞋帽，通通由他擔負，那麼我可以節省這一筆錢來寄給奇的母親了，雖然，在感情上，我實在不願孩子離開我，因為她的一笑一哭，都能影響我的精神，有好幾次我想要自殺時，都是孩子的微笑救了我。

經過一天一夜的考慮，我完全接受他們的意見，決定第二天清早把孩子交給他們帶往天津。

「媽媽已經雇好了，因為怕你不肯把孩子交給我們，所以她還沒有來到我家，明天就可把她的來，至於孩子在路上吃的代乳粉，瓶子和奶頭我都準備好了。」

小燕怕我不放心，又這麼向我解釋。

「我當然很放心，只是孩子特別淘氣，常常在半夜裏醒來要大哭一兩個鐘頭，不妨礙他們的睡眠嗎？」

「那是小問題，主要的你不要太想念她，應該把感情放冷靜些，爲社會工作的新女性，是不應該感情重於理智的。」

一才很關心地勸告我，不錯，我應當完全接受他們的好意，說句良心話，我也實在太感情了，如果理智再堅強一點，我能够把家庭兒女看得淡一點，我相信在文學和事業上還有點什麼成就，現在呢，什麼都沒有，只是潦倒半生。

睡上，我開始清理孩子的衣物，這也奇怪，平時她只要吃飽了奶，可以一連睡兩三個鐘頭，但今晚她突然不睡了，吃完了兩隻奶就想縮在我的懷裏，一放到床上，她就哇哇地大哭，抱起來，她又睡着了。

這樣，我一連試驗了十幾次，都是同樣的結果，我在極端憤怒時，就忍心在她的小屁股上打了幾下，以爲給她個警告，可以睡一個短時間，那麼十分鐘之後，我就把東西都清理好了，誰知她打越哭，越哭自然越不能放下，但躺在我的身上，她又呼呼地睡着了，難道她是有意感嗎？她知道我要把她送走了所以這樣留戀我嗎？

「怎麼？孩子這麼早就醒來了！她的衣服都收拾好了嗎？」
黎明，一才走來問我。

「沒有，我抱她一夜還沒睡呢，她無論如何也不肯睡，所以衣服沒法清理，明明在我的懷抱裏睡得很熟，但一放到床上就大哭起來了。」

「孩子有靈感，她一定不願意離開你，大概你也不願離開她，所以眼睛都哭腫了，那麼下次再帶她走吧。」

小燕說，她也陪着我流淚了，但一才堅決地主張還是今天帶走的好。

「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你還是忍痛把她交給我們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一切你儘可放心，有奶媽帶着，比你這裏舒服多了。」

於是我又下決心把孩子交給小燕，自己開始清理衣服，但孩子一到小燕的手裏又傷心地

大哭起來。

「得了，得了，這孩子長大了準是個怪物，僅僅三個月就這麼懂事，我不敢帶她走了，讓她還是隨着你受苦吧。」

「才似乎生氣了，小燕難受得呆呆地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這時最痛苦了，真是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硬把孩子交給他們帶走吧，又怕她整天晝夜啼哭，哭出什麼毛病來，『來我後悔無窮，不定給他們帶走吧，此後的生活更要艱苦，我如何養得活她呢？』眼看着自己的奶水一天比一天減少，而孩子的食量却正相反地一天比一天增加。冬天快到了，又要一筆錢來替孩子縫寒衣，唉！苦，苦，苦！此後的困苦，那堪設想啊！」

「孩子既然這麼古怪，一分鐘也不能離開你，她真有先知的靈感，那麼我們就只好走吧，等她什麼時候能離開你，你就什麼時候把她送來，好在我們始終走幫助你，同情你的朋友，你不要顧慮，需要我們幫助你什麼，你可以來信說明。」

我只能用眼淚來感謝一才的臨別贈言，我抱着孩子默默地送他們到門口，連茶也沒有請他們喝一杯，就那麼讓他們走了。這時劉媽還在夢裏沒有醒來，我的淚越哭越多，終於把孩子哭醒了，她睜開眼睛望了我一下又閉着了，這時我故意把她丟在床上，她一聲不哭，我想趕快把一才他們追了回來，讓他們仍然把孩子帶走，但剛到門邊，我的腿一軟，心一酸，又沒有勇氣去追他們了。

第四章
南
歸

南 歸

帶了一顆受了無限創傷的心，和我那可憐的孩子，剛下津浦車，就登上了從南京開往漢口的輪船，雖然我是這樣窮的連飯都吃不飽，這回却因了好幾個朋友的幫助，他們有的把結婚戒指當了，有的把棉襖當了，湊數給我做旅費，爲了孩子的原故，我終於買了個房艙的位置。

好容易把孩子哄着睡了，我悄悄地從她的身邊爬起來走向船邊吁一口氣，這房子原來是四人住的，碰巧客不多，只有我和孩子，這時我突然想到自殺，我想如果觸電是毀滅生命最痛快的方法，或者投水也好，葬在滾滾的長江白浪裏面，不留半點痕跡在人間，不更比觸電痛快嗎？

越望着洶湧的浪濤，便越想自殺，的確，「生」是太痛苦了！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把以後的日子打發，我突然變得迷信起來，前生一定做了許多惡事，因果報應，所以今生應該受這麼多的痛苦。

在世間，我實在沒有甚麼留戀，別人都有希望，都有前途，都有理想，只有我甚麼都沒有，除了想著孩子的命運，除了想著一個這樣的念頭：「在深夜，抱著孩子一同跳江，只要

幾分鐘便可結束兩條生命。」

可是當我回到船來，想抱起孩子來實行我的計劃的時候，內心又湧出來一種矛盾思想，我不願讓這孩子，她是沒有罪的，純潔的，她有偉大的前途，她有無限的希望，憑甚麼她要我的犧牲品呢？

過去的勇氣，不知消麼到那裏去了，孩子一會又哭醒了，我的眼淚也像潮水似的湧了出來，想到前面只是一片黑暗，一片淒涼，我究竟用甚麼方法來處理孩子呢，帶到我的家裏去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但母親不能允許，就是全村子裏的人也會攻擊我，褻視孩子的，怎麼生活下去呢，交給奇的母親嗎，又害怕將來不能回到我的身邊來了，唉！苦悶，苦悶；整個的心都被苦悶包圍着了。

我又怨恨起自己來了，爲甚麼這樣多情，這種不能離開愛耐生着，剛把奇的問題解決，這是以不了了之的辦法來解決的（孩子問題又橫在眼前了）。

真的，社會太殘酷了，牠不能讓一個純潔有爲的青年去發揮他的能力，處處予優秀的青年以嚴厲的打擊，一直到使他們不能生存爲止。

我就是這群青年中之一，爲了參加一個文化團體的工作，參加幾次戲劇的公演，爲了會主編過一個婦女月刊，這些苦都被認爲犯罪特去囚，當一個朋友的姪女秘密地告訴我這個消息，要我立刻離開北平時，我真有點不相信，好像在做夢似的，不相信命運會有這麼多的變

不能由你考慮，遲疑，就在當天決定了晚上乘津浦車南返，朋友們是太關心我愛護我了，她們費盡了力量爲我籌備旅費，他們再三囑咐我保重身體，不要灰心，繼續爲未來光明的前途而奮鬥。

眼看著「紙快要到手了」的文憑，又不能拿到了，其實對於這我倒並不可惜，難過的是北平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離開牠，好像離開了心愛的人那麼難受。習慣了流浪生活的我，到處都可以安身，什麼痛苦都可以忍受，只是北平，實在太使我留戀了，我不能形容當我抱着孩子爬上火車時的淒慘情狀，她因爲離開了媽媽，拚命地哭，席珍夫婦連忙上車來抱孩子，我用開水沖奶粉給她吃，但她寧可哭死，也不願張開嘴來吞牛奶，我自己又沒有一滴奶可以驅馳，帶着媽媽走嗎？自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經過三天四夜的哭鬧，孩子餓得只奄奄一息了，幸而到了武昌，就遇到一個婦人給了一點奶給孩子吃，一條小生命，才算渡過了一次死的難關。

回到武昌之後，我住在一間又矮又黑暗的樓房，用着筆桿數天勞動來換取生活資料，那時奇的母親待我很好，她這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已開了大亂子，永遠不能再恢復愛情。她雖然整天掛念在獄中的兒子，但有我和孩子在安慰她，也就減少了許多愁苦。

我爲甚麼從北平逃亡出來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武昌，友人勸我還是到鄉下去住一個短時期，免得又鬧出甚麼麻煩，於是我又含着憤恨和隱痛離開了武昌，回到湘江對岸的嶽麓山嶺了。

青楓峽裏憶當年

我像一個被通緝的逃犯，來到長沙，什麼朋友也不敢去找，只悄悄地一個人跑去嶽麓山的峴溝亭隱居起來。

看守峴溝亭的人還是老朱夫婦，他們都笑着歡迎我，而我的淚珠却滾滾而下，回想四年前的春天，我陪着二哥在這裏療養肺病，早晨我看着太陽從湘江升上來，黃昏又看着太陽從山頂消逝，我在這裏度過了花香鳥語的醉人春天，還記得有天晚上，素華和瑞予過江來邀我飲酒，二哥氣的大罵，他說我們是有意搗亂的，明知他不能動，更不能喝酒，而我們偏要對酒高歌，及時尋樂，他罵我們是妖怪，是涼血動物，沒有一點同情心，我們只好笑着接受，等他完全睡覺了，才悄悄地跑到欄杆邊，瑞予吹簫，我和素華輕輕地唱着「湘緊」和「棠棣之花」，直到四更過後還不想睡，誰知道就在這個晚上，二哥和瑞予之間結下了愛的孽緣，爲了食蘊瑞予凄婉的簫聲，二哥希望她整天陪着自己，從此對瑞予的愛一天一天高漲，對方不但不拒絕，而且每天照例有封封密密的情書給二哥，我和素華都等着喝他們的喜酒，誰知後來發生了突變，瑞予又愛上了她的舊情人而忍心地拋棄了二哥，後來二哥的死，固然是爲了參加北伐，勞碌奔波，以致肺病復發，但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失戀。

我不願再看見這座傷心的房子，但現在，除了這裏又有什麼地方可讓身呢？只好忍痛地住到我從前任過的那間小房裏，隔壁那間大的是二哥住過的，我連跨進門檻的勇氣都沒有。住在這樣寂寞的山林裏，最容易引起出家的念頭，也最容易回憶過去的一切。每天吃了飯，我總喜歡跑去青楓峽裏去聽磬聲，這也是一個最傷心的紀念地。將「血潮」獻給那個初戀的影子看的情境，還歷歷如在眼前，我們坐在那條清澈的流到愛晚亭去的溪水兩邊，他仔細地一個字一個字看着那些用一個少女最純潔的愛情寫的日記和散文。

我有時仰望着從樹林裏射過來的陽光，幻想着我也許有一天能够和他在天堂裏生活，有時呆望着溪水裏的小蝦，隨着流水跳躍，想着我們爲什麼不是一對小蝦，自由自在地在生活在水裏？

「嗚！我只當你是個無情的鐵漢，看完了『血潮』，我才知道誤會了你，你是每個細胞裏面都充滿了愛情的，不知道上帝是否允許我們……」。

「我們是沒有前途的！給你看『血潮』，不過是告訴你在茫茫的宇宙裏，有這麼一個純潔的少女熱愛着你，你應該感到安慰，感到驕傲！……」

「那麼我們的結果呢？」

「結果，也許我們永遠見不着，但是應該相信，我的心永遠會想念着你的！」
誰知道當時的戲言，竟成了永久的諒語。

在心情悲痛的時候，來重遊舊地，是更加感到淒涼的，我又想到葬身在青楓峽裏，讓血

紅的楓葉爲我作棺蓋，潺潺的溪流爲我奏出美妙的饒歌，但爲了孩子，我又打消了死的念頭，重新回到那間小房裏，繼續著我的寫作的工作。

那時七開在湖南大學唸書，她常和天惠來看我，每次都喜歡談及在大同女校那一段有趣味的兒時生活，雖然我們的感情很好，但我沒有把心中的隱痛告訴她們，不久，我接到了一位不知姓名的青年的信，他因爲看到我的文章而替我就心，希望我離開這裏。本來我知道四面楚歌，隨便跑到那裏，都不會讓我安心地住下去的，這時心裏又充滿了煩悶和消極，因此我更陷於苦海的深淵了。

母親的心

經過了無數次情感與理智的劇烈鬥爭，我終於從苦海中解救出來了。理智告訴我，感傷是最容易使人頹喪的，一個青年人，尤其是一個富有戰鬥精神的女性，她不要和萬惡的封建勢力奮鬥，而且要妨礙自己事業，容步消廢勇氣的愛情奮鬥！世間有比愛情重要萬倍的事業待我去做，爲什麼不振作精神來再接再厲地向光明的前途邁進呢？

在嶽麓山住了十多天之後，三哥便催我回去看看母親，我本來很想念她，只是爲了爭這口氣，她不叫我回去，我總不願向家裏投降。幸好一個絕佳的機會來到了，父親滿七十歲，他來信要我回去，我便乘船到了新化。

母親是個好勝的女性，儘管她心裏常常爲想我而痛哭流淚，但表面上總是裝着不理我，討厭我，甚至不承認我是她的女兒的樣子。當着許多來賓前面，我叫了她無數聲媽媽都不理會，晚飯後我親手倒茶給她喝，她幾乎連杯子都摔破了。在聽到一陣怒罵之後，我躺下床來，現得很疲倦的樣子閉上眼睛假睡。

大約是十點鐘的時候，她從對面的床上悄悄爬了起來，用火柴點燃了小小的煤油燈，衣服也沒有披，就輕輕地走到我的床前，把垂在地板上的被拿起來重新給我蓋上，她摸摸我

的右手自言自語地說：「手是冰涼的，被窩一定掉下去很久了。」

我很想睜開眼睛看看他當時的表情，但是不可能，我應該假裝到底，讓她繼續表演下去，果然，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我的眼睛雖然不敢打開，但燈光照耀在臉上，感到一種不可忍受的熱力在壓迫我，使我好幾回想用手遮住了眼睛。

母親用燈光癡呆地照着我，約莫經過了兩三分鐘，她才重重地嘆了一聲：

「唉！瘦了，瘦了，比她離家時瘦得多了。」

她用柔軟溫熱的手輕輕地摸着我的臉，我的額角和散亂在枕上的頭髮。突然，一顆冰冷的淚珠掉在我的嘴角上了，我把頭微微地移動了一下，表示我已被她的熱淚驚醒了，我想打開眼睛來用雙手抱着她的臉，叫一聲「親愛的媽媽！」但是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阻止我，絲毫也沒有勇氣這樣做，接着又聽到母親醒鼻涕的聲音，然後慢慢地移開脚步，回到她的床上去了。我用舌頭把母親的淚舐嘗了一下，那滋味不像平常一般前鹹，起初略帶苦味，但過後又感到異樣的甜。我是太受感動了，很想一骨碌地爬了起來跪在母親床前，求她寬恕我的罪過，四年來，我給媽的痛苦太多了，僅僅只爲了自由和幸福，就使母親整夜爲我失眠，爲我的沒有音訊而求神問卦，現在呢？奮鬥了這多年，我得到了些什麼？從舊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來，又爲戀愛的愁絲纏住了。我想老實地告訴母親，四年來我受盡人間的酸苦，受盡了命運的磨折，我坐過牢，餓過飯，也生過孩子，現在還在過着流亡的生活，前途茫茫，

母親呵！何日才是我真正得着自由和幸福的時候？

自然，我不能把這些告訴她，那會刺傷她的心。我仍然裝着睡熟了的打着微微的鼾聲，足足過了一個多鐘頭，母親還在爲我流淚。唉！慈母的心呵……

回到家了，見了每一個熟人，我都有兩種不同的感覺，一方面我非常驕傲，處處對他們表示我是個勝利者；另一方面回憶起生花輪做新娘，幾次化裝逃奔的事來，我又感到無限的憤恨和羞恥。

「到底是親生的女兒，儘管打她罵她，結果還是離不了家。」

六祖母那聲高聲地對母親說。

「我還以爲她真的不肯回家了，那知出乎我意外，她竟回來了。而且脾氣似乎也好了許多，此後大概不會再令我生氣了。」

母親給了我的熱愛，（這愛是藏在她心坎深處的最高無上之愛，偉大的天性之母愛。）使我感動得只想流淚，我想如果不好好做人，整天在苦悶裏消磨日子，不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和社會，主要的是對不起母親！我下决心到上海去尋找出路，把孩子交與奮鬥的母親撫養。

母親再不留難我了，她像我在中學時有離家去長沙一般，煮了許多臘肉，乾魚，雞蛋類的東西給我做路菜。我懷着滿腔新的希望，愉快地離開了故鄉。

黑宮之夏

我流著淚吻過了我那剛一歲的孩子，在一個漆黑的深夜，自己提著兩件破舊行李，孤零零地踏上了開往上海的瑞和輪船。

也許是上帝有意在捉弄我，剛剛從愛的苦海裏救出來，如今又墮入情網了，好在我理智很清醒，一點也沒有被感情蒙蔽，當愛神的魔手將要向我伸出時，我便怒吼一聲把牠嚇退了。

能够住到黑宮來，完全是親的關係，他也是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而且和奇會有一面之緣。他很聰明，但對於金錢異常重視，處世待人，非常世故而滑頭，這就是後來他和我之間連友誼都不能存在的原因。

「姊姊，奇負了你，他的誤會刺破了你的心，讓我來用一顆整的赤心醫好你的創傷吧！

當我有一天突然在桌上發現一封字跡美麗的信，打開來看，讀到這麼幾句話時，我的心顫動了，全身的毛孔都緊張起來，我用雙手緊緊地抱着我這顆破碎的心，我恨恨地把這封信撕碎丟在地上，末了還用腳重重地踐踏幾下。

我的心，她絕對不用別人的心來醫治，我要用自己的理智來安慰她，鼓勵她，用我的事業來填補她的空虛，用朋友來代替著愛人，用友誼來代替著愛情。我恨親，也討厭親，恨不得立刻離開他，永遠不見他的面，當他第二天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和我談話時，我又沒有勇氣躲避他了。無用，無用，女人到底是個無用的人呵！她一輩子也逃不出愛的羅網。

憑心而論，我的理智比起任何女性來都要堅強，照理，我的心正在被奇蹟踏得血淋淋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正母愛着自己的人來安慰，我應該毫不猶豫地接受的，然而理智不讓我這樣做，牠常常在夢中警告我：「不要因愛而誤了遠大的前程。」於是我恍然大悟，再也不敢走入歧途。

這是多麼幽靜的環境，無論白天晚上，整個的院子是靜悄悄的，我認識了好幾位終日埋首研究學問的朋友，他們都是復旦大學的學生，思康是這些朋友中最熱情而又最忠實的一個，他常常和老曹煮咖啡吃，每次都有我在場，表面上我似乎很樂觀，同他們談起話來老是歡天喜地，有時也唱着幾首不成調的歌曲，但一到晚上，我便過着枕上流淚任牠乾的凄苦生活了。

在黑宮，在那間永遠不能忘的房間裏，我花了不到三個星期的光陰，完成了兩部十四萬餘字的著作——「青年王國材」和「青年書信」——（那時我一天能寫一萬三千多字）我整天在寫，忘記了睡眠，也忘記了飢餓，有時肚子叫了，我便去復旦大學的合作社買幾個小麵包來，一面吃，一面寫，在這個時間，朋友們來找我，我也不同他們談話，習慣久了，不

我同他們打招呼，或者我去他們房間裏談天，誰也不來打攪我。

有時我一個人到野外散步，腦子裏正在構思小說裏面人物個性的時候，突然緩走來了，他一開口就是約我去上海看電影或者去吃飯，我恨他打斷了我的文思，但又沒有勇氣責備他，我可憐自己，究竟還是個愛的俘虜。

在黑宮，有一個最有趣的人物，那是房東家裏的傭吧，他雖然嘴裏不能說，心裏却什麼事情都明白，房東太太留着她的情人（丈夫早就死了的）公開地住在自己的家裏，兩人如膠似漆，一刻也不能離開，而對於兩個兒女却嫉視如仇，使這傭吧常常氣的跑來我的房子裏流淚，有時大拍桌子，有時頓腳，有時痛哭失聲，他用手勢比給我看，我同情他，但沒有方法幫助那兩個孩子。

我是多麼高興呵！兩部稿子居然拿到了六百五十元，這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數目，我生平還是第一次得到，我真高興得發瘋了，晚間把錢放在枕頭下，還用好幾層紙包了又包，生怕強盜小偷之流來盜劫，我連睡都睡不穩，就在最短的時間裏，我決定這筆錢的用途：去東京留學，完成我讀書的志願。

我把這消息告訴，起初他不贊成，主要原因是他正在熱戀着我，不能離開，後來知道我的決心已下，無論什麼阻礙都不能使我動搖，也只好在無可奈何中含著熱淚，送我上了開往神戶的皇后號輪船。

第五章 東 渡

驚人的新聞

我是從小就喜歡遊山玩水的，當長崎把我從黃浦灘頭載着到了東海的時候，我高興得好像逃出了樊籠的小鳥，望着那茫茫的一片碧綠的海，望着那滾滾的白浪，望着那和海水一般碧綠的藍天，藍天裏還有着和雪花一般的白雲；我微笑了，我的心也像那些海鷗似的一會兒升入天空，一會兒又沉入海底。雖然離開了自己的祖國，離開了許多最親愛的朋友，心裏總不免感到離別的悲哀，但當我想到未來光明的前途時，我又暫時拋棄了鄉愁而感到無限的興奮。

同船的除了秦元邦先生而外，一個熟人也沒有，他是廣東人，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系。他殷勤地告訴我什麼地方是日本有名的風景區，什麼東西最好吃，什麼東西最好玩，並且還告訴我日本人是如何小氣，如何想佔別人的便宜，要我交日本朋友的時候千萬要選擇，要謹慎，否則，很容易上他們的當的。

在船上，我第一次吃着純粹的日本飯，雖然不合口味，但還可以吃得來，我和秦君的話特別多，常常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尤其最使她們看不順眼的是女人，當秦君替我添飯的時候，她們都睜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我，又低着頭細細地和她的隣居私語，在她們看來，這簡直

每一個奇蹟，因為在日本，從來只有女人侍候男人，絕沒有男人替女人添飯的。船抵長崎了，我們很高興地跳上岸去玩，天！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我們的眼睛出了毛病嗎？爲什麼會見到這樣駭心動魄的句子：

「暴軍佔領瀋陽！」

「支那軍慘敗！」

「張學良逃亡！」

「秦先聲，這是怎麼回事？我們該不是在做夢嗎？」

我顫抖着聲音問元邦，他是了解日文的，正在詳細看那張圍了許多紅圈的「號外」，和旁邊那三張朝日新聞。

「糟了！糟了！真想不到我們離開上海才兩天就發生這麼大的變故，我們的軍隊爲什麼不抵抗？我們的東北難道真的丟了嗎？」

他看完了那些大標題不住地搖頭嘆息說：

「我決不相信有這樣的事，胡說，這簡直是胡說！」

我難過極了，眼淚幾乎要流下來，但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因為日本人是慣會造謠的。

我們再也沒有心思去逛馬路了，每個日本人都是那麼興高采烈地一面走，一面談話，尤其當他們的視線接觸到我們兩個中國人身上的時候，更加驕傲，更加趾高氣揚，而我們呢？只好低着頭含着悲憤而恥辱的淚一步步走回船上去。

我剛在空洞的房牀裡坐下來，討論到底是去東京，還是當天另換船回上海的關頭，我主張回上海，元邦不贊成，他的理由是一「既來之，則安之。」回到上海，我們並不能馬上參加作戰，把東北奪回來，去東京，刺激是受不了要受的，但這麼多留學生在那邊，到必要時，一定會全體歸國，據本著我們這樣着急。在年齡上他比我大，在學識經驗方面，也比我強的多，他把各方面的利害關係都加以詳細的分析，尤其我這初次去日本的，他更主張我至少要遊歷三五個月，才不冤枉跑了這一趟。

於是我聽從了他的話，但從此我們却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不幸的遭遇，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多情的米子

抵東京驛，正是黎明時候，望着車站上堆着的行李，和那些擁擠着下車搭車的人們，一陣陣刺耳的木屐聲和尾音拖得很長而又稍帶尖銳的日本話，以及每一個陌生的面孔，我突然感到淒涼起來，尤其自從在長崎和神戶這兩處地方，知道許多關於東北淪陷的消息以後，我更覺得每個日本人都是陰險可怕的。他們表面上儘管表現着十二分和善，溫柔，而心裏却藏着侵害別人，刺殺別人的利刃。我已經沒有在上海動身時的快樂和希望了；我只抱着一個放行的志願，想在東京逗留一個很短的時候就回上海。

一輛小汽車把我們連人帶行李送到了東中野的中野女生宿舍，舍監是一位老處女名叫服部，還有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下女山邊米子，老是含着滿臉笑容。她除了侍候服部而外，還要打掃全宿舍樓上樓下的房間和過道，一天忙到晚，沒有片刻的休息，但我從來不見她有怠工或不高興的表示，她的性情特別溫柔而多情，後來我回國了，她照例每個星期至少有兩封情意纏綿的信寄給我，關於她，等後面再細說。

最初和我認識的中國女朋友是郭劍兒和梁左四，劍兒在日本女子大學，左四在日本女高師，兩人的日語都說得異常流利，喜歡穿西裝；還有一位叫做王文田，她是河北人，初來東

東才領多月，聽到東北淪亡的消息以後，她整天躺在床上哭泣，脹腫的像桃杏，天天嚷着要回國。朋友們接二連三地跑去安慰她，我第一次走她的寢室，看到她那副淚眼模糊的樣子，我的淚也忍不住湧出來了。

「密司王，不要太傷心，哭泣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復仇，東北只是暫時的失敗，終有一天我們會救回來的。」

明知這幾句話對她沒有什麼益處，但除此而外，我又還能說什麼呢？

「我的父母兄弟，都在東北，不知道生死如何，日本人是我的最大敵人，我不能見他們，我要把他們一個個殺盡，我不能在這裡受氣，我需要立刻回國！」

她的精神顯然受到了最大的打擊，無論對誰都是這一套話，米子也不敢踏進她的房間，還以為她瘋了。我們在吃飯或者睡覺的時候，老是談論着關於文田的事，後來不久她終於實現她的志願，離開了東京，到英國讀書去了。

我到東京，最可笑的一件事是洗澡，宿舍裏有澡堂，我初到的那天晚上，劍兒便帶我去洗澡，我看到有人說得精光地站在那裡，不覺大吃了一驚，連忙退了出來，還以為走錯了房間，劍兒說：「沒錯，沒錯，這就是澡塘，你進來。末了又加上解釋：「在這裏不比國內，洗澡是大夥兒在一塊的，你不要害羞，先在這房間裏把衣服脫了然後推開門進那邊澡堂去洗。」

聽了她的話，我反而更加難為情起來。

「那裏，我等人家都洗完了之後再來吧。」

我抱起衣服就向後轉。

「不，不，等到人家都洗完，恐怕要到十一點以後去了，而且那時水也熱了，不如現在洗。唉！怕什麼呢？你是當過兵來的呀！」

劍兒格格地笑了，我也笑了，她笑我胆小，我却笑她的話太有趣，難道當兵的就沒有羞恥心嗎？

我請她出去，她說：「我也要洗，來到東京，我已成了每晚非洗澡不能睡覺的習慣。」
這更使我爲難，如果是陌生人還不要緊，一個新認識的朋友和我一道洗澡，而又彼此都脫了衣服，在這生平未有過的生活當中，總覺得不好意思，無論如何也去不了我這點封建觀念，結果是穿了內衣去洗澡，害得全澡堂的人都大笑起來，究竟因爲穿衣洗澡太不方便，第二次我等別人都洗完了，才下澡堂，不料剛浸人池子裏，障子門忽然開了，一個梳着鬢子的年輕女人笑嘻嘻地向我鞠躬，道着「晚安」，原來這就是山邊采子。

「謝樣，你還沒有來，我就知道你了，聽說你在貴國是滿女作家呀！」

她第一次向我說着中日合璧的話，我只笑着回答她說：

「不是，不是。」

「我最喜歡看小說，喜歡交中國朋友，將來有機會我還想到中國去，謝樣，你願意多給我中文嗎？」

「好的。我一定願意。但是，你首先教給我說日本話才行。」

從此，我們倆人便成了好朋友，每次我下了課回來，如果是一個人坐在房間裏的話，她總要先在門外問一聲：「我可以進來嗎？」見面的第一句，總是：「你不覺得寂寞吧？」每次我請她坐下，她總是站着，有時翻看我的相片簿，有時隨便問我幾個字，看見我那個穿軍裝的相片時，她驚異地說：「完全像個男子，真是勇敢極了，謝樣，你知道我是怎樣地喜歡你嗎？」

「說着，那一對默默含情的眼睛，向我嫣然一笑，我的心真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好像我是個青年男子而第一次發覺被一個少女所熱戀着的一般心境。但是立刻我又記起元邦的話來，也許她是個偵探，想從我的身上得到什麼消息，我應該提防她的。」

以後，日子久了，米子對我的感情也隨之增加，還記得我離開東京的那一天晚上，她眼淚汪汪地注視着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

「你真的要回國嗎？此後我們還有不有見面的機會？唉！可咀咒的戰爭，牠奪去了我的愛友！」

她的兩顆晶瑩的淚珠，終於掉下來了。我的心裏也有點感到淒然，但爲了愛國，我急急要回上海，並不像她那麼傷心。回國以後，她在每一封信上，寫着想念我的情字，熱情而詳細，雖然她只是個高小程度的下女，也許小說看得很多的原故，所以文字很流利，朋友們都在信上取笑我：「你，多情的米子，不知道要爲你流下多少相思之淚呢。」

民國二十四年，我又第二次東渡了，因為避免服部的注意和偵探的麻煩，我沒有住在中野宿舍了，不過時常去玩；第二年，我從日本監獄出來以後，對於日本人的感情又起了變化，我連米子都討厭起來，從此沒有去找過她，而她也並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離開東京的，雖然這麼久沒有通過信，但有朋友告訴我，她還保存着我的照片，常常詢問關於我的消息。可是現在呢？這位多情的姑娘，不知到那兒去了？

不自由的淚

每天早晨七點吃完了早飯，我們便拿着書包向東中野驛去搭車，由荷舍至車站，大約有半里路的樣子，要經過一個風景幽美的鄉村，這兒有常綠樹，有春夏秋冬四時開放的花卉，一座一座的小房子建築在花園裏，使我們從竹籬外面走過的人，不由自主地發出一種羨慕而嫉妬的心情。

大概是抵東京後一個多月的某天早晨，我和文田經過一條僻靜的巷子，兩邊都是竹籬，有三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巷子裏玩彈子，那個男孩，看見我們來了，就遠遠地叫着：「支那人，亡國奴！」我和文田同時罵了一聲：「巴格呀嚕！」他們便丟了一顆小石子在我們身上，我們也拾着石子還擲他們，爲了拍引起他們家裏的人出來搗麻煩，我們邊打邊走，一直到拐過了兩個灣，快近車站了，還可以隱約地聽到那三個小混蛋，在高呼着「支那人，亡國奴！」

「唉，一個堂堂的中國留學生，要受日本小孩的欺負，這成什麼話！」

文田氣憤地說，她的眼裏含着淚珠。

「總有一天，我們要消滅他們的！」

我也氣得發抖，但又不敢在日本人的面前示弱，絕對不讓眼淚流出來。

在車站，照例每個日本人手裏拿着一張報紙，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勝利的微笑。到了上課的時候，我的嘴雖然在隨着先生唸書；但心裏却在想着方纔被侮辱的一幕，我不能忍受，眼淚幾乎要流出來。回來，沒有看見那三個小混蛋了，我想如果再遇到他們，也許我要捉住他痛打一頓的。

晚上，劍兒告訴我一個更氣人的消息。

「我們上課的時候，教授居然公開地侮辱我們，他把東北的地圖畫在黑板上，用箭頭指出日本兵從什麼地方進攻什麼地方，並告訴學生這些地方在軍事上是如何重要，出產如何豐富，人們如何善良等等。一面說，一面故意望望我，好像要把我氣死似的。」

「那麼，你有什麼表示呢？」

「還能表示什麼？只有含着滿腔悲憤的熱淚，低下頭來……」

「尊！這還不算什麼？」左四也接着說：「在我們班上，居然還有一個更混蛋的教員這麼說：『我們佔領東北，是中國人的幸福。中國政府太不行，不能管理人民，所以需要請我們大日本皇軍去統治。當時我真恨不得剝他兩個耳光，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我是在他們的虎口裏，除了忍受，還能說什麼呢？』」

我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每天下課回來，大家互相訴說着被侮辱的情形。」

「我們連流淚的自由都沒有了，這種生活還能忍受嗎？」

每個人都有同樣痛苦的感覺，雖然在四面佈滿了偵探，行動完全失掉了自由的我們，居然有一天我們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工作，使得日本偵探和警察佈滿了神田區，包圍了中華留日學生會，鬧得滿城風雨。

我們有一部份同學雖然遭了逮捕，但給了日本人一個很大的警告，中國人是不怕教負的。

一個壯烈的集會

日子越來越難過了，在那種整天受侮辱的刺激生活當中，誰都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他們的熱血時時在沸騰，他們的一顆復仇的心時時在跳動，所謂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正是這個道理。

雖然在最不自由的環境裏，我們居然也能召集一個千餘人的集會——在東京的留學生在青年會舉行追悼東北死難同胞大會，這是由中華留日學生抗日救國會召集的。事前會開過四次籌備會，都是秘密舉行，這天我們定的開會時間，是清早六點。爲甚麼要這樣早？自然是爲了避免偵探的麻煩。那幾位負責佈置會場的籌備委員，整整地一夜沒有睡，他們掛號聯，貼標語，佈置主席台，掛花圈，一直忙到天亮還不得休息；沒想到五點鐘的時候一百多個偵探和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了青年會的會場，他們如臨大敵似的那麼來勢洶洶，從大門開始，就四人一組的站起崗來。這時我們的同學就陸續地進來了，每個人都要經過那些偵探們嚴格的搜查，甚至連一支自來水筆，他們也要取下來看了又看，這時候，來參加大會的像潮水似地湧進來了，忙得那些檢查的真有應接不暇之勢。同學們看了這種情形，更加氣憤的了不得，他們不顧一切地拚命往裏面擠，而那些沒有人性像野獸一般的傢伙，也更來得粗暴了？

他們一走進會場，就首先把掛在主席台上的總理遺像和「復仇雪耻」四個大字撕下來，然後再撕下所有的腕聯和標語，氣的我們一個個滿臉通紅，都在磨拳擦掌，準備和他們大幹一場。

我們再也等不到六點了，主席立刻宣佈開會，這是一個多麼嚴重而悲壯淒涼的場面，每個到會的人比死了父母還感到傷心，他們沒有一點聲音地站在那裏，靜靜地爲東北的死難烈士致哀。

主席報告開會的意義，剛說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幾個字的時候，就被一個偵探把他拖下來，於是第二個又接着跑上台去，語氣來的更激昂，同樣又被偵探把拖下來，而且重重地打了兩下耳光，立刻第三個第四個又接連跑上去，自然又被那些警犬用暴力拖下來了，這時會場已經起了很大的騷動，大家不約而同地大聲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爲東北同胞復仇，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同時用凳子向他們的頭上擊去，他們便拔出手槍來劈劈拍拍地放了幾槍，以爲可以鎮壓我們，誰知道只有更激動我們的感情，更增加我們的仇恨，於是口號更叫的激烈了，我們的拳頭都對準了他們的胸膛，你一拳我一拳，打得非常痛快，可惜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的槍更響得厲害了，同時捕去了那幾位在主席台上演說的同學，和另外幾位打他們的同學，我們這一千多人，竟被他們強迫着解散了，並且還警告我們凡是今天到會的，限定在三天之內，一律要驅逐出東京。

元邦也被捕了，我們的宿舍，整天有偵探在替我們守衛，回國的空氣，突然濃厚起來，

大家見了面第一句話總是問：「你那天走？行李都收拾好了沒有？」

最可笑的，元邦他們被禁閉在監獄的時候，每天都要提出來審問三四次，每次都恐嚇他們說：「你們如果還不悔過，承認那天的錯誤，我一定要槍斃你們。」

「我們愛國，絲毫也沒有錯誤，如果你們日本的法律有愛國罪這一條例，那麼就請槍斃我們幾個人吧。」

這麼一來，反而弄得那些質問莫測如何了，後來他們自己實在下不了台，才叫元邦代表所有被捕的人寫了一張「我永遠不反對大日本帝國」的字，就憑這幾個字，他們才幾年的生命才沒有發生問題。

這是多麼自欺欺人的可笑的舉動啊！

從此日本軍閥的仇恨種子，種在我們的心裏更加根深蒂固了！

歸國

我們歸來了，我們帶着一顆受了無數創傷的心，回到祖國的懷抱來了！我們是多麼狂喜！看到一船一船的乘客，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我們的同學時，我們真高興得發狂了！

離開了監審，離開了地獄，我們得到了自由，我們是新的人。當我們的船靠近匯山碼頭時，大家都站在船邊，拚命揚着手帕或者高舉着兩手，不管有沒有人來接他們，只要是中國人，都認為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連平時最討厭的碼頭上的搬運夫，如今也用笑嘻嘻的態度來對他們了。

回到上海，再跑到黑宮去看那般朋友時，一切都變了。以前那麼熱鬧的黑宮，如今是冷冷清清地只剩下幾間空房，也許是冬天的關係吧，不論跑去是誰，房門都是緊閉着的。和他們談起「九一八」事變後的生活來，他們都有無限的感慨，但爲了並不像我們身受的刺激那麼深，所以只是淡淡地表示：「我們應該趕快想法把東北奪回來，否則，時間拖得越久，敵人的勢力越擴大，那時就麻煩了。」

誰不知道應該把東北趕快奪回呢？然而我們却是赤手空拳的書生，我們有什麼力量呢？在東京，那些廢拳擦掌的好漢們，不知怎的，一回到上海便消沉下去，大家沒有聯絡，也沒

有什麼未來的計劃，只是平淡地過著亭子間的生活，多麼可笑的留學生呵，當時我真想把他的腦子一個個地仔細分析一下，究竟爲了什麼如此消沉，好在這疑問不久便得到答復了，大概是在暴風雨將要來到的前夕，空氣是必然沉悶的吧？

第六章 在動盪中

「二二八」的前夕

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是「二二八」的前夕。已經是晚上三點多鐘了，我剛寫完了一篇兩萬多字的小說——拋棄，精神雖然感到十分疲倦，但我並不想睡，小說裏面的主人翁，就睡在我的隔壁，不管她是不是正在熟睡，我把她拉了起來一同讀這篇小說，她把眼睛揉了揉，帶着憂鬱的調子問我：

「是用我做題材寫的吗？我怕難過，不想看了。」

她輕輕地搖了搖頭，正想躺下，却被我扶住了。

正因為是取材於你，所以我非請你替我看一遍不可；寫得有什麼不對或不妥的地方，儘可直率地告訴我，我一定遵命修改的。」

她真的一口氣看完了，兩眼含着淚珠說：

「我經過的事實倒並不見得怎樣難受，可是一讀你這篇文章，我就格外感到傷心了！

偶然抬頭望窗外，覺得有一線曙光，在窺視我們，於是我連忙捻滅了電燈，果然是黎明的时候了。

這麼恬靜和平的清晨，誰又想到會發生驚天動地的戰事呢？起初是稀疏的槍聲，慢慢地

槍聲密了，……………

「一二八」的晚上：

我仍然坐在那張書桌前，用全副精神在修改昨夜完成的提案，突然幾聲大個響，課堂裏發生一陣嘈雜的聲音，有些人在奔跑，有些人在驚叫，還有些人在指指點點，全場混亂從阳台上跑進房來告訴我：

「謝先生，不好了！不好了！你看日本人在放火了，那一定是天通庵和北四川路一帶的房子都被燒了，天都紅了半邊，你快來看，快來看！上海都快沒有了，你還寫甚麼文章呀！」

她用着湘鄉調子大聲地喊着，帶着幾分責備我的意思。

我和珊珊急忙地奔上阳台，可不是嗎？真的燒紅了半邊天，紅的火焰，黃黑色的煙，直冒上天頂，那劈劈拍拍的爆裂聲和槍聲，砲聲，織成了一片悲壯的戰爭交響曲。這時實地外的正在懸斷力竭地滿街滿巷地邊跑邊喊，每個人的心，都被驚慌和恐懼籠罩着，直到看了遠外，才知道那不可避免的疑難，終於揭破了。唉！誰會想到我們的文化精華——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都葬送在血紅的火光中呢？從此上海陷在戰爭的漩渦裏，大批大批的學生都加入了十九路軍作戰，由東京歸來的這些留學生，也都活躍起來了，他們都參加到軍隊或各種文化的陣營中，拿着一條槍和一支筆在和敵人搏鬥着。

這時候，我最感到興奮了，好像在東京所受的刺激，這時都可以得到報復。白天我參加

賓隆醫院的救護隊到前線去救護傷兵，晚上我爲「婦女之光」寫稿編稿，忙的沒有睡覺的時間，可是一點也不感到疲倦。

上海在怒吼了，不論是工人，商人，學生和公教人員，都願意犧牲一切爲抗戰奮鬥到底。送到前線去的慰勞品，每天用無數的卡車和小汽車運送，十九路軍的英勇戰績天天用特號字登出來，不但使敵人看了胆寒，而且全世界的新聞都稱讚十九路軍是鋼鐵的隊伍，他們用血肉在和敵人的飛機天砲硬拚，一個排長的肚子被子彈貫通，腸子流了出來，他還拿着槍向前衝去，直到他的呼吸斷絕爲止，他手裏的槍仍然握得緊緊地。

敵人的飛機像蜻蜓似的佈滿了天空，但英勇的十九路軍一點也不害怕，他們常常用步槍把飛機打了下來。

文人也上了前線

上海的文人也團結起來了，他們不分黨派地組織了一個「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國會」，了担任主要的宣傳工作而外，還常常隨着慰勞車到前線去搜集材料。

我認識白薇，也就在這個時候，她是五四時代的一位女作家，從封建家庭裏奮鬥出來，又和封建社會奮鬥，她的意志很堅強，思想很敏銳，但誰也不知道她的生活是這麼清苦的，一年三百六十天，有三百天是在病裡生活的，她一個人躺在樓上，沒有用人，也少有朋友去看她，在病中，她還要洗衣做飯拖地板，有時病好了一點，她就坐在板車上進城去買點東西，因為板車比洋車花錢少。

我和白薇是同鄉，而且是文字之交，這次見面，真有相見恨晚之感。

「二二八的砲火，把我的病治好了，我也要和你們一同到前線去！」

看到她那瘦弱的病軀，誰也不贊成她去，每次開會她都都出席，精神的確興奮多了，但走起路來仍然是那麼軟弱無力。選時北伐時代曾經做過我們的指導員底鍾復光先生也正在上海，她很熱心地和我們一起到前線去，記得有一次，裝了一大卡車的慰勞品和許多文人到天通庵去，那裏已經是第三道防線了，到處都是電網沙包，形勢非常緊張，我們先把慰勞品一包

包抱到一位連長的辦公室裏，他正在和甚麼人說着電話，忙的連謝謝我們的功夫都沒有，有一位士兵說：「我們不需要物質上的慰勞，只需要人力上的補充，希望你們趕快來參加作戰！」

這是多麼令人聽了興奮的句子，我們不願在那裏擾亂了他們的精神，就負着那個士兵交給我們的使命匆匆地回到停車的所在，忽然一陣子彈從我們的頭上飛過，我們連忙匍匐而行，這時汽車已經不在，他們也不知逃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只好步行回去。

回到家，復光說：「到底是沒有上過火線的胆小，其實大可不必逃跑的。」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在文藝新聞上陸續看到他們許多從前線歸來的文字，真是有趣極了。

從此我才知道，文人並不一定要上前線，他同樣地可以寫出很動人的文章的。

認識柳亞子和林庚白兩位先生，也在這個時候，柳先生是我久仰的老前輩，他編的曼殊全集，我一連看過三遍，不但曼殊的詩我能大半背得出，而且連小說我也記得清清楚楚，他是位天才詩人，亞子先生也是位絕頂聰明的天才詩人，所以他們是最好的朋友，我除了佩服亞子先生的文學外，還佩服他的革命精神。他是個最熱情的人，個性很強，沒有絲毫的虛偽。他喜歡喝酒，喜歡朋友，好說直話；庚白的詩雖然不及亞子先生，但他也是位天才詩人，（他自己說，還是神童。）談鋒很健，常常繼續兩三個鐘頭，絲毫沒有倦容。他愛上了一位張小姐，常常從上海搭車至南京，探望，有一次張小姐的姊姊把他送給她妹妹的禮物，在門

外，把灰白的衣從窗口丟下去，他雖然很生氣，但並不停止向張小姐的進攻，但後來他倆的愛始終沒有成功，和他結婚的是林北露女士。

在烽火中認識的朋友很多，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亞子先生和白薇兩人。至於叙，他曾經有一個很短的時間和我很好，等到我認清了他的真面目時，我便毅然決然地和他斷絕關係了。

戰爭的火焰越來越凶猛，正在大家興高采烈，抱看不惜一切犧牲來爭取最後勝利的當兒，突然牽到了停戰的命令，這壯烈的戰事，終於在三月底奉令結束了。

多難的「三八」

雖然淞滬抗戰停止了，但每個民眾的心還是那麼熱烈，那麼痛恨日本軍閥，崇拜十九路軍的全體官兵。他們時時刻刻記著那些壯烈的故事，希望不久的將來，仍然能燃起戰爭的烽火，一鼓作氣地把敵人消滅。

我們這些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懷著滿腔的憤怒，在一種不痛快的空氣下生活著。我們渴望著自由，渴望著收回東北，「一二八」的抗戰，燃起了我們的希望之火，以為抗戰從此會得著勝利，東北不久便可收回，但事實不是那樣簡單，政府對於作戰有通盤計劃，所以常停戰命令一下的時候，官兵裡面竟有些痛哭失聲的，他們不願意使自己的鮮血白流，即使剩下一兵一槍，也是要奮鬥到底，但是軍令如山，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不願意也得停戰，有什麼辦法呢？

在沉悶的空氣裡，我們是活躍的。

珊瑚，炳仙，芝英和我都在做婦女工作，從「一二八」開始，我們就沒有停止過，在作戰期間，我們都在前方做救護工作，還辦了一個週刊「婦女之光」。直到「三八」的前夕，還在繼續出版，我們沒有接受過任何機關或別人的津貼，每個人都從腰包裡掏出錢來，照

時婦女運動的高潮正像北伐時代一般，如火如荼，許多女工都在我們領導之下，她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是非常耿直而熱情，不像智識份子那麼複雜，無論議決一件什麼事情，背後總沒有說閒話的，她們只有一條心，爲了要爭取婦女的解放，她們是很願意犧牲一切的。

上海，在當時，表面上似乎很自由，其實是個最不自由的地方，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各國帝國主義者却想盡量地壓迫我們，有些人以爲住在租界裡總比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些，其實，這是錯誤的。就拿這次籌備「三八」的事來說，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是三月七日的下午，我們舉行了一次「三八」的最後籌備會，把第二天遊行的路線都規定好了，旗幟標語也都預備好了，「婦女之光」除了用整個篇幅刊載有關「三八」的文章外，我們還附帶出了兩個小冊子，用新五號字排印，編得很活潑，內容也相當充實，滿以爲這就是「三八」的好禮物，誰知道後來竟成了「犯罪的證據。」

「像一群豺狼似的巡捕，衝進了婦女會的辦公室，不問青紅皂白，見一個抓一個，於是網打盡了這些到會的人，我因爲有病，沒有參加這次的會，一直到八號的早晨，我才得到這個消息，當芝英匆匆忙忙地跑來告訴我這個惡耗的時候，我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

「那麼今天的紀念會和遊行都不能舉行麼？」

「還怎麼舉行？她們通通被關在巡捕房了。」

「我們再另外召集一批人怎樣？」

她沉思了一會回答我說：

「可是可以，但大家都得準備進巡捕房去才行。」
最後我們決定了，壓制着火一般的感情，忍着一切的憤怒，商議援救她們的辦法，同時還送日用品給她們，安尉她們的精神，可憐珊瑚兩仙她們，居然坐了三個多月才恢復自由。

沒有目的底旅行

我又開始過漂流的生活了。

十九路軍退回了福建之後，他們在閩西建設了一個新的社會，這是過去×軍的根據地，他們會在這兒盤踞了整整地四年，小航和鴻來信要我去參觀一次，我抱着一個旅行的目的答應了他們，就在這年的四月旅行到了閩西一個偏僻的縣城——龍岩。

這是一個地勢險要而風景清幽的所在，當我由龍溪步行到龍岩這一段路途，我的心裡充滿了愉快，我對大自然發生了強烈的情感，我願意永遠做一個無休止的旅行家週遊世界，賞盡一切美麗的風景。由和溪到適中，有一座高山非常險峻，十九路軍開到這裡後，就開始修築馬路，路是螺旋形的，右邊是一條無底的深淵，樹木蒼翠，野花芬芳，人在道上走着，一點也感覺不到疲倦，好像在遊公園，一雙腳並不想停止，老覺得前面還有更好的風景在等待，於是我們僅僅花費兩天功夫，就達到了目的地。

那時候，在這兒負主要責任的是蔡廷楷將軍，鴻是閩西善後委員會的負責人，他已經生了個男孩，太太也是廣東人，會做過看護，我很爲他慶幸，常常到他家裡去玩，談起北伐時七的生活和在北平那一次不幸的事體來，彼此都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夢。

有一天，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突然發生了。

鴻脫下自己的襯衫，另換上一件潔淨的，他的手裡拿着一個用玻璃紙包着的紙包，笑嘻嘻

地問我：

「你猜，這裏面包的甚麼？」

「我猜不着。」我回答他。

「我知道，那是他愛人寫給他的情書。」

鴻的太太都說。

「喝！是真的嗎？」

我還以為鴻另外有個愛人，所以也像郁青一樣微笑着望着他的表情。

「給你看看吧，只許看一眼。」

說着，他仔細地將玻璃紙打開，原來是北伐時代我寫給他的一封信，我正伸手去撿，

他却很迅速地又裝進口袋裏去了。

我這時非常難受，我知道鴻還沒有忘情於我，但我並不高興他這種對妻子不忠實的愛情，如果我處在郁青的地位，絕不能容許他有這種行爲，既然是過去的事，就應該讓牠一切都成過去。我恨不得立刻離開龍岩免得鴻和郁青因爲我的原故而發生什麼意外，好在不久這個志願終於實現了。我又一個大驚然地到了廈門。

跛子校長

到了禮岩，我被他們看做上賓，因為鴻和小航都是老朋友的原故，所以他們竟和我開了一次玩笑。

是抵龍岩的三天，一個勤務兵跑來報告：

「報告太太，謝科長來了沒有？請他去開會。」

「這裏沒有謝科長，你找錯了人！」

我很高興地回答他，於是他只得沒精打采地走了。可是不久，又有人來找謝科長，使我莫明其妙，直到見了小航問個明白，才知道會遲早已發表我做科長，因為怕我不答應，又加之初來頭緒，應該讓我休息幾天，所以沒有告訴我，而在那些勤務兵的腦子裏，總以為科長是男人做的，所以他們叫我做謝科長太太，我感到又好笑又生氣。

在鴻他們報寫我洗澡的一次宴會上，我認識了一位跛子校長。

他的身材很矮，站起來的時候只有三尺多高，兩隻腳都是跛的，走起路來非常吃力，完全像鴨子似的左右擺動，他的臉部很瘦，四肢乾枯，可是那一對發亮的眼睛，卻很有精神。他穿着一身藍粗布衣服，如果在路上遇著，一定以為他是個乞丐，誰想到他還是個提督女

權的教育家

在我和他寒暄之後，就詢問起他辦學校的經過來，他眨了眨眼睛，然後用很誠懇的態度，一五一十地告訴我：

「說起來，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只有二十歲，讀的書並不多，但我的思想却很新，我反對社會壓迫婦女，男女同樣是人，爲什麼男的應該佔優勢，女的應該受壓迫，我要尊重女性，提高女權，從那時起我立志要辦一所女學校，使那些在窮鄉僻壤的婦女有機會求學，將來畢業之後，也能和男子一樣在社會上做事，不受男人的欺侮！首先我從尊重我的妻子開始，她嫁給我的第三年，因爲沒有生育，就有人主張我娶小老婆，但我一直到現在還是我那位結髮太太陪伴着我，而且四十年來，仍然沒有生育，只有我們這一對老夫妻，在爲這學校奮鬥。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精神非常興奮，沒有別人插話的餘地，喝了一口茶，他又繼續着說下去：

「我的家裏很窮，要辦學校，從那裏來的錢呢？幸而我學會了看相，算命，占卦這一套江湖本領，於是我一個人先到廈門，然後到上海，而南京，而漢口……許多大商埠我都走過，每天賺到的錢，我除了兩頓最簡單的飯需要花幾個錢外，剩下的通通積存起來，爲了住客店要花錢，我有時晚上就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這樣過了五年，我弄到了三千多元，就回來創辦平梳女校，房子是現成的，我做校長，我的太太當校工，她一個人打掃教室，院子，走

麻，除了做飯洗衣縫紉之外，她還要擔任搖鈴和接洽學生入學的事情，這學校是在光緒二十七年開辦的，到今年恰好三十週年了，那時還是十足的封建時代，龍岩的人以為我是个瘋子，辛辛苦苦地賺到的幾個錢，不拿來置產業，却偏偏要辦什麼學校，真是發神經病，有很多老學研究公開反對我，說我是個無賴，想要借辦學校之名來引誘良家婦女，這是什麼話，我氣的發抖……」

他說到這裏，精神特別興奮，兩隻眼睛瞪得很大，他氣憤憤地掀動着他的嘴唇，濺了兩滴口水在我的臉上，我不好用手帕去拭，只好讓牠自己乾，不過在他不注意的時候，只略略地把身體往左邊移動了一下。

「真是虧了你和這些封建勢力奮鬥，後來呢？」
我急於需要知道他這一段奮鬥過程。

「後來，我的學校終於辦成功了，起初只有四個學生來報名，我通通錄取了她們，每天上四堂課，做兩堂針線，課由我教，針線由太太担任，那四位可說是我們龍岩婦女解放的先鋒，她們不顧家庭的反對和壓迫，每天都按時到學校來，從來沒有缺席過，可惜有兩位終於被家庭逼迫她們結了婚，對社會沒有什麼影響，另兩位的功課很好，畢業後就在我這裏担任助教，也沒有結婚，她一終身事業就是教育，這種精神在現在回憶起來，覺得更值得我欽佩她們。」

「以後學生每年增加，到現在已經有兩百八十多人了，若依照報名的人數說來，絕對不

止這個數目，但爲了屋子太小，實在容納不下，我想擴充，又沒有錢，因爲在這個偏僻的地方，人們的腦子始終是守舊的，他們寧可耗費一大筆金錢在迷信或者無謂的應酬上，絕不肯捐出一文錢來辦學校的，好在我們的學生分佈在龍岩和鄰近各縣的已經不少了，我很滿足，只要學校存在一天，就能造就一天的人材，我不敢有什麼奢望，只要不發生變故，直到我的生命滅亡爲止，我始終要爲學校奮鬥到底的。」

在座的人想：還有不用孩子們聽故事一般的精神在傾聽這個動人的故事，我對於這位跛子校長，發生了莫大的興趣，我把學校的地址問清楚了之後，就告訴他第二天的上午九點一定去參觀學校。

「歡迎歡迎，請到那邊去多多指教。」他滿臉堆着笑容說，「明早我派一個學生來接你，因爲謝先生初到此地，對於路，一定很生疏。」

「不！不要就誤學生的功課，我自己會找到學校的。」

「那麼只好勞駕了，不過在路上只要一問到平權女校，就會有人告訴你地點的，因爲附近的居民，差不多都是學生的家長。」

第二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吃了早點後，便依着跛子校長告訴我的路線爬過了一座並不太高的山林，山林裏遍開着芬芳的野花，粉蝶兒在花間翩翩地飛舞，我倚着一顆大樹休息了一會，遠遠地看見山下密密層層的房屋裏，飄揚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我臨定這是平權女校的位置。

走下山來，再穿過碧綠的田隴，便到了街上，我只在拐灣的地方，過兩次，便轉回地便到了學校。

當「平權女校」四個大字映在我的眼簾時，我立刻浮上了一幅跛子校長在黃浦灘頭擺一個小攤，替人家算命測字的畫圖來，他和山東的武訓一般，用討乞得來的錢興辦學校，這種精神，光用偉大兩個字是不能表態他的。

「！一個是平凡而且是半殘廢的跛子能够辦這麼一所好學校，這難道不是人類的奇跡嗎？我正在這樣想時，一個老嫗子打扮，似乎有五十以上的老婦人恭恭敬敬地向我行了個禮問：

「先生貴姓？來這裏有何貴幹？」

她的態度異常謙恭，我想到底是這個學校特別，連老媽子都這樣懂得禮貌。

「我姓謝，特地來參觀貴校的。」

「呵，你就是那位從上海來的謝先生嗎？歡迎歡迎！」

立刻她很快地跑了進去，我站在那間會客室兼辦公室的門口，望着左右兩邊掛着的那些表冊和掛圖，整齊而有秩序，房子裏的家俱雖然十分古舊，却抹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請進裏面坐，先生走累了吧？」

我正在看得出神時，跛子校長已來到我的面前，他鄭重地向我介紹，這位老媽子打扮的女人，原來就是他的那位相依爲命的太太。

「呵！原來這位就是校長太太，方才我失禮了！」

我很難爲情地說着，校長太太却很自然地回答我：

「那裏！那裏！只有我們對不住先生，沒有出來迎接。」

她恭恭敬敬地倒一杯茶給我之後，連忙看了一下鐘，正是下課的時間，她又匆匆忙忙地拿着鈴子搖去了。

「現在還是尊夫人一個人担負這些瑣事嗎？」

我悄悄地问。

「還是她一個人，工作比過去加重許多了，因爲學生有二三十多個住堂的，所以還要替他們做飯洗衣服，不過教室都是由各班學生自己輪流打掃，在這種環境鍛鍊出來的學生倒是很好管理，只有一點感到困難的，教員太難請了，這是有原因的，一來我們因經費太困難，待遇太低，所以聘不着好的教員；二來這地方太偏僻，如果想從外面聘一個教員來，那筆路費之大姑且不說，主要的是沒有人願意來。」

這時已經下了課，有許多低年級的學生都跑來門口看熱鬧，但他們並不吵鬧，只是用驚奇的眼光緊緊地盯着我，校長把手向前揮了一下，他們都悄悄地走開了。

「就在這一點鐘，我把學生全體集合一下，請先生對他們講幾句話。」

這是一個難題，我不知要如何回答他之好，答應吧，我說的話，孩子們不見得會懂，拒絕吧，又覺得未免太辜負了人家的一番好意，遲疑了一下，我回答他：

「下次有機會再說吧，今天我還有一整小事需要早點回去，只好逃命了。」

「不！不！這是個多麼難得的機會，無論如何，要請先生對他們說幾句話。」

其實這時學生已經集合好了，當那位值日先生來報告校長說學生已經整好了隊時，我大吃了一驚，她們的動作如此敏捷而肅靜，這真是出乎我意外的。

爲了害怕她們聽不懂我的話，只說了幾句照例的勉勵她們的話便下台了，但我特別提到跛了校長和他的太太，我說中國有上萬的學校，但像這個學校一樣，從千辛萬苦的環境裏艱難締造出來的，這在全國還是空前絕後的第壹所，因此你們應該特別用功，以優良的成績來報答這所學校的創辦人。

跛了校長聽了自然萬分高興，孩子們也像注射了一針興奮劑似的高興得手舞足蹈，他們隨着第二度的鈴聲又走進了教室，我被校長引着參觀了七個教室，有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在彈風琴，旁邊幾個圍着她看，一望見我們來了，連忙一個個尋找着自己的座位坐下。

「這點鐘，本來是這一班的音樂，因爲找不到教員，所以只好由她們自己練習。」

跛了校長向我解釋，我忽然動個念頭。

「她們是教五線譜還是簡譜呢？」

「教的亞拉伯字。」

聽到這裏，我幾乎要笑起來，但立刻警告自己，絕對不能笑這位忠實的鄉下教育家。

「那麼我就毛遂自薦地來貴校擔任音樂吧，但是首先聲明，我的琴彈得不好，歌喉也不好。」

「非許和那位學生彈的差不多，不過我的腦子多記得幾隻歌，可以介紹她們唱。」

這並不是我自謙，而是坦白的自供。

「那裏，那裏！先生太客氣了，如果我們學校真能得到先生的訓誨，真是莫大的光榮。」

他很客氣地說。

從第二天起，我居然做起音樂教師來了，記得第一首歌詞，我教的是「春之花」：

「雲霞燦爛如堆錦，

桃李兼紅杏。

好鳥啼時花滿枝，

花開來報春消息，

春花好比少年時，

少年須愛惜。」

這是我在幼年時代最愛唱的一隻歌，如今拿來教她們，自己好像也恢復幼年時代。那些鄉下姑娘們誠實，儉樸而天真，她們對待老師，比自己的父母還要親愛。我是最喜歡孩子的，如今置身於孩子的隊伍裏，精神上有所說不出的痛快。

不多幾天，我又擔任了高六班的國文，加上全校的音樂，我每天都把時間消磨在走路和教室裏，而所謂師長也者，徒然虛有其名，我一點也沒有感到科長的責任，有一件事我不令

引爲遺憾的，因爲我在平權女校完全是盡義務，所以那時的生活費是「科長」給我的，除了有時替「閩西旬刊」看看稿子而外，我什麼事也沒有做，等因奉此的公文，都由一位陳科員包辦，恢復了文人的本來面目，除了上課而外，我就搜集當地的材料寫文章，發表於申報的自由談，後來收集在「湖南的風」裏，這是在北新書店出版的一個小集子。

端午節到了，家家都在忙着包粽子，小蕪太太是一位賢淑的女主人，我就住在她們的家裡，很早她就告訴我要我那天不要到外面去吃飯，因此我拒絕了跛子校長的宴會，却沒有想到十一點的時候，他叫學生替我送了一隻沙鍋和十個豆沙粽子來，沙鍋還是熱氣騰騰的，顯然是剛從爐子上端下來的，揚開蓋子一看，原來是一隻肥母雞，金黃的油上，浮着幾個尙未發育完全的小蛋。

「校長說，先生不肯到那邊吃飯，想必另有約會，所以特地把雞送來，請你務必收下。」

那個學生很客氣地說着，我真不知道要回答什麼才好。收下吧，太難爲情；退回吧，他一定不高興，還以爲我看不起這一份禮物，躊躇再三，只好收下，這時我倒後悔沒有去那邊吃飯，這麼大一隻肥雞，還不知喂了幾年的，送給我一個人吃，未免太可惜了。

吃飯的時候，小蕪夫婦都羨慕我，說這隻雞的情義，比十萬黃金還要寶貴。

三個月之後，我離開了龍岩，也永別了我那羣可愛的孩子，她們送別時的淚珠，至今還映在我的腦子裏，有時我好像看見她們一顆一顆地往下滴，有時又彷彿聽到她們從樹林裏發

出來的叫聲！

「先生，不要忘記我們，千萬要再來呵！」

「一直到現在，我沒有忘記她們，可是「再來」恐怕永遠不會實現了。」

土 皇 帝

離開龍岩大約有四十里路的西邊，有一個地方叫做古田，這兒產生了一位怪人，他本是個農民出身，一字不識，但他生來就有一副慈悲心腸，他的思想是屬於社會主義的，可是他並不主張用激烈的手段來槍殺地主，沒收土地，他是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一切糾紛的，有人說他是改良主義者，更有人反對他這種作風是行不通的，但奇怪的是在他的鎮上，早已實行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義，而且沒有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幼，富農，貧農，佃農）不擁護他的，說得過火一點，他在古田，人民簡直是把他比做神，只要話從他嘴裏說出來的，什麼都是對的，不但地方的民衆如此，連附近山坳裏的綠林豪傑們，儘管在別處行匪打劫，可是從來不到古田來擾亂，X軍在這裏時，也不帶攻擊他，盡量和他拉攏，也不知從甚麼時候起，從外面來的人賜他一個高貴的徽號——土皇帝，他聽了不高興，也不生氣，只是微笑着搖了搖頭，說着謙遜的話：

「那裏，那裏，開玩笑，開玩笑。」

其實這倒並不是開玩笑，他雖然沒有皇帝的威嚴，他却真有皇帝的權勢，無論什麼命令，只要是他下的，沒有不立刻實行的。他的名字叫傅柏峯，已經近六十歲了，但精神還像一

個青年人那麼健壯，走起路來完全像個抬轎子的或者拉車的，他的速度總要比一般苦力來得快，他喜歡走路，不喜歡騎馬，自然更不願坐轎子，因為他說抬人是最低人道，最不合理的事情，因此我們去看他的人，最好是騎馬或走路去，免得他看見了轎夫便難受！雖然他不願意坐轎子，但他却不反對人家坐轎子，他說這完全是個人的自由，與社會問題無關。

凡是來到閩西旅行的人，誰都知道有個土皇帝住在古田，而且誰都被好奇心驅使想要去瞻仰一下土皇帝的風采。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突然來到了，無垢和珊瑚因為厭倦了上海的生活，特地到這古老的農村來做一次旅行，趁這個時候，我領着他們遊完了龍岩附近的風景後，就各人乘了一匹駿馬，直向土皇帝的故鄉奔去。

一路來，經過不知多少崇山峻嶺，有時從古樹參天的森林裏穿過，看不見陽光，也看不見四週的環境，只覺得我們在深林裏迷失了路，一片翠綠包圍了我們，偶然讓馬蹄停留一下，那悅耳的松濤聲和清脆的鳥聲，奏着天然的音樂，使我們如醉如迷，恨不得跳下馬來，躺在綠茸茸的草地上睡個舒服。

可是儘管現在是太平世界了，腦子裏不免還在着若干年前的戒心，「假使突然從森林裏，躍出一羣好漢來，我們三個女人何以應付？」這麼一想，不覺毛骨悚然，連忙加鞭前進。

有時遠遠地看到山上掛着一條銀河似的白練，越近，白練也越看得清楚，及至走近，那雄偉浩大的瀑布聲，連我們的馬聽了都徘徊不想前進。

越近古田，風景越美，這的確是個世外桃源，當我們爬過了一座高山，看到一片金黃的

麥田時，我們都大叫起來了，這兒的流水特別清，這兒的山特別秀麗，這兒的石頭特別美，甚至這兒的天也特別晴朗。

「這裏難道是仙境嗎？爲甚麼我們一進古田，腦子突然輕鬆了？」

我回轉頭來問無垢，她正在凝望着像海水一般的藍天。

「碧綠的水，碧綠的山，好一個安靜和平的所在，我們就永遠地住在這裏吧，再不要回上海了。」

無垢用着散文詩的口吻回答我，珊瑚像孩子似的在馬背上跳起！

「真好玩，這裏真好玩，我們要土皇帝分點田給我們在這裏耕種吧，真的不要回去了。」

到了目的地，首先來迎接我們的是兩條又肥又大的黃狗，她們並不咬我們，只是很高興地把尾巴搖了搖，表示歡迎的意思，跟在黃狗後面的是一位在北平認識的朋友康康和土皇帝傅柏翠先生。

我們這三個來自上海的客人，一切都看得新奇有趣，吃起飯來的時候，我們和那些赤地光頭的農夫同桌，康康是個文人，如今也完全改變了裝束，他穿着草鞋，戴着草帽，皮膚晒得很黑，可是身體比起在北平時結實多了！

你們第一次吃糙米飯，恐怕吃不下吧，對不起，今天沒有準備，明天要他們春一點熟米煮給你們吃吧。」

土皇帝很抱歉地對我脣說。

「不！不！傅先生太客氣了，糙米飯不但好吃，而且富於營養，我們正歡喜吃牠。」
無垢連忙回答：「我真想不到這位在溫室裏長大的嬌小姐是這樣能吃苦的，居然吃了兩碗，而且一點勉强的表情也沒有。」

第二天，我們的裝束也改變了，每款買了一個大草帽，穿着草鞋，像一羣野人似的從這個田圃裏跑到那個田圃上，我們回到了上古時代，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春天與青山碧水爲伴侶，有時忘記了時候，一定要等到土皇帝着人來叫我們，才知道回去吃飯。

在我們住的房子前面，有一條小溪，旁邊有幾塊大石頭，躺在那裏，可以仰視蔚藍的天空和遠近的山景，幾乎成了習慣，每天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人必定躺在那裏看晚霞，有時看到有人過來，我們就強起來和他打招呼，對方總是那麼笑嘻嘻地向你點頭，一點也不覺得你是生客，雖然有時隔齷不通，說起話來非常吃力，但在我們看來，每張面孔好像都是熟識的，可愛的，這也許因爲土皇帝的原故，他是個農民的典型，他沒有驕傲，沒有虛偽，內心裏充滿了熱情，臉上顯着誠懇和羈縻表情，所以我們來到這裏，看到別的農民，也認爲都是土皇帝型的民衆。

說起土皇帝的的生活來，實在太簡單了，不論是多麼熱的天，他也穿着那身老藍粗布衣服，腳上套着一雙草鞋，出門時老喜歡戴斗笠和草帽，每天吃兩頓飯，每次只要有一個蔬菜就行。他不喜歡多講話，更不高興應酬，如蒙誰請他上館子，他就感到頭痛，總是再三的推辭。

，遇到實在推辭不了的場合，他只好勉強地去敷衍一下，他不善於辭令，在公共集會上，舉例是不說話的，但如果遇到有非說不可的機會時，他的話，完全是一個純樸農夫的老實話，句句都是真理，都是實際而有用的。

他是個瘦長的個子，嘴上有點稀疏而發黃的短鬍鬚，眼睛也不大，可是特別有精神，他向你微笑的時候，那溫暖的目光是誠懇的。

有一次，我在龍岩看到土皇帝發氣，他並不像一般人發氣時的咆哮，他只把聲音略略放高一點，同時用堅決的語氣說：

「不行！絕對不能通融，非這麼辦不可！」

據說，無論辦一件什麼事，他都是以這幾句話來貫徹他的主張的。

雖然，他是古田民衆的領袖，他是閩西影響的皇帝，但他沒有絲毫的架子，他永遠是那婆婆媽媽的和民衆打成一片，每天來拜訪他的，至少也有二三十人，他們一坐下來就像家人團聚談天似的問這問那，甚至連誰家的母雞孵了小雞，誰家死了一條耕牛，這些芝麻大的事情，他們也要告訴土皇帝，最有趣的有一天，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的女人走得氣喘喘地跑來會土皇帝。

「有甚麼要緊的事嗎？」

土皇帝連忙站了起來讓坐。

「我同丈夫因爲意見不同離婚了，我們的離婚手續已經在區公所辦理清楚了，但我還欠

他二十塊錢，他逼着我馬上還，而我身邊實在拿不出來，我想分期還他，他不答應，所以今天特地來請傅先生幫忙，或者請勸我的丈夫，要他不要逼我，或者就借二十塊錢給我，我好今天立刻還給他，將來我再分期還你。」

她那女人說話的態度很大方，而且好像很有志氣的樣子，她決不賴債，也不嗚哩嗚噠，說話像斬釘截鐵似的，一句就是一句。

「好的，你丈夫既然逼着你要，那麼就在我這裏拿二十元先還他好了，至于我的錢你不要着急，等幾時有了多餘的錢再說好了，沒有錢，不還也可以的，現在我問你，此後你打算怎樣呢？」

「我嗎？我打算不嫁人了，用我的一雙手來維持我的生活，又痛快又不受氣，而且又沒有兒女的麻煩。」

她毫不猶豫，那麼爽直地回答土皇帝，使得我們都笑了。

「你們看她差不遠觀？」

土皇帝笑着問我們。

「如果她受了教育，一定很可以在社會上幹一番大事業的。」

我剛說完，她就站起來要走了。也許因為聽不懂我的話，所以她的臉上仍然是方才的嚴肅表情。

土皇帝給了二十元給她，她連聲說了好幾個謝謝，向我們每人鞠了個躬，我們連忙站起

來送她到門口。

「在這裏，夫婦離婚，是這麼容易嗎？」

我驚奇地問她。

「婚姻是絕對自由的，只要雙方同意，或者一方有甚麼缺點就可以提出離婚，因為每個女人都能經濟獨立，所以她們離開了丈夫，毫不發生生活上的影響，而丈夫也因她的經濟能獨立不敢壓迫她，所以她們的地位就無形中提高到與男子平等了。

看了這種情形，我真羨慕她們，也替婦女界慶幸，居然在這偏僻的角落裏，有把女人當做人看待的新天地。

民衆大會

在古田，我們參加了一次民衆大會。

蔡廷楷將軍由龍巖來到古田了，他們提出來一個新的口號：「打到東北去！」他們沒有忘記「一二八」的血痕，隨時隨地都在發動民衆抗日，這次到古田來，也是爲的要喚醒古田的民衆認識日本帝國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大敵人，所以那天到會的民衆特別踴躍，我們最愛的是那些赤足戴斗笠的婦女，她們一個個身軀強壯，健步如飛，經過四五年的訓練，立正稍息和向左轉向右轉等基本動作，做的非常迅速而整齊，每個人的手裏拿着一根棍子，就像一個士兵拿着槍一般的有精神。

開會的時間是上午八點，但不到七點，四鄉的男女老幼都來了，那時候還沒有總指揮，她們站得很有秩序，我們爲了要拍照片，所以去的特別早，本來還想找她們談談，爲了言語不通，只好站在一邊看熱鬧。

這天我做了一次外國人，土皇帝要我演講，還找了一個翻譯，我真興奮得要流下淚來，尤其當大輦傾盆的時候，他們站着那屹然不動如訓練一般的嚴肅精神，太令我欽佩了！在這種場合，我能說什麼呢？言語和文字都是死的東西，只有他們這些生龍活虎般的勇士，才能真

正爲國家出力，爲民族發揚光大，爲人類創造幸福和光明！

走下講台，我迅速地跑到無垢和珊瑚的身邊悄悄她說：

「我們太慚愧了！你看她們這些銅筋鐵骨似的身體，平時給被裏人瞧不起，說她們是無知而野蠻的鄉下人，可是等到保衛國土的時候，是多麼需要她們；我和你，身體這陰囊，只能拿着一支筆寫幾句文章，試問這有什麼用處呢？」

「尤其是我，站在她們的面前，我簡直成了小人國的人，又矮又小，真氣人。」

「拆說着有趣的話，我們都笑了。」

別笑，古田！

無垢和珊瑚只在古田玩了一個星期便回上海去了，雖然這兒的山水幽美，人煙渾樸，但爲了懷念著她的雙親，她終於先我而走了。臨別時，她特別在溪邊站了很久，真有戀戀不捨的心情，我們不但愛這幾塊潔白無疵的石頭，更愛聽晝夜潺潺地流著的溪水，牠能傾訴我們的心事，牠能安慰我們的靈魂，我們常常脫下襪子在溪水裏捉魚，在石頭縫裏尋螃蟹。

她走的那天早晨，土皇帝還每人送了一隻小白兔子給她們玩，預備了一頓得豐盛的餞行酒，可惜土皇帝不能喝酒，也不抽煙，他簡直像個坐人，沒有一點不良的嗜好，如果硬說有，便是喜歡和農民談天，他沒有老婆，也沒有兒子，一生爲民衆奮鬥，有甘地一般的精神。

我因爲要在這清靜的環境裏，多寫幾篇文章，沒有和她們同走，但一個星期之後，我離開了古田，也離開了龍岩，爲的暑假將滿，我要到廈門去教書，四個多月的鄉居生活，使我對於大自然，發生了無限的感悟，我本來來自田間，將來總要回到田間去終老。

第七章

海濱故人

100

100

海戀

對於大自然的愛好，我是多方面的，我愛山但更愛海。

自從來到廈門，我幾乎天天都要到海濱去散步，踏在那細軟的沙子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當海風捲起雪浪來襲擊海岸時，在美麗的浪花裏，會拾到許多小巧玲瓏的貝殼和五色斑斕的小石子，還有那些碧綠的海草，長的像秀髮，又美又可愛。我更愛坐在天鵝絨似的細沙上，靜聽着海潮的傾訴，當微風輕輕地從我的身邊掠過，那種又清涼又輕鬆的感覺，真是美極了，甜極了！

海是偉大的，我愛海，並不僅僅因為她的顏色美麗和藏在海底那許多有趣的玩意兒，而是愛她的胸襟廣闊，她能容納一切的污穢，而絲毫也不被污穢所沾髒，她容納無數的細流，儘管牠們的顏色有黑的也有黃的，但一流到了海的懷抱便立刻變成了碧綠的了。碧綠是代表和平，代表一種靜美。一個人，那怕他的脾氣有如虎狼那麼凶暴，我相信如果長住在海濱，一定會變得和羔羊一般馴良，同時，那些心懷狹隘的人，如果常與海做朋友，我會改變成豪爽，痛快的性格。

廈門，真是個幽美的所在，四周被海環抱，街道是那麼廣闊，清潔。

還是兩臂抱，只要你的身體健康，你可以一天繞一個地球遊覽。

世界上往往有許多巧事，是你沒有想到的，我來到廈門中學教書，完全是一

種。該校的校長莊奎章先生，雖是師大的同學，但我們並不認識。是抵廈門的第二天去廈門中參觀，看見校舍建築在高高的山坡上，面臨着海，風景非常幽美，於是就信步走進去，無意中會到了莊校長，隨便談起來，他就要請我去歐陽文，但我當時不能決定，因為我還需要去看看那謎一般的龍岩。後來一連接到好幾封催我去廈門的信，我覺得有點太冒險，和一個陌生的人共事，將來如果意見不合又怎麼辦呢？然而我這顧慮，是多餘的，奎章倒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太太尤其忠厚溫和，對待同事都很熱情，好像他就是個家長，沒有事時，大家圍在他的家裏談天，談笑自如，非常有趣。

我到廈中時，沒有開學，正是熱得要命的時候，奎章夫婦約我去洗海水浴，差一點就被海浪捲去了生命。原來我生平沒有游泳過，而且也沒有看見人家游泳過，只在畫報上看到一些關於游泳的照片，既然來到了海濱，而且天氣這麼熱，自然我想下水去練習練習，沒想到海浪是這麼可怕的，牠突然襲來，我被捲去了丈多遠，口裏灌進去很多海水，鹹的我大聲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他們連忙把我的脖子捉住，又是一個大浪打來，把我們捲去了丈多遠，海水越來越深，連最會游泳的都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何況我是個初下水的人。

後來他們好容易才把我拖到海灘上來，經過這一次危險後，我再也不敢嘗試游泳了，我只高興靜靜地一個人坐在沙灘上看書，晒太陽，或者拾貝殼。真的，對於拾貝殼，我發生了

莫大的興趣，每天回來，袋子裏都是裝得滿滿的，我把牠們擺在書桌上，分成很多種類，向同事們誇耀，有些被他們搶走了，我也不心痛，因為第二天，我又可以跑去海灘拾許多同樣的回來。

我對於海，好像着了魔似的一天比一天迷戀起來，我愛她，甚至一天也不能離開她，有時清早起來便奔向海濱，迎接血紅的太陽由海邊升起，有時特地在陽光將要落山的時候去領略海灘的黃昏滋味。我更愛看矗立在海中央的燈塔，我佩服那守燈塔的人，他每天機械地守住自己的崗位，給與往來的航行者一種光明的指示，如果沒有他，這海面將被黑暗所包圍，來往的船隻隨時都有觸着暗礁的危險。

我愛海，我願意將來有那麼一天，築兩間茅屋在海濱，整天聽柔風和海濤蜜語，看海水吻着海灘，如果那時我還有痛苦的話，（其實，我知道，痛苦會永遠地跟隨着我的。）我可以悄悄地投進海的懷抱，讓雄壯的海濤爲我奏着輓歌，溫柔的海風輕輕地撫摸着。我浮在碧波上的屍體，月兒和星星放出慈祥的光輝爲我追悼。就這樣悄悄地沒有一個人知道，除了月亮，星光，風和海，我離開了這苦惱的人間，該是多麼美，多麼快樂………

粉筆生涯

開學了，寂靜的教室，突然熱鬧起來。一到晚上，滿院子電燈輝煌，嘹亮的讀書聲非常悅耳。蔡天和一群年青的孩子在一塊，自己也好像年輕了許多。上課的時候，難免要裝出一副老師的面孔騙一騙孩子們，但一到下課，便現出真面目來了。我和她們一同散步，一同談笑，講故事給她們聽，常常就縱鈴搖了，還有躲在我房子裏玩的。只要她們不妨礙功課，我是歡迎她們來玩的，爲了和我接近的大都是女孩，於是惹起那些男生的嫉妬：

「謝老師有封建思想，她不和我們男生玩。」

直到後來我幫助他們編了個「曙光」文藝週刊在廈門日報上發表，不怕麻煩地替他們修改，編排，這才使他們知道：「呵，原來謝老師對我們並沒有兩條心。」

孩子們是可愛的，他們天真，坦白，熱情，心裏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沒有絲毫虛偽，沒有絲毫勉強，我愛他們，我願永遠和他們在一起生活。

④這時，使我回憶起北平的生活來了，記得安徽中學曾有兩個最頑皮的學生，他們有時把黑板刷放在天花板上，有時把花生殼裝在我的口袋裏，還有一次寫四個大字——「孩子先生」在黑板上，明明在譏諷我是個孩子，等到我責備他們時，却改變了口吻：

「老師，我們是說您是孩子的先生，並不是說您是孩子。」

其實，說來慚愧，那時學生裏面有好幾個是我年紀大的，也許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孩子的原故吧，所以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那時他們研究文藝的空氣特別濃厚，我還記得有位叫做仇振遠的學生，小說寫得非常之好，後來，校長說我祇教學生寫語體文太不像話，有意叫我走，於是我便搗出辭職，而學生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就拼命挽留我，後來終於因為我的關係，鬧了一場風波，振遠和其他的幾位同學居然被開除了，這件事一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還覺得對不住他們。

在這裏，是決不會發生這種事的，莊校長的思想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他決不像安中的那位校長一般冬烘，因此學生都很自由，很快樂。

我雖然先後教了兩年書，但要算這時候的精神最痛快了，我們有八位同事合組一個伙食團，由李媽負責烹飪，菜做的非常可口，在我看來，任何館子裏的山珍海味也不及李媽做的菜好吃，對於李媽，這裏我要鄭重地介紹一下，她是個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因為受不了丈夫的壓迫，一個人從湘鄉逃出來，留下一個三歲的男孩，心裏常常念著他，有時想得流淚。就來找我發洩她的苦悶：

「我苦極了，我很想寫信給我的孩子，但他並不認識字，我又不願讓爭的男人知道我在那裏，唉！爲什麼一個女人要有孩子呢？」

我很同情她，但我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安慰她。

起初她在三哥那裏做事，後來三哥回湖南了，她就跟着我，從來不措一文錢的油，把一元錢交給她，一連四五天不會過問，她會每餐弄三四樣很可口的菜給你吃，衣服洗好之後，覺得像洗衣店一般的漂亮，絕對不要你吩咐，她會把一切事情做得有條有理，絲毫不亂。我是一個最不會管家的人，正需要這麼一個好老媽來招呼我，可以省掉我許多麻煩，但當我要去廈門時，只好留下她在上海，恰好這時無忌太太看上了她，要李媽隨她到天津南開大學去，也許因為李媽不慣於北方生活，不到一個月，她居然辭了藹鴻的工，而悄悄地跑到廈門來了。

事前她並沒有寫信給我說她要來，一直到傳達告訴我說有位李媽找我，我還沒想到是她。等到了課，我跑進臥房一看，那個穿着潔淨的藍布衫的女人難道不就是她麼？

「呵！李媽，你怎麼來的？」

我這時真是驚喜交集，好像見到了一個久別重逢的老友一般感到非常愉快。

「還不是坐海船來的。」

她幽默地微笑着回答我。

「你不怕海風嗎？」

「唉！我這回可吃虧不小！一連坐了三次海船，每次都暈船，吐的很厲害，尤其從上海到這裏，要不是菩薩保佑，我也許會暈死了。」

「你怎麼知道有菩薩保佑你？」

「因爲我沒有死呀！」

說着，連她自己也哈哈地笑了。

她從遙遠的天津，爲我帶來了三樣禮物，第一件是一個百支光的電灯泡，第二件是一個美麗的洋花磁痰盂，第三件是一包松花和一包蝦米，我問她爲什麼要帶電燈泡，她說：

「你常常愛在晚上寫文章，電光小了有傷你的眼睛，所以我把上海那個大的帶來了；至於痰盂還是謝太太送給我的，我要留得做紀念，所以帶來帶去都捨不得丟牠。」

其他兩樣，不用說，當然是因爲我平時愛吃的原故，所以她特地買來送人憐。

我把李媽不遠千里而來尋找舊主的事告訴同事，他們都說：

「這是個有情義的老媽，簡直像你的愛人一樣。」

於是我這位老媽愛人就做了我們的大司務，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時每天八個人只花一塊錢的菜錢，吃三頓飯，每頓有雞，肉，魚吃，我們吃得又白又胖，真是舒服極了。但是好景不常，還不到半年，我就離開了廈門，而李媽這時竟和一位廚子發生了愛情，她不願跟我走；但一年以後，她又一個人在上海的十字街頭徘徊，見到思庚，她會問我的住址，仍然想回到我的身邊來。

可是一直到現在，我不知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海濱故人

我們五個人，抱著一個有一分發發一分光的目的，想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裏，創辦一個文藝月刊。

廈門在當時，文藝空氣非常沉寂，真有點像沙漠似的。我們一提到辦刊物，沒有一個不贊成的。那時文炳和莽西都在廈大，莽西還是個未畢業的學生，但他對於研究文藝非常熱心，小說也寫得很好。廈大組織了一個現代科學社和現代文藝社，他是現代文藝社的負責人，瑋德和介眉都在集美教課，兩人都是詩人，瑋德那時正在熱戀着黎錦熙先生的小姐，所以詩的產量特別驚人。介眉是個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達觀，而其實心裏充滿了抑鬱和苦痛的過着矛盾生活的人，我們的感情雖然很好，但還沒有到她可以把身世通通告訴我的地步。

記得是我在集美講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那那裏，兩人談起人生來，她很感慨地說：

「人不能離開情而生活，而情又是個最麻煩，最複雜，最苦惱的東西，因此人生永遠是痛苦的。」

「介眉，你這話，顯然是個唯情論者說的，我的看法不同，人固然不能離開感情而生活，但他應該有理智支配感情，克服感情的衝動。如果一個人，他整天為感情所苦，不能投身

在社會的洪爐裡做點事業出來，漸漸地，這感情便會變得狹隘，自私，甚至失了力量。」

我和她開起辯論會來了。

「我以為最有情的人，也是最無情的人。能够熱烈地愛別人的人，也能殘酷地克制自己絲毫不愛。我覺得只有自己感受痛苦最多的人才能了解別人的痛苦，同情別人的痛苦，而真正為大眾做出一點有利益的事業出來。一個富於感情的人，他一定輕視利祿，更不忍做割別人類，壓迫人類的創子手。」

於是我們得了二個結論，凡是世界上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帝國主義者之類，他們一定像動物裏面的豺狼虎豹一般沒有絲毫人類愛的情感，每個細胞都充滿了自私自利，每滴血液都是黑色的。

我們的話雖然東一句，西一句，沒有系統，却談得非常痛快，一直到東方發白，我們還沒有合眼。奇怪得很，雖然一夜沒有睡，但我們的精神絲毫也不疲倦。瑋德過來請我們吃了早點，然後再送我上船返廈門。

我們從翠綠的相思樹叢裏經過，瑋德又發起詩人的感慨來。他不了解女人的心爲什麼這樣狠，他寄去的詩如果用箱子盛起來，至少也有兩箱，而對方仍然是若即若離的態度，後來有一天黎小姐終於被感動而愛上了瑋德，可是這時我們的詩人已是奄奄一息了。

文炳是幸福的，他有賢淑的太太，有活潑天真的兒女，我們幾個人常常跑去他那裏吃飯

，飽餐他太太親手做的四川回蹄肉和紅燒豆瓣鱈魚。我們的燈芯月刊，就在這種快樂，合作的空氣下產生了。每個人不但出力而且出錢，從寫稿到編輯，校對，跑印刷所，都入我們幾個人，其中最忙的還是莽西一人。

刊物出版之後，在小小的廈門，曾開出一朵燦爛的鮮花。然而那幾個栽培花草的園子呢？瑋德永遠地離開了人間，而介眉和莽西也不知往何處去了！

意外之災

近二十年來中國變動得最厲害的是政治。黨派一天比一天增加，思想問題愈來愈複雜。但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更看不起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擁護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機革命家。記得在上海時，曾爲了左翼的問題，鬧得天花亂墜。報紙雜誌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內戰文字，而沒有看到他們放棄成見共同爲國家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頭來悄悄地嘆息，我始終沒有加入過他們的陣線，沒有被任何人利用過寫過一個字的幫閑文章。

到福建去，完全因爲我過去受的刺激太深，想在這裏利用幽美的環境，調劑一下生活，把身體養好後，以便從事寫作；而且來到福建，原來沒有一定目的，完全是旅行性質，及到接受了廈門中學的聘約以後，才下决心暫時在這裏重慶起粉筆生涯來。沒想到一些帶着有色眼鏡的人，竟造出無稽之談來，說我是什麼社會民主黨，人民政府的婦女部長。其實呢？我還是我，既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更沒有當過什麼部長，只是一個廈門中學的教員而已。爲了那些無聊人的造謠，會激起學生們的反感，他們願意替我發宣言爲我辯白，但我總拿「事實

勝於雄辯來」勸阻他們，我的個性素來是不求人了解，但事實會證明我的爲人。

是人民政府成立不久的那年秋天，廈門各學校派了代表去福州省府請求增加經費，我也是被派的代表之一。但是到了福州，我竟沒有執行代表的職務，而偷偷地一個人坐了滑杆遊覽鼓山去了。在福州，僅僅停了兩天，我把時間都消磨在遊山玩水 and 欣賞福州市上的漆器上面，我知道機會難得，所以一小時也不願放鬆，誰知等到我玩了一次福州回來，而不幸的事便發生了。

起初是鴻有意要我去福州工作，但我回答他：

「我寧可餓死，絕不願做官。」

他見我的態度如此強硬，也就不再往下說了，後來又有人提到婦女部長的事，我說：「請勿再開玩笑，以免新聞記者拿出做材料。」

果然，有人看見報紙上登出來了，堂堂皇皇的幾個字說我做了婦女部長，天！這不是黑天塗枉嗎？我沒有看見報，只聽到有人這樣告訴我，我不想辯辯，也無從辯辯起，我只管埋頭教我的書，寫我的文章，當同事們也替我感到冤屈時，我反而很達觀地回答他們：

「沒有關係，事實會做我的証人。」

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已經搖盪寢餘了，傳達忽然走進來告訴我，外面有一個軍人找我，要我出去說兩句話。我來不及思索這位客人是誰，更沒有考慮應不應該去會，就連忙三步并作兩步走了出去，只見站在傳達門口的還一位生平沒有見過面的陌生軍人，他很有禮貌地向

我做了禮後，便從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遞給我說：

「這是祕書長給您的信，請您今晚務必離開廈門。」

天！這是什麼嚴重的事？今晚務必離開廈門？我沒有參加任何政治工作，難道我犯了什麼罪嗎？我是個清清白白的教員，我為什麼要被逼着離開廈門呢？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我離開廈門嗎？」

我這麼傻里傻氣地問那位送信的軍人。

「時局變了，大家都在準備逃，祕書長今晚已經隨蔡將軍離開了福州。」

「他走他們的，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還在傻問，但那位武裝同志却向我敬了禮後便飛也似的走了。

拿着信，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寢室，打開一看，仍然是那麼兩句話，不過最後有一句是「後會有期，盼珍重。」我呆了約莫有十分鐘才拿了信去找奎章，他主張我當夜就離開廈門。

「為什麼要這麼嚴重？我又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工作，絲毫與我不相干。」

也許有人以為你在那邊做事，這只有我們全校師生和廈門一些朋友才能相信，別的地方恐怕就難說了。」

「那麼，據你看來，我愛是不走，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當時的心裏並不是自己害怕，而是就心我如果萬一出了事情而連累到學校，那就

太使我感到不安。

「這就很難說了？看過封信的語氣是相當嚴重的，我看你還是走的好。」

「當然，如果不嚴重，鴻也決不會特地着人送信來的。」

遲疑了一下，我這麼回答他。

「走吧，我勸你不要再考慮。」

這時我的心裏憤慨到了極點，我不知誰在和我做對，使我到處不能安身，命運嗎？我不相信上帝會單單對我這麼冷酷無情，環境嗎？環境的惡勢力爲什麼單單找我摧殘？我真像一葉沒有舵的孤舟，浮沉在巨浪滔滔的大海裏，隨時都可以觸着暗礁沉沒，隨時都可以被暴風雨摧毀，我像隻迷途的羔羊，失落在藏滿了虎豹的深山裏，到處都是荊棘，我似乎沒有出路，只有等待着最後的命運來臨。

回到房裏，我越想越氣，這成什麼話？我要悄悄地逃走，連學生也不告訴，這成什麼話？不能，我不能這樣做，我要和環境奮鬥，我不能屈服！

這麼一想，我又跑去找校長，他正在和另一位同事說話，顯得很緊張的神氣，見我進來，立刻站起來說：

「你快去收拾行李，我們送你上船。」

「什麼話，我才不走，如果你們害怕我連累學校，我可以到廈大或者集美去玩幾天。」
我似乎有點生氣的樣子。

「不是什麼學校不學校的問題，而是爲了你自己的安全。」
已經到了不能由我做主的地步，他們把我當做小偷似的悄悄地送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第八章 再渡扶桑

卷八

晉書

在海輪上，我突然病了！頭痛，發高熱，不能吃東西，只知道要水喝。那時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輪船上也佈滿了特務工作人員，他們仔細地盤問每一個客人，檢查每一個客人的行李，我生怕他們知道了我的真姓名，又把我送進監獄裏，那未免太冤枉，太不值得。

一到上海，形勢更嚴重了，我看到申報上一批通緝圍剿份子的名單裏面有我的名字在內，真是又好笑又氣憤，我去看亞子先生，他說：

「你還是趕快躲避一下吧，最近的局勢緊張得很，你雖然並沒有參加過他們的組織，但你過去曾參加過十九路軍的抗戰工作，而且又去龍岩跑了一趟，你究竟是個年輕人，你不懂社會上的許多花樣，明知你是冤枉，但在這個時候，是沒有人和你講理的。你不能在上海久住，還是悄悄地回到你的故鄉去休息一個時期再出來吧。」

亞子先生是很愛護我關心我的人，自然我願意聽他的話。

回到長沙，住在青山祠我的三嫂那裡，她對我的溫存，體貼，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她生怕我因受刺激而難受，每天陪我出去散步，放風箏，看電影。她每餐總要弄兩三樣我喜歡

吃餡菜，尤其特別注意營養。那時長沙的雞蛋很便宜，一元可買百六十個，而且可以由你自由選擇大的。不用說，我天天都吃雞蛋，但身體仍然是那麼瘦弱。我過着異常安適，清靜，物質生活很羨滿的日子，我開始寫一個女兵的自傳，三嫂生怕我用腦過度而有損健康，老是吊種種方法和我玩。兩個二十多歲的人還放風箏，不知有多少人跟在後面笑，但我們一點也不害羞，用繩子綁在風箏的背面，怎麼也放不上去，孩子們却看着我們哈哈大笑，他們還告訴我們如何順風放上去，如何鬆開繩子等等。因為不負經濟上的責任，所以我那時感到非常輕鬆痛快。

正在這個時候，那些無聊的小報上，拼命寫着攻擊我的文章，還記得有一天黃昏，我們正在樓上烤火，突然聽到外面有叫「買晚報，買晚報，快來看謝××的新聞。」

三嫂飛也似的跑下樓去，她走得氣喘喘地買了一張晚報上來，打開一看，只見「謝×避難香港」一條用頭號老宋字體的題嚇然地映入眼簾，再看那些小字，更是豈有此理，荒謬絕倫！三嫂氣的忙在桌子上拍：

「我要找幾個人把這家混蛋報給打個粉碎去！」

看樣子，她簡直憤怒到了極點，大有非打不可之勢。

「管他呢，這有更證明這報紙的無聊，光會造謠生事，看報的人都知道我好好地住在長沙，他的造謠中傷的計劃，顯然是失敗了，我們又何必生這氣呢？」

我安慰三嫂，她的氣並沒有消，仍然帶着怒氣沖沖的語氣問我：

「難道你看了這新聞，真的一點也不生氣嗎？」

當然，我真的一點也不生氣。我對於小報的造謠，早已司空見慣，你想他們除了用這卑鄙的手段而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推銷他的報紙呢？」

「你的度量倒很大，還在原諒他的造謠，我可受不了這種侮辱，我要找他們的負責人去！」

她拿起錢包來就向樓下跑，我一手把她拖住，告訴她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反而給他們增加了一條新聞，你如果不理他，此後報紙的銷路就會一天天降低了。

三嫂聽了我的話沒有去，我像沒有看見這般造謠新聞似的，心裏很平靜地繼續着寫我的文章。

奧多摩的紅葉

說來也許有人不相信，我的求學的歷史實在短得太可憐了！我連一張小學畢業文憑都沒有拿到過。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雖然拿到過一張中央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畢業的證書，可惜在入獄的時候被憲兵隊沒收了。我日夜地在渴望著，只要有機會讀書，那怕一天一小時我也不願輕易放過。

一半爲了單調的家庭生活過得太沉悶，一半也爲了未完成的學業在催促著我，使我不願一切地又第二次到了東京。

我住在阿左谷的「櫻之家」，是一所外面刷着粉紅色的小巧精緻的公寓。只花十二塊日金，我一個人住着三間小房子，一間臥室，一間書房，和一間廚房。我自己做飯洗衣，因爲有瓦斯和自來水的原故，非常方便。買菜的時候，不但雞魚肉他們會替你切得好好的，就是小菜，也替你洗得乾乾淨淨。如果公寓裏有電話，只要打個電話，馬上會替你送來。每天午飯照例在街上吃「定食」，只花十錢，就可解決一餐飯的問題。

晚上，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燈下讀書，練習文法，好像恢復了中學時代的生活一般，非常有趣。

秋天到了，同學們都喊着看紅葉去。紅葉在日本，是與春天的櫻花媲美的。不論火車站，到處繪着大幅的油漆宣傳畫，吸引着遊人。

「來到東京，如果不痛快地看幾次櫻花和紅葉，那才真正辜負了日本的風景！」

劍兒說着，我被那些廣告畫看得心動了，決定隨她們一道到奧多摩看紅葉去。

那是一座離東京五十多里的山，坐電車去只要半個多鐘頭便到達了。車裏的人，幾乎全是去看紅葉的，車子停住之後，還要步行半里多路，才能達到山下。當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深的，淺紅的，橘紅的，橙黃的，淺黃的，各種顏色的葉子集中在樹上的時候，我真高興得張開嘴大叫起來。有時在紅得爛醉的樹叢裏，突然發現一條瀑布，像一條雪白的玉練，從紅葉叢中傾瀉下來，簡直是天上的銀河，美麗極了！

紅葉的種類很多，有楓葉形的，有尖葉形的，有圓葉形的，也有像竹葉，梧桐葉一般的。紅葉在日本特別多，也長的特別美，幾乎每個人來到這裏，都要彎下腰來拾幾片回去夾在書本裏，以便送給親友作紀念。

在中國的古詩裏詠紅葉的很多，「紅葉寄相思」，「相思紅葉丹」，這是兩句極普通的句子，但在日本人的眼中看來，紅葉代表相思的成份似乎還少，主要的是象徵人生的快樂。因此每個來欣賞紅葉的人，總是帶幾瓶酒，和幾包下酒菜，一到鋪滿了紅葉的樹下，便東坐一個西坐一個的大唱大喝起來，等到喝得將要醉的時候，他們便現出原形來了，不管你是良家婦女也好，或者娼妓藝妓也好，他毫不客氣地一手把你抱在懷裏就接起吻來，或者就踏着

光滑的紅葉大跳起舞來。但這種放肆無理的舉動，只敢加在日本婦女的身上，她們都是可憐人，素來不敢反抗，如果有軍人或有大學生和她們擁抱親吻，她們好像受驚若寵似的，臉上充滿了驕傲而愉快的表情。

只要是日本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他們一到看櫻花或者紅葉的時候，便像發狂似的大跳起舞來，他們那種任情歡樂，盡情淫浪的浪漫態度，實在叫我們看不過去。他們有些臉上畫成丑角，有些帶着紙做的高帽子或者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在紅葉底下演雙簧，唱歌，跳舞。遇到這種場合，中國的留學生往往看不順眼，而溜之大吉，另去尋找沒有日本人的地方靜靜地坐下來和二三好友談天，同時欣賞紅葉的美麗。

秋天在日本，幾乎天天有太陽，如果一連晴半月二十天不下雨，那麼紅葉紅的特別快，也紅的特別鮮豔，當一陣微風吹過，那一幕紅葉在空中跳舞，然後又紛紛地落到地面的時候，真是叫人看了陶醉得如癡如迷。

「劍兒！我真願意死在這裏，讓紅葉埋葬我，該是多麼富有詩意。」
我一面吃着點心，一面笑着對劍兒說。

「劍子，爲什麼要想到死？在這種幽美的境環裏，應該只有更引起生的快樂和生的留戀。來，我們乾一杯吧，慶祝我們的友情永遠像紅葉一般的燦爛。」

於是我們都乾了杯，帶着幾分醉意地欣賞着那些畫圖還要美麗的風景。

公開的秘密

這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凡是到日本來留學的，他不需要日文好，同樣可以進學校。有些竟連最簡單的日本話也不會說，而他居然進了早稻田或者帝國大學，換句話說，只要有錢，你想進什麼學校，你就可進什麼學校。據說還有少數拆爛污的學生，他們報了到，繳了學費之後便回國來做起事情來了，等到一年半載之後，他再回到東京去應付應付，不久便又走了。直到畢業的時候，他才三度回到東京來拿文憑。這話固然有點太過火，但我曾經親眼看見有人從來沒有翻過書本，但考試起來，仍然有分數，這是什麼原故？原來那教員受了賄，所以情願給他分數。

我除了補習會話和文法外，還在青年會聽陳文瀾的小說課程，記得那時他教的是「我們的成果。」是一個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說集，裏面有幾篇寫得很好，大家聽講的時候鴉雀無聲，異常肅靜，慢慢地聽講的人越來越多，教室裏坐不下，只好站着，那時陳先生的收入大有可觀，不止此也，誰都認為他是個好教授，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安慰比物質的報酬還要大。

我進了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之後，本間久雄便做了我的教授，他譯的「歐洲文藝思潮」好幾年前我就看過了。他是個很有修養的學者，態度非常誠懇，沒有絲毫的教授架子。

對我們中國留學生的態度，尤其客氣。如果我們偶然談到東北問題時，他一定要說。」

「唉！這是不幸的事，希望東北不久能歸還貴國，侵略主義是不能存在的！」

他的太太是那麽微笑着招呼我們，雖然有一位下女，但每樣點心，每一杯茶，都要她親自遞給我們才安心。離開了家的游子，得到了溫暖的安慰。從此我常常去找他問這問那，他喜歡把他藏了好幾十年的字畫拿給我看，但可惜我是個門外漢，不能把每張字畫的好處說出來，至今想來，還在覺得慚愧。

認識新居格，也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兒翻譯了賽珍珠女士（日人稱她白克夫人）的「大地」，有一天，他突然問我：

「你對於白克夫人的小說覺得怎樣？」

「不用說，白克夫人的描寫手腕是很高明的，但是她對中國社會的情形知道的還不夠，所以在「大地」裏面有許多不近人情的描寫。」

「真有這樣的事嗎？你可不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很驚奇地說。

「例如她描寫農村的飢餓，王龍全家的人餓得只有奄奄一息了，所以不得不把一條老耕牛殺掉。於是王龍的太太阿蘭就用菜刀在牛的頸子上一割就殺死了，立刻她把牛皮剝了，一家人把所有的肉，肝肺，腸肚……吃得精光，而且連骨髓都敲出來吃了。到最後，只剩下幾根骨頭和一張牛皮了，從表面上看來，她描寫得的確很細膩，但是未免形容過火。一條老耕牛那麼大，幾個人怎麼一下吃得完呢？尤其以阿蘭一個弱女子絕不能殺死一條牛，不要說

牛，即使殺一條豬，也非有人幫忙不可。我對於白克夫人一向是欽佩的，但看到這些也許完全由想像而構成的描寫時，我覺得一個作家無論對一件甚麼事情，非親自經歷或者親自觀察不可。」

有些話不能直接用日語傳達的，使用筆寫在紙上，由於和很多日本人常常接觸的原故，我的日語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我開始學着翻譯小說，但是小說裏的方言太多，文法也特別複雜，遠不如論文的好譯。我有一個計劃，想在東京再努力讀三年日文，然後把歌德，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幾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傑作，介紹到中國來，我的英文根基沒有打好，不能從英文翻譯，那麼只好走這條比較容易走的路子，何況東京的出版界又是這麼迅速，無論一部什麼有名的著作，只要運到東京後，不到半月，日譯本就出來了，而且售價很廉，怪不得這麼多人來東京留學，尤其最多的是文人。

「在這段時間裏，我每天日夜都犧牲在學習日文和日語上面，大黃學社的義雄先生常說

：「你這麼用功，包你不出兩年，一定可以學成歸國。」

唉！誰知道學沒有成，反而冤枉地做了日縣警察署的囚犯呢？

火山巡禮

三原山，是日本有名的活火山，每到春秋佳日，去遊覽的人非常多。據報紙上登載，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到火山口去自投。這是特別吸引遊人的一個最大原因。當義雄先生提議帶我們去參觀三原山的時候，我高興得連忙舉起兩隻手來！可是，奇怪得很，等到出發時，中國人只有五個了，其餘都是日本人，他們不去的原因，不知道是害怕火山爆發，還是不願意走那一段艱辛的沙漠路程。

十五個人裏面，只有我和李小姐是女的。每個人背着乾糧袋，裏面裝些洗臉巾，牙刷和點心水菓之類的東西。當我們去搭船的時候，只見八山人海，簡直搶不到座位，後來經過很久的時間才找到了船邊一個很小的地方蜷曲着坐下。這一夜，誰也不能安靜地睡，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談天，開玩笑，甚至有些玩皮的人，在端詳每一個人臉上的表情，他們在研究誰是去跳火山的。

第二天黎明，船到了目的地，上岸吃了早點後，便開始向火山前進。

這是一條足足有四十多里的沙漠路程，我生來沒有到過沙漠地帶，這次可嘗到旅行在沙漠中的滋味了。沙子是鬆的，一隻腳踏下去，淺的地方只蓋住小腿，深的地方沒了膝蓋，沙

子並不像海灘上的那麼細軟，多半是三角形的，不但弄破了襪子，而是連皮也弄破了，最感困難的，是很吃力地剛把左腳從沙子裏拔出來，而右腳又陷進去了，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本領，他們走得特別快而且好像並不十分吃力似的，在平時無論讀書做事，我都不願落人後，但走起這一段路來，我却老是落伍，有時實在走不動了，就坐下來休息。義雄先生回頭一望不見我了，生怕我一個人迷了路，于是又回轉來找我。

「你先走吧，讓我在這裏再多休息」會，我的腿子實在走不動了。
我向他請求。

「不行，他們都快到火口了，你還不趕快走，今夜一定下不了山。

他很嚴肅地說。

「下不了山，就在山上住一夜好了。」

「山上怎麼能住？那是活火山呀，隨時都會爆發的。」

他見我還坐着不動，終于用手杖在我的背上敲了一下，這可更引起了我的反感。」

「你去吧，用不着管我，我能够走就走，不能走，我會知道下山的。」

他見我生氣，只好沒精打彩地先走了。

許多日本男女，從我的身邊定過，他們都覺得張開大嘴呼吸，有一位婦人，臉上裂開了好幾條血痕，起初我還以為她摔傷了，後來才知道這是被風吹的。

這裏的風，可怕極了，吹起來時，完全像刀一般地刮着肉痛。每一次起風，牠會捲起許

多沙子向你的臉上撲來，有經驗的日本人，知道把臉用布包着，只露出兩隻眼睛來，嘴上多半帶了口罩。這一切準備，我們都沒有，而風却一陣比一陣吹的更緊了。于是我的臉部開始受到沙石的襲擊，我只好閉上眼睛，信着脚步向前走，幸而我帶帽子，總算保護了頭部。

「走吧，到了這裏，我是不能不上山的，那怕再艱難，再危險，我也要爬上去的。」

這麼一想，我鼓足了勇氣，拚命向前奔，奇怪，這時反而走得很快了，原來步子越慢，腳便越陷的深，這時我才了解日本人其所以要跑得很快的原因來。

到了山頂上了，每個人的心突然變得緊張起來，遠遠地望着火山口在吐着黑煙，愈走近牠，愈覺得火山在動。但誰也不害怕，大眾爭先恐後地跑到了火山口，這是一個面積周圍有四分之一里那麼大的口，周圍用鐵絲網圍着，望下去，是一個無底的深洞，還隱隱約約可見一些燒焦了的骸骨。據看守火山口的警察說：這裏每天都有人跑來自殺，有些是爲愛情而死的。有些是爲了失業，無法生活而死的。我很奇怪爲什麼他們一定要跑來這裏自殺？跳海服毒，不是最簡單的自殺方法嗎？，跑這麼遠的沙漠，爬上山頂來自殺，未免太傻了！

在過去，據說還有這樣奇怪的人，他來參觀火山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死，但等到他低着頭往下看的時候，似乎有什麼鬼神在向他招手，突然他起了自殺的念頭，縱身一跳，什麼都完了！因此有人提議要築鐵絲網，但這只能防止一般遊客，而下了決心去自殺的人，他仍然能越過鐵絲網跳下去。

從火山口裏噴出來的火焰起初是黑黝黝的，慢慢地由黑變成深灰色，由深灰變成淺灰，最

炭灰變成白雲在天空裏浮動。

這真是一種奇觀，火口裏隨時都有液體噴出來。我們站着往下看的時候，突然聽到警察在喊「請走開，火山在動了！」於是大家站到遠遠的山坡上去看，果然，火山動了，但並不厲害，只是輕輕地動了幾下，可是由火口噴出來的是紅煙萬丈，壯麗極了！

「快走快走！要不然，搭不到船了！」

正在看得興高彩烈的時候，義雄先生催我們走，天色也的確漸漸地沉了下來，加之那天又沒有太陽，已經近黃昏了，於是我們就集中在火山口拍了一個照，另外找到了一條比較平坦的歸路，那兒有許多馬夫牽着馬在等候着，大家都走累了，連忙跨上馬直向碼頭奔去。

在火山口的附近，除了賣火山照片和幾種小玩意兒以及點心的小販而外，這一帶是沒有商店的。就是這些小販，也是流動性的，白天上山，晚上下山，遇到火山爆發時，遊客和他們隨時都有被埋葬在火山裡面的危險。

日本人真會做生意，沿路都有照相的跟着走，只要你把錢交了，把住址寫給他，最多不出一個星期，準可接到相片。

回到船上，再也聽不到吵吵鬧鬧的聲音了，大家疲倦得像死人似的一覺就睡到了東京。

第三次入獄

誰想到呢？我居然坐起日本牢來了！

一提起，我就憤恨，我的頭一直到現在如果多寫了一兩千字，或有多說了一刻鐘的話，頭便會感到像用鐵錘子敲着一般的痛，這都是因為在日本獄中受了酷刑的原故。還有更使我生氣的是我的記憶力也從那個時候開始降低了！許多朋友的名字我突然想不起來，甚至昨天經過了的事今天寫起日記來又忘了。

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號的晚上，我剛從武田家裏補習日文回來，突然被偵探把我抓到日黑區警察署去了！事前雖有兩三次偵探來問我，當薄儀來東京的那天，我能不能去歡迎，我覺得這太侮辱我了，薄儀，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個遭全中國人唾罵的漢奸而已，我怎麼會去歡迎呢？

「我不但不去歡迎，而且根本反對他，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

我的話，自然只有更引起他們的反感，更增加他們對我的仇恨，於是就在當天晚上，一輛汽車把我送進了冷冰冰的監獄。

雖然只有三個星期的囚中生活，但在我比三年的時間還長，我受盡了侮辱，受盡了痛苦。

，他們說我犯的是思想罪，所以拚命用飯碗大的圓柱子打我的腦袋。恨不得連腦漿也打出來，還用四方形的竹棍子夾在四個手指中間用力一壓，把骨節都壓斷了，痛的我昏迷過去，他們也不肯放鬆。這一切，我那本「在日本獄中」裏面寫的很詳細，這裏我不願重述了。

但這兒我要特別提到的是，我那些寫了八年，從來沒有間斷過一天的日記通通被日本軍閥沒收了，還有許多珍貴的相片和許多原稿，也都不肯退還。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正像永遠記着他們的仇恨一般。

脫逃

關於我坐牢的事，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在他們本國的每一家報紙上故意大肆宣傳，說我如何如何，是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份子，他還想把我置之於死地，所以把這消息發到上海，結果上海的各報，也都登載着這個新聞。許多朋友看了都爲我着急，担心我有生命的危險，後來亞子先生的電報來了之後，領事館和留學監督處都派人去保釋我，使我在三個星期之後就被釋放出來。

由獄中出來後，就住在日華學會，這是日本軍閥和中國漢奸組織的特務機關，幸好竹中繁子同情我，援助我，使我很快地脫逃了虎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可是上海在當時，並不是我可以久居之地，有一部份人不但不同情我的遭遇，不了解我的坐牢是爲了「愛國」，却像日本軍閥似的用一種敵視的眼光加在我的身上，於是我只好迅速地離開了上海，取道香港回到桂林我三哥那裏去休息一個時期。

第九章 母親的死

卷之四

「桂林山水甲天下」

——記獨秀峯和七星岩。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是宋朝范成大在他所著「桂海虞衡志」裏說的一句話，相傳至今，幾乎無人不曉。對於桂林，我早已在夢遊中，想不到因禍得福，我居然真的達到目的了。

三兄嫂他們住在桂林高中的宿舍裏，這裏原來是皇城，（吳三桂建都所在），所以還保存着富麗堂皇的遺跡。從監獄裏出來的人，住在這樣風景幽美的環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冰，你是最愛遊覽名山大川的，如今來到桂林，你可以飽餐秀色，休息兩天，我們陪你遊獨秀峯和七星岩去，還有月牙山，老君洞，伏波岩，象鼻山……每一處名勝，我都陪你去玩個痛快。」

三嫂很興奮地對我說，我忘記了旅途中的疲勞，恨不得立刻就去。

是抵桂林第三天的下午，我的願望實現了。

桂林的山，雖然沒有江南的秀麗，沒有華山泰山的奇偉，雄壯，但牠是方具一種突然而

起，戛然而止的風格。韓愈曾寫過「山如碧玉簪」，柳宗元也說過：「拔地峭起，林立四野。」但我覺得韓柳的形容，遠不及劉治叔的「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來得恰當。

桂林的山還有一個特點，幾乎每一座都是突起的，奇特的；桂林的水，一年四季，都像海水一般碧綠，而岩洞的曲折幽深，更有說不盡的奇美。「桂林山水甲天下」，一點也不算誇大，只要有七星岩和獨秀峰存在，就可受之無愧了。

獨秀峰在城內的中山公園裏，孤峭獨立，奇秀森嚴。雖然離地面只有五十餘丈高，但看來好像是聳入雲霄一般。峰的東面，岩石重疊，刻有「紫袍金帶」，「巽然獨立」，「南天一柱」等字，峰頂上的小亭，隱約地可以看到，靠著右邊走去，峰北有一個很深的池子，叫做「月牙」，旁邊還有一個小亭叫做「礪俗」。

一路上峯，景物又不同了：在那些岩隙和壁縫裏面，長滿了草木，青翠欲滴，抬頭一看，高不見頂。於是折向南行，這兒有螺旋形的石徑可直達山頂，旁邊有一個洞叫做「太平岩」。裏面的岩石有些像蜂窩，有些像波羅蜜，奇形怪狀，美麗玲瓏，真是可愛。

我們一面走，一面數着，從山脚至峰頂，共有三百零六個石階，路很窄狹，而且非常陡，所以走起來，特別感到困難。有位朋友的哥哥，兩次來遊桂林，先後住過一年，遊公園的次數至少在五十次以上，但他始終沒有爬上去。有時鼓起勇氣走到半途，往下一看，忽覺獨立危崖，搖搖欲墜，於是連忙跑了下來，以後他連山頂望都不敢望了。

一路看到的題字很多，胡午亭的詩句：「此峰秀峭挺然立，一筆通天獨自成」，算是能形容獨秀峰於萬一的句。

我們剛走到山頂，天忽然下起大雨來了，起初是像風雹一般人的雨點，接着是烏雲滿佈，雷光四射，雷聲隆隆，大雨盆傾；我的心突突地跳個不住，生怕這峰突然倒了下來，或者暴風雨把我吹的不知去向，我連忙抱住了三嫂，她遞給我那個小望遠鏡，我對準了光線一看，只見四瀾的山都浸在煙雨濛濛裏，若隱若現。雨點落在澗江裏，像珠子從天空裏撒下一般。更奇麗的，是水從峰頂傾瀉下來，循着磴道，蜿蜒而下，有如水龍。水流的很急，聲音也特別洪大，有如千兵萬馬，巨浪滔滔。雨下的越大，遠近的風景便越顯得美麗，尤其在打雷閃電的一刹那，似乎獨秀峰已離開地面懸在半空中飄蕩，而我彷彿已隨着那道紅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了。

我們坐在亭子裏的石棹上，雨點不住地披風送進來，全身都打濕了，但不到半個鐘頭，突然雨止雲散，四野的景物，又歷歷入目：東望澗江如帶，伏波山屹立江濱，儼然像孤島；老人峰和老君洞橫臥於西，象鼻，穿山，鬥鷄諸岩環繞南面，其他像疊綵山，普陀山，棲霞寺都好似在向獨秀峰拱手一般。

據傳說，這兒是明末桂王的御花園，誰都不許進來，當時有一位名聞天下的文學家來遊桂林，一切風景都遊遍了，只沒有看到獨秀峰，想盡了方法，總不得其門而入，最後等候了整整地三年，上過不知多少奏章，仍然不得允許；於是他花了數百賄金，想收買看門的人，

不知怎的這秘密竟洩露了，被有司知道，立刻將看門的開革，可憐這位夢想着遊獨秀峰的文學家，不但目的沒有達到，還得抱頭鼠竄。

這雖然只是一個故事，但由此可以想見獨秀峰在桂林山水裏面，是佔着如何重要的位置了。

趁着遊興正濃的時候，遊罷獨秀峰的第二天，我和三哥三嫂，還有一位朋友楊春洲先生一同去遊七星岩。

七星岩，又叫做七星洞。這名字的來源，因為有七個峰羅列如七顆星子，所以叫做七星岩。裏面包括棲霞洞，朝雲洞，元風洞，月牙岩，龍隱岩，飛仙岩，白鶴岩等許多勝景。

由棲霞洞沿着石磴下去，就是廣西省政府新建築的辦公樓，規模宏大，整齊清潔。再往下走，就到了洞口，起初進去的時候，高敞空闊，光線充足，漸進裏面，就完全進了黑暗世界。只憑着領路土人的一個火把，照着不到一丈遠的地方前進。土人邊走邊說，沿路告訴我，什麼地方是摩天嶺，什麼地方是觀音岩，那裏有七星拱月，那裏有月裏嫦娥，凡是洞裏的怪石，幾乎都有一個和牠的形狀相符的名稱，再加上一段神話，由土人的嘴裏津津有味地說出來，使遊客不但不感到土人的荒誕可笑，反而覺得有無窮的趣味，例如本來是一塊呆板的石頭，如今經過土人有聲有色的描繪，真像栩栩欲生。

由岩頂上垂下來的乳石，和由岩底生出來的石筍，奇形怪狀，美麗極了。我最喜歡那些嵌在岩壁上的石葡萄，和那些參差崢嶸的乳石，有些白得像寶玉，透明得像水晶，還有些像

海裏的珊瑚，又彷彿想像中的瓊樓玉宇。

洞的周圍共有十多里，有一條捷徑，由洞的入口至洞的出口，只有二里多路，但如果沒有土人領路，誰也找不到這條路。裏面經過的地方有好幾處非常危險，例如摩天嶺，僅有兩尺高的地方可以通過，這時，誰都要爬才能過去，二哥是個胖子，他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都在前面哈哈大笑。再過去，又是一道天橋，路很窄狹，大約五寸寬的樣子，只能容一隻腳走；石邊有一個深潭，流水淙淙，異常悅耳，我丟下一顆小石子，要好幾秒鐘才能聽到響聲，由此可以知道潭深至什麼程度，如果一個不小心，失足掉下去，準保險沒有活命的。

越往前走，路越難行，土人乘機說進才地獄，故意用火把照着那些閃閃的怪石說，誰是閻王，誰是判官小鬼，恰好火把燃到這時也快熄滅了，洞裏陰森森地令人胆戰心驚；在我們感到害怕的時候，前面突然開朗，別有天地，有潺潺的流水，有小巧的木橋，好像這是由地獄升入天堂的路，我們都振奮起來。

再往前走幾十步，突然看到一顆流星掉在水裏，但是奇怪，流星並沒有殞落，反而由那一點光，聯成了一線光，我驚奇地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岩頂上有一個小孔，新以透過來一線光明。

「呵！發現光明了，我們已脫離了黑暗。」

三嫂大聲地叫着，我們都鼓起掌來。

定了將近兩小時的黑路，突然發現了光明，這時的快樂，真不可以文字形容。」

岩內還有許多支路，如果沒有土人做嚮導，一定會迷路的，據說曾經有四個人在岩內失蹤，一連找了好幾次都沒有找着。岩內的面積很廣，至少可以容納七八萬人。」

「你對於七星岩的印象怎樣？」

走出了洞口，春洲笑着問我。

「我還想再遊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我回答着，帶着滿腔的愉快歸來。

學 例

在桂林，我過了一個很舒服的暑假，七月接到南甯高中校長雷鳴珂先生的電報和聘書，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桂林，又過起粉筆生涯來了。

在南甯高中，我担任第十五六兩班國文，我和楚娟住在一座小樓上，僅僅只有兩間小房子，從窗口望過去，是一片一望無邊的廣場，那兒會居住着幾家害瘧疾的人，後來楚娟被趕走了，房子也燒掉了，我常常在寂寞無聊的時候，便推開窗子遠遠地凝視着那些整齊的電線桿，一直望到視線不能達到的盡頭。在一座小小的森林裏，有幾顆參天的古木挺立在那裏，牠們那種昂然的神氣，真使人崇拜。大概是骨幹極的關係，從來沒有看見掉過葉子，一群烏鴉一到黃昏便都集中在樹幹上，喳喳地叫個不休，除此之外，我只能看到許多牧笛，上面已經長滿了婆婆的衰草，隔不了幾天，又會突然增加一座新枝，聽到死者親屬的哭聲，我的心弦也會彈動着悲哀的調子而不由自主地掉下淚來。

——呵，人生的歸宿，一杯黃土，就是人生的最後歸宿，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一個人時時想到死，時時想到寂寞，那麼我相信這人一定沒有什麼前途的。

在那樣寂寞空濛的環境裏，幸而常有青年男女來和我談笑，和我討論問題，和我談到廣

西的三自三愛政策，否則我也許會像住在墓地裏一般沒有生氣。

廣西的民衆是可愛的，廣西的婦女更是可愛的，她們那種能吃苦耐勞的精神，真使人欽佩。在梧州碼頭上，我看到的挑夫全是女人，她們有些穿草鞋，有些打着一雙赤腳，頭載着尖頂斗笠，手裏握着一根扁担，一二百斤重的行李，她們毫不費力地挑起來，而且走的那麼快，就是坐洋車也趕不上她。她們不但個人的經濟能够獨立，而且能够維持一家人，有許多女人的丈夫終年躲在家裏不出門，他們好的帶着妻子照顧孩子，壞的，就只曉得整天躺在床上過着吞雲吐霧的生活，而女人對他們居然毫無怨言，只是像牛馬一般地埋頭工作着。

由於勞働婦女給我的印象太好，所以對於所有廣西的女人，我都願意接近。自然我教的那些女學生更是我喜歡的了。

有一次，是一個大雨滂沱的黃昏，突然來了四位十二三歲左右的小姑娘，她們都是南寧小學的學生，因為看過我的女兵自傳，所以特地來問我一個問題。

「先生，你的書上寫着第三次逃奔，但你仍然被家裏的人趕回去了，那麼後來是怎樣逃走出來的呢？」

「我還經過了第四次逃奔的。」

我很高興地回答她們。

「爲什麼不告訴我們？我們急死了，現在可不可以簡單地說一點給我們知道。」

一個年紀比較大點的這麼說，其餘三個靜默了。

「爲什麼要這麼急呢？我現在不是在你們的身邊嗎？如果沒有第四次的逃奔，那麼以前的三次都是白費功夫，而且永遠地不會和你們認識。」

「不要說那些了，先生，你趕快告訴我們是怎樣逃走的吧？」

那一個有着一雙大黑眼睛的小姑娘說，一雙腳已經着急得在跳樓板了。

「好的，好的，不要鬧，我告訴你們，關於第四次逃奔的詳細情形，請你們忍耐一下，在女兵自傳的中卷裏你一定會告訴你的。」

「要什麼時候才能出版？」

「我還沒有開始寫呀！」

於是她們更着急，不約而同地大鬧起來：

「不行！不行！今天我們冒了雨來是特地來聽故事的，你不告訴我們，我們決不回去。」

「那好極了，我留你們住在這裏，大家打地鋪好不好？」

「不行！不行！我們要知道你究竟是怎麼逃出來的，我們不住在這裏。」

雖然她們鬧得很厲害，但我始終沒有把那故事告訴她們。

因爲常常和孩子們在一塊，我自己也變成了孩子。是剛駐從香港來看我的第二天，我和她到操坪裏去打鞦韆，並且告訴學生當我小的時候最愛打鞦韆。話剛說完，我站上去用力一搖，突然我的兩手離開了案子，身子輕飄飄地往天空裏一飛，然後再由天空裏掉下來，付

麼我都不知道。等到我稍爲恢復了意識時，只聽到鬪睡在我的耳邊說：「冰，冰，你醒醒，你醒醒，趕快睜開眼睛看看我。」學生們也說：「老師，老師，你快醒來，死不得的！」

⑤ 我很想睜開眼睛來看她們一眼，告訴她們我並沒有死，但是眼睛無論如何也打不開，想要說話，嘴裏發不出聲音。兩只耳朵嗚嗚地叫個不住，我生怕這麼一來突然變成了啞吧或者瞎子，豈不糟糕！

一會兒，我的腦經又失掉了知覺，睡得像死人似的。她們說，足足有十多分鐘，我的全身都是冰冷的，後來經過她們的施救以後，我慢慢地清醒了，可是一連好幾天都頭暈得不能起床。課也不能教了，只好請三兄代替。從此我的身體變得更衰弱了，上課寫黑板的時候，突然一個字會變成兩個字，兩個字會變成無數的字。晚上改學生的作文卷，不到四本，我就頭昏眼花，改不下去了。

在省立醫院休養了一星期，雖然好了許多，但仍不能上課。

這是在日本受刑的結果，我痛心，我憤怒，我不能饒恕日本軍閥的罪惡，生命存在一天我就要和他拚命一天。

歸來

雖然南甯的朋友是那麼熱情地挽留我，可愛的男女學生們也堅決地不許我離開他們，我把「廣西婦女」週刊的編輯責任加在文瀾的肩上，於是就懷着惜別的心緒離開了楚珩，離開了我那座寂寞的小樓，離開了三哥和三嫂，我很勉強地回到了長沙。

也許是因爲受的刺激太多，身體的確一天不如一天，這時我除了整理「湖南的風」在北新出版而外，我還一口氣把答應良友的「一個女兵的日簿」上卷寫完了。

這時鐵大姐從天津歸來了，她在獄中整整地過了四年的生活，懷着大肚子進去，出來時孩子已有了四歲。

「莎兒因爲生平沒有看見過電車，汽車，所以當她第一次來到街上接觸這些東西時，竟嚇得大哭大叫起來。還有一件事，也是很好笑的，在獄中，因爲吃慣了黑饑，所以看到白飯，她無論如何也不肯吃。」

鐵大姐是我在女師的同學，一個完全沒有正式受過教育的女子，居然也進了師範，不用說，這是她的努力，也是她的決心和毅力在幫助她。她的年齡有三十多了，所以不論男女同學，都叫她鐵大姐。投考軍校時她是被錄取的，但後來爲了反對覆試的原故，不幸又被開除

她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如果她受過高深的學問，對於社會一定有很大的貢獻。她做事有魄力，有決心，不怕困難，不怕危險，不怕失敗。在她的腦經裏，似乎天下沒有不能成功的事，只要有決心有毅力去做！一般頭腦冬烘的人，都譏笑她是怪物，但她毫不在乎。

「怪物就怪物吧，反正我是不屈服在任何反動勢力之下的！」

還沒想到一個那麼生氣勃勃的鐵大姐，後來竟清沈到什麼也不過問了。她整天帶着她的莎兒過著賣醬油瓜子花生的小販生活，她的那個曾經做過社會主義小領袖的丈夫再也不唱什麼民主和解放的高調了，他嫌鐵大姐太老太醜，常常拳打腳踢，他需要找年輕而漂亮的女人，終於遺棄她了。這轉變使鐵大姐幾乎不想再活下去，後來聽說她的眼睛也瞎了，現在她是否還活在人間，誰也不知道，但在朋友們的記憶裏，是永遠地有著她的影子的。

母親的死

宇宙間，還有什麼事比自己看着最親的人和自己永別還痛苦的嗎？沒有，絕對沒有！母親在二十五年的冬天，曾經中風過一次，我回去看她，她正躺在門口的藤椅上，向外邊張望，一見我，就流下淚來。

「兒啊，你回來了！」

我像孩子似的撲向她的懷抱，緊緊地握着她的兩手。

「不能動了，我的右手和右腳已經癱了，我已成了個廢人，你再不回來，也許看不見媽了。」

母親的淚更流的多了，我忙掏出手帕來替她擦乾，然後把帶回來的糖放一包在她的手裏。

「你給她們吃吧，我的牙齒也掉了。」母親悽然地說。

四年不見了，母親的確老了許多，看到她的半身不遂的姿態，心裏感到一種形容不出的酸澀！真的，母親已經成了可憐的殘疾人子，她是個最愛勞動的人，突然過着這種一切都需要人扶助才能生活的日子，怎不使她傷心呢？

我和母親之間過去的隔閡，現在完全沒有了，偉大的母愛隨時都在流露着。她詳細地詢問我的近況，但過去的事一字也不提。她要我將所有出版的書稿帶回一本給她看，也漸漸用左手撫摸我的頭和臉頰，可惜僅僅一個星期的功夫，我又離開她到長沙去了。

第二次，我又接到母親病危的電報了，星夜趕到家，她躺在床上，已經不能說話了，我含着淚跑到她的床上，只聽到在喉嚨裏發出來一個非常微弱的聲音說：

「孩子，你回來了！」

接着兩顆豆大的淚珠晶晶地掉下來了，我和姊姊也陪着流了一陣淚，但爲了怕母親見了傷心，連忙又把眼淚擦乾了。

問起母親致病的原因來，是非常奇怪的，三嫂說：

「是三天前的晚上，大約是半夜吧，突然聽到媽媽大聲叫着：『快來呀！你們快來呀！』我就住在她家人家的隔壁，趕快起來，跑過去一看，媽媽滿頭大汗，一手抓住了我說：『不得了，不得了，有幾個老頭兒來抓我去，我不去，喊你們來也喊不應，唉！完了！完了！』說完了這幾句話，媽媽長嘆一聲就噤了，從此不能說話。」

我好像在聽一個神話，不相信世間有這種奇怪的事情，但事實擺在這裏，母親的不能說話總是事實，請了中醫在家守着醫治也醫不好，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我的心也跟着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

整整地有一個星期，我日夜沒有離開過母親，白天坐在她的身邊侍候湯藥，晚上每隔半

小時我就量摸一次體溫，一次脈搏。母親有一回在半夜裏小便的時候，她突然摸着我的臉說：

「孩子，你瘦了！」

接着她又問了一聲：

「你三哥回來沒有？」

如果不是看着她的嘴唇動，只聽聲音是聽不清楚的，我以為母親的病快要好了，誰知從此便更趨險境了。

第二天，母親突然坐了起來，她做手勢要父親坐到床上來，同時指着我的鋼筆，好容易從喉嚨裏吐出一個很小很小的聲音說：「寫。」父親想了一下，好像突然明白似的忙對母親說：

「你放心，給唱綱的田已經寫了字的，一定給她。」

母親點了點頭，在我的臉上親切地吻了一下，她示意要父親過來，但父親祇把手遞過去，於是母親就在他的手上吻了一下便躺下了。

母親的病越來越危險了，脈搏一次比一次減少，體溫一次比一次降低，我摸着母親的腿像兩條冰柱，我雖然沒有看見人死，但我知道母親的生命快要完結了。我悄悄地告訴大哥和姐姐，千萬不要聲聞，但是三哥怎麼辦呢？電報打去十天了還不見回來，廣西的交通難道這樣發達嗎？母親時時念着的三兄不能回來送終，該是多麼傷心的事！他是在母親逝世後的第

「二天才到家的。」我緊緊地握着母親的手，注意她的眼睛，手也漸漸地冰冷了，眼皮一開一閉，嘴張開着，喉嚨裏一種呼嚕呼嚕的聲音不斷地響着，看着母親臉上的表情痛苦極了。我連忙把父親請到客廳裏去坐，他問我：「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說：「因為房子裏人太多，空氣不好，於母親的病體有害。」同時告訴他三兒今晚就要回來了，此刻應該讓母親好好休息一下。

「爲什麼孫母親的病突然嚴重了？」

父親不肯離開這房子，他用懷疑的口吻問我。

「沒有，昨夜比這更要厲害，因爲你老人家沒有看到比這更可怕的表情，我是看慣了，知道沒有危險，請你老人家到客廳去休息一下吧。」

自從母親生病，父親就和姊夫圍在客廳裏。他聽了我的話真的睡去了，我要姊姊把全家的人都找來坐在母親旁邊，我的心像刀刺着一般陣痛，我知道在一剎那間母親的生命就要從我的懷抱裏消逝。我緊緊抱住她不肯放鬆，那呼嚕呼嚕的聲音愈來愈急促了，臉上的顏色也愈來愈慘白了，我摸摸她的腿子已經冷到腹上去了。我的淚突然像潮湧似的滾了出來，生怕給母親看到不好，勉強壓制着，但姊姊和嫂嫂她們終於放聲哭了，我立刻正言厲色地制止她們：

「不許哭，媽的病快好了！」

母親似乎聽懂了我的話，她睜開眼睛來望着我們，伸出三個手指頭來，意思是問三哥回

來沒有，我回答她：「媽，三哥回來了！」

她把視線向屋子的周圍掃射了一下，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頭搖了兩下，表示不相信的樣子，我的心裏異常難過。

母親的表情更顯得難看了，而聲音也更響的急促而淒涼了。她那種在死神的手裏掙扎着的情景，實在太令我傷心。我終於忍受不住而放聲哭泣起來，這時舅舅又用嚴厲的命令制止我們，大哥看到母親太痛苦，就大聲地說了一句這樣的話：

「媽，三弟今晚大概不會回來了，您如果等不得，就安心地去吧！」

話剛說完，母親睜開眼睛來看我們一下，然後又深深地長嘆了一聲就永遠地閉着眼睛長眠了！立刻有兩顆巨大的淚珠從眼角流出來。

完了，完了！母親的生命就這麼完了，六年的光陰，母親都在困苦艱難，忙碌的日子裏消磨去如今兒女都已長成，正好多過幾天舒服的日子，然而造物無情，竟這麼殘酷地奪去了母親的生命，我能用什麼來形容我的悲痛呢？天！

舅父親母親初死時正像人睡覺一般，不能有嘈雜聲音去擾亂她，他不許我們哭，只讓他一個輕輕地悲哀地唸着：

阿彌陀，阿彌陀，阿彌陀佛阿彌陀

一面唸着咒詞，一面燒着紙錢，火光照在母親慈祥的臉上像是睡着了似的安穩。我緊緊地握着她冰冷的手，我要從死神的手裏把母親的生命奪回來，我怪大哥不該說那麼一句殘酷

的話，母親的生命多延長一分鐘，就是做兒女的一分鐘的幸福，我的淚流在母親的身上，舅舅又把我拖開了，可憐這時父親還在等候着三屍歸來，等我把這惡耗告訴他，他竟痛不欲生地號啕大哭起來。

唉！我對不住父親，更對不住母親！我爲什麼這樣愚蠢，這樣殘忍，明知母親的死期已近，爲什麼還不讓父親多看她幾眼？我只顧到怕父親看到母親斷氣而難受，沒想到這是他們恩愛夫妻的永別，應該讓父親送終的。

從此，我成了無母的孤兒，我永遠得不到溫柔的母愛了！過去我太對不住母親，如今只有跪在母親的靈前，流着懺悔的淚，祈禱母親在九泉之下安寧。

母親逝世之後，家裏每個人的臉上都籠罩着一層悲哀，尤其每當我看到父親那副老淚縱橫的悲苦的表情時，我更是心痛欲絕，淚如雨下。

晚上，在一盞菜油燈下，我和許多親人陪伴着母親那靜靜地躺着的遺體，隣近的男男女女都跑來悼她，他們都流着淚敘述着母親生前的賢淑和造福桑梓的種種事情。

母親呵，你的軀殼雖然離開了人間，你的靈魂永遠地活在人們的心裏。

第十章 在烽火中

出發

母親逝世之後，我很悲傷地離開了父親到南嶽衡山去休養我這多病的身體，同時療養這顆受創的心，沒想到「七七」的炮火蔓延到了全中國每一個角落，我再也不能在半山亭安居下去了，我需要立刻到前線去加入抗戰的隊伍，正在準備下山的時候，突然接到由大哥打來的電報：「父病重，速歸！」

天，你對待我，爲什麼要這樣殘酷呢？死神剛帶走了母親，她的坟墓還沒有乾，難道你又要來摧殘我父親的生命嗎？我擦乾了眼淚，立刻下山，連換洗衣服也來不及帶一件，就那麼匆匆地將五天路程縮短爲三天趕到了家。

還算幸福，一跨進房門，我就看到父親由痛苦中發出的微笑了，雖然可怕的痢疾，使他消瘦了許多，已經一個多星期不吃東西了，但精神還能勉強支持。可憐的父親，爲着紅白痢的侵害，他整天日夜不住地呻吟，我痛苦極了，生怕他有生命的危險，可憐我那時連眼淚都不敢在父親面前流，只好偷偷地飲泣，半夜裏悄悄地爬起來跪在母親的遺像前祈禱。

總算萬幸，父親的性命終於得救了，但病並沒有完全好，這時抗戰的空氣，愈來愈緊張了！報紙上每天都用整欄的篇幅，刊載着那些使人興奮的消息，說着有罪的話，我已經忘記

了父親的病，只注意着報紙上的消息，他在父親是最關心國事的，他聽到我軍在奮勇抗戰，非常高興，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忘記日本軍閥給與我的痛苦和侮辱，更不能忘記日本軍閥給與我們全中國的奇恥大辱。我要赴前方，那怕弄不到槍，我用菜刀也要砍死幾個日本鬼子甘心。那時我的熱血沸騰到極點，我認爲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把父親的病和國家的危難比較一下，我覺得後者是重要多了，我不能爲了父親而犧牲我的報國工作。在理智與感情的交戰之下，終於理智戰勝了感情，我忍心地拋棄了呻吟在病床上的父親，含着淚的微笑踏上了征程。

還記得當我動身的那天清早，父親突然用留戀的眼光望着我說：

「昨夜我又發熱了，而且連瀉三次，爲了怕驚醒你，我都沒有叫你，我看你還是過兩天動身吧。」

「不要緊，爸爸！家裡有大哥大嫂，三嫂和姪女們侍候，你老人家的病會很快地好起來的，我是去長沙取行李，最多十天就可以回來。」

爲了忠孝不能兩全，我只好取行李來騙取父親的信任，我是多麼痛心呵！誰知從此永遠見不到我的父親了！（爲了在前方工作，我一連六年沒有回家，父親是在卅一年的秋天逝世的。）

來到長沙，我立刻發動婦女到前線爲傷兵服務，消息在報紙上一披露，就有許多護士和女學生來和我接頭，於是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在四天之內便成立了！

我們都穿着灰色軍服，打裹腿，青色鞋襪，一切都是自備。我們寫了兩封公函，向某某機關接洽，結果挨了一頓罵，說女人是不能上前線的，但我們終於在全中肅的婦女團開始動員的時候搶先上了前線。

長沙怒吼了！每天晚上收音機放送着戰事的報告和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許多團體爲我們獻旗，長途電話局的女職員爲我們募捐，要求參加婦戰團的一天比一天加多，但這個完全由我個人負責組織的小團體，實在沒有能力容納許多人。

用什麼來形容我的快樂呢？當我在下午兩點鐘得到四點鐘就可出發的消息時，我簡直要發狂了！坐洋車我嫌太慢，就三步做一步的走回儲英源，趕快吩咐幾位團員分頭去找她們那些不知道今天出發的同志。幸好在四點以前居然也找到十六個了，還有幾位因爲住的太遠，無法通知，只好讓她們失望。

真的，我不知用什麼文字來形容我的快樂，解除武裝整整地十年了！我無時不在回憶那一段有意義，有價值的痛快生活，也無時不在留戀那種又艱苦又悲壯，同時又很有趣味的行軍生活，真想不到今天我實現十年前的美夢了，我不但一個人能够穿上武裝跑上前線，而且帶了十六位小姐也上前線。今天，該是個多麼值得我高興而感到光榮痛快的日子！

我高舉着鮮紅的國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我們十七個人大聲唱着義勇軍進行曲，路上的每一個觀衆，都把頭總集中我們的身上，孩子們和許多散學歸來的男女學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整個的長沙都被我

們這些女兵哄動了。到達火車站時，竟是人山人海，把我們圍在中間，一會兒第四軍的大隊伍來了，我們更加提高了嗓門唱着，這時十幾位新聞記者也趕來了，他們拍的拍照，講的談話，把我們鬧得手忙腳亂，我們舉行了一個簡單而又雄壯的北上抗敵宣誓典禮，孫伏園先生和陳惟中，席徵庸三位先生還有瑞林姊和美珍姊都趕來送行而且給我們許多珍貴的臨別贈言。在車子將要開行的前幾分鐘，突然有一位白髮蕭蕭的老人來找我，他說：

「我就是傅恩萍的父親，我因為年紀老了，不能到戰地去服務，所以特地把小女交給先生帶到前線去，你要時時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如果她萬一受了傷或是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會感到光榮的。」

末了，他又把臉轉向站在他左邊的女兒：

「恩萍，記着我的話，我是不掛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掛念我。關於前方的消息，我天天可以從報紙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給我寫信，只要能救護幾個傷兵，就能使我得到無上的安慰。」

聽到這裏，大家都被感動得鼓起掌來。

有四個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着包袱和書本趕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她們都流着淚，要來丟前線，從下午六點一直等到深夜一點半始終不肯回去，火車開了，她們還想跳上來，爲了她們都是穿的便服而又沒有學過看護，所以只好硬着心腸要她們回去，安慰她們等訓練好了之後再加入第二批出發。

在野戰醫院

火車在九月十四夜兩點開行，帶着簡單的行李，隨着隊伍開赴嘉定的。

當天晚上，第四軍就開上火線。

爲了適應軍隊生活和戰地環境

紀律，犧牲個人自由，絕對服從。

1. 犧牲一切，抗戰到底！

2. 本着實幹，苦幹的精神。

3. 絕對不講戀愛。

4. 與士兵共甘苦。

雖然每個團員都

，每組設組長一人

九十師的野戰醫院

最初兩天，因

，夜班工作六小時，

線搶下來的傷兵就二

。他們每個人都得把

傷時，要小心地從他

的炸破了半邊腦袋，有

來，痛得他們整天整夜

虫；有的三個手掌只剩了一

血！戰士們鮮紅的血，從髒

來了！我們就這樣不分晝夜地一天

着血時，心裏非常難過，吃飯的時候

的鞋上，衣上，塗滿了我們的兩手，

菜。有時一雙血淋淋的手，只用一點

那時候，我們吃的飯，喝的水，都好像

，我倆更吃得多了。爲了工作的加緊，每

在洗早吃了一頓後，定要餓着肚子到晚上七

。在南方吃慣了三餐飯的她們，初上火線，

對救護工作，我們抱着遠大的信念：

若拉岸直撲火線，和敵人拚命，叫替受傷的戰士治傷口，敷藥，綁紮，倒開水，喂飯，用溫柔的言語安慰他們，用激昂慷慨的話鼓勵他們，爲他們寫家書，尋找舊衣服給他們禦寒，送齋報給他們看，講述時事給他們聽，這些都是我們能够做而且已經做到的事情。

在戰場上，無論是有長，是士兵，只要經過我們醫治過或者慰問過的，大家都有很好的感情，很深刻的印象。

爲了我們的性情溫柔，即使有少數傷兵脾氣壞的，也都不願向我們來發氣。我們團員對於這一項工作，算是成功的了。比方看護兵替他們洗傷口的時候，動作很重，傷兵叫一聲「嗚呼」，對方就要扳起面孔來罵他：

「叫什麼？火線上還不知死了多少！」

如果是我們就不然了，我們很同情地安慰他：

「同志？你忍受着暫時的痛吧，不久就會好的。你們的犧牲是光榮的，有價值的，你們是爲了國家民族而受傷，好了之後，還希望你們再去殺敵……」

我們常常和他們談及作戰的事，他們忘記了痛楚，忘記了飢餓，津津有味地和我們談着。他們睡在血染濕了的稻草上，有時一天只吃一頓稀飯也不叫鬧，可敬愛的傷兵，也實在太令人敬佩了！

民衆工作

最初我們出發的主要目的是擔任救護。但戰地的民衆不但沒有組織，甚至在外圍還有老百姓問我們：「你們是誰一國的人？」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有接受過外面的宣傳，根本不懂得抗戰是怎麼回事，不懂得我們爲什麼要和日本人打仗。眼看著自己的群眾被敵人利用當漢奸去了，如果還不好好組織他們，將來更不堪設想。於是除了派十二位團員經常參加軍部，和三個師部政訓處的工作外，還在救護之暇，全體動員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我們的方式，起初是挨家挨戶去訪問老百姓，從他們的日常生活談起，然後說到敵人的飛機大炮如何厲害？敵人的燒殺政策如何殘忍，我們的士兵如何英勇地在抗戰，老百姓應當如何地和軍隊合作，如何地幫助軍隊才能打勝敵人，才能使他們以後永久地安居樂業。每天工作回來，要開一個工作檢討會，一面把本日的困難問題提出來討論，宣傳的效果，個別報告，一面決定明天的工作地點及方法。

我們的團體漸漸地擴大了，有四位新同志從上海趕來加入，另一位從蘇州趕來加入，他們都是能講本地話的，因此工作更進行得很順利了。

一般老百姓對於兵都存了一種害怕的心理，但對於女兵是不害怕的，因此我們無形中

與軍隊許多有力的幫助。比方每到一處，對於風掃雲，風船，宿營，借用東西……一經過我們解釋，這些事就很容易辦成功了。

我們的生活

在戰地，我們的生活是特別覺得快樂的。雖然我們睡的是潮濕的地舖，喝的是泥溝裏的污水，吃的是硬飯，冷菜，穿的是單薄的衣褲，蓋着從上海婦女慰勞會捐贈的薄被，睡在朔時廣泐的堂屋裏，她們這一群平時過慣了舒服生活的小姐，一點也不感覺到辛苦。她們煮了時，反正有的是看護，冷起來時，七八個人擠做一堆；缸裏沒有水了，自己去挑；灶裏沒有柴；自己去砍，至於洗衣，掃地，燒飯，更且她們每天必做的勤務。她們當中，有兩個會理髮的，三個會縫衣的，五個會做拿手好菜的；至于喜歡寫新詩的，寫舊詩的，寫小說，演劇，唱歌，各種各樣的人才都有。因此她們的生活充滿了樂趣。在工作的時候，大家都是埋頭苦幹，誰也不稍稍放鬆自己的責任。如果發現有一個團員她對工作有什麼疏忽，沒有盡到十二分的責任；或者在替傷兵洗滌時手術過重，對傷兵說話時聲音太粗，態度不大溫柔，那麼她立刻要遭受其他團員們的批評！在工作檢討會議席上，和自我批評的時候，我們是這麼毫不客氣地用嚴肅的態度來檢討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語，行動，有時批評得太過火了，甚至使對方哭起來。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對這個同志寬容，相反地，我們還要責備她：「革命者是只流血不流淚的！」

在工作完畢之後，大家看叫看書，寫的寫日記，都把戰地當做是自己的家一般那麼安穩地過着日子。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十一月十二夜，那是我們奉令離開嘉定日子。有一天我們四個戰地服務團和當地的保甲長，師部政訓處，別動隊，~~軍區~~學校等開了一個聯席會議，討論劉鍾璽軍民合作的實際問題，成立了一個軍民聯合辦事處，不料僅僅相隔一天，我們就要離開那些受過我們宣傳洗禮的可愛的民衆，和戰士們用血肉換來的土地了，我們是多麼感到留戀而傷心呵！

隨着軍醫處我們和傷兵一同退到了蘇州，在那裏遇到三天三夜的大轟炸，但我們並沒有停止我們的工作，仍然每天去看護傷兵，替他們換藥，弄飯弄開水給他們吃喝。我們絕對不願意離開他們，退到較安全的地帶去，雖然軍醫處長曾經好幾次要我們先回無錫。

這時的蘇州，完全成了萬分緊張恐怖的現象。公路上塞滿了成千成萬的退下來的隊伍，有許多傷兵就那樣躺在公路上等敵機來轟炸，因為他們已經找不到醫院，找不到自己的軍醫處了。炸死的傷兵和老百姓的屍體到處都是，所有的鋪子都關閉着，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了，連吃飯也成了問題，時局是一刻比一刻嚴重，軍醫處又奉到命令退無錫，停了兩天又退常州。這時候我的精神真痛苦極了，誰也沒有想到這樣快東戰場就要撤退的。我們自從出發以來，天天只祈禱打勝仗，只願意隨着隊伍向前進，誰高興而後退呢？

是抵常州的晚上，忽然聽到一個消息，說第二批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來到了，於是立刻

跑去找她們，在路上遇着一個軍部的副官，他說：

「劉團長已回漢口去了，十個團員已於昨夜去無錫找你。」

聽了這消息，我呆住了，因為早晨我剛從無錫來，我們在路上錯過了。爲了怕她們趕回常州而我們又命撤退，只好在當天下午，我又去無錫找她們；同時請吳軍長指示我們的進退方針，究竟她們的工作要如何分配。

冒着狂風暴雨，我一個人搭着軍用車跑回無錫，果然見到她們了。十個天真的小妹妹還想要到蘇州去，（那時蘇州已被敵人佔領。）軍長立刻拿了一百元給薛處長打發她們回去；關於我們這一批原有的團員，他也主張回到漢口後方醫院去服務，等隊伍整理好了，再到前線來不遲。

對於這個命令，自然我是萬分不願意接受的，雖然被迫着在當天晚上就離開無錫，但我仍然希望在常州住下去，而且不久就有回蘇州嘉定的希望。誰知一到常州，她們通通開到鎮江去了。我們停了一天好容易才找着車子趕到鎮江，在路上遇着了她們，這時總算大家團圓了。但還有三個在六十師政訓處工作的沒有下來，不知她們隨着隊伍到了什麼地方，真令我揪心，着急！

從嘉定一直退到南京，這一路來的狼狽生活，實在不能描述。在打勝仗時，我們的精神是興奮的，身體是健康的，而軍隊對於我們，又是十分優待，不但有挑夫可以幫忙我們挑東西，卸車船也都不會感到困難。可是到了撤退時，不但整天日夜要拚命地跑，挑一切東西

，找不到飯吃，找不到地方住，而且每個服務機關都覺得女人是個贅累，和軍隊一路走怪麻煩的，因此他們很希望我們早點回到後方；但我們總不願意離開那一百多個一路和我們退下來的受傷戰士，也沒想到連南京都不能讓我們住幾天，就在當日匆匆地擠上了那隻直駛漢口的江安差船。

在船上，我們每三人做一舖的躺在一個狹小的過道旁邊，整天整夜有成千成百的人從我們的身上踏過，有時半夜裏被他們踏痛了頭或者腳，真比在戰場上受了傷還難受。飯也買不到，開水更不用說了。有一天，好容易用臉盆去買了一點飯來，大家分吃着騙騙肚子；三四天沒有洗臉，就這樣像逃難似的來到了漢口。

戰區巡禮

回到漢口，許多學校和民衆團體找我做公開演講，記得在中華大學的大禮堂我演講「前線歸來」的時候，聽衆是那麼擁擠，不但每個角落裏擠滿了人，連講桌下面也坐滿了人，他們是那麼靜靜地聽著那些用戰士們的血寫成的真實故事。講完出來的時候，我找不到路了，就憑他們把我抬了出來。

許多女青年來婦女會找我，要求加入我們的團體，爲了隊伍已經傷亡三分之二以上，我們奉令縮小組織，原來的人數，都要分配到別的部隊去，自然不能增加人，在她們看來，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打擊呀！

經過兩個多月的戰場生活，我的精神已疲勞不堪，正在這個時候南京新民報的負責人陳粹德先生硬請我去幫忙，不得已答應他去重慶編一個短時期的副刊——血潮。

後方的一切，我都看不慣，聞到摩登女人的髮膏，我就想起了前方的血腥氣。經過酒館飯店，聽到那些喝酒猜拳的聲音，我就想起了戰士們躺在野戰醫院裏流血呻吟的情形。雖然明知後方的文化工作也像前方的抗戰工作一般重要，但爲了精神上的痛快，爲了後方的文人太多，而到前方去的太少，我仍然要回到前方去。我的三哥那時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任職，他來電要我到那邊去工作，因爲李德鄰將軍和白崇禧總長都是在廣西教書的時候很熟識的。

聽了毫不猶豫地直向徐州奔去。

我到徐州，正是台兒莊大捷之役，中外記者二十餘人都集中在這裡，我軍奪獲的戰利品堆積如山，每個士兵和民衆都興高彩烈，喜氣洋洋。我們整天在戰地巡禮，踏着戰士們的血跡，看到許多巷戰時敵人掉下的飯盒，皮鞋，手彈，心裏感到又傷心又痛快。這時候我寫的報告文章很多，後來在廣西出版了一本第五戰區巡禮，也拍了許多照片，至今還保存着一部份。

但是不幸得很，敵人又反攻了，因為我們的武器不如他們，同時傷亡的太多，因為交通斷絕，援軍不能馬上開到，所以在一個月之後，在戰史上負有盛名的台兒莊，終於又陷敵手了。

懷着淒愴的心情，我們隨着十一集團軍總部又回到了漢口，休息不到幾天，我又回到長沙爲兒童保育會募款。恰好遇着湘雅醫院的內科主任楊濟時先生利用暑假兩個月的時間，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隊，他要我做嚮導，我因爲在總部担任着祕書的職務，所以就自告奮勇地帶着他們到了瀘水。三嫂這時也穿上武裝參加救工隊的工作，我的姊夫和姪女也都來到前方了，一家人從軍，我是多麼感到光榮呵！

佩爾仍然和我在一道，我們又恢復服務傷兵的工作了。因爲距離前線太近，整天有敵機來轟炸，所以小小的瀘水城，已被炸得破爛不堪，每天都有炸傷的人等待我們去救護。瀘水的民衆爲了感謝湘雅的救護隊，還送過楊大夫一塊很大的匾，上面寫着四個大大的字：「民

「衆救星」，可見戰地的民衆是多麼需要幫助，和精神上的慰勞。

接着我們又在廣濟，黃梅工作了一個短時期，敵人向武漢進攻，我們又奉命回到了漢口。

湘雅救護隊回湘的時候，我本想隨着回長沙轉新化看看我的父親和長兄嫂他們，但爲了害怕一回到家就不容易出來，我終於沒有回去，和佩蘭住在十一集團軍的辦事處，儼然桌上的螞蟻行坐不安，加之慢性鼻炎的毛病越來越厲害，動不動就傷風，整天流着濃臭的鼻涕。朋友右家極力勸我回到重慶去開刀，同時希望我把在各戰場所收集起來的材料多寫點文章介紹給後方的人士看，她還很熱心地替我介紹到教育部去，佩蘭不願意再去後方，她參加了紅十字會的工作。

躺在市立醫院的手術室裏，我的鼻子經過了六小時的開刀，沈慧蓮先生始終站在旁邊仔細地照顧我，生怕我發生意外；後來每天燉了雞湯或者牛肉湯送來給我吃。病好之後，我就開始工作，一連寫了五萬多字的通俗抗戰小說。半年以後，我又厭倦這種生活了，我要貫徹敵人一天不消滅，我就一天不停止戰地工作的誓言，我向教育部上了一個請長假的呈文，還沒有得到允許，就帶領着十二個女青年參加了後勤部和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合辦的傷兵招待所的工作。在宜昌，在老河口，我們訓練了五百多個男女青年，分佈在第五戰區，一戰區，十戰區一帶工作。我跑遍了運河長江，也跑遍了黃河流域；跑遍了江南，更跑遍了皖北，在襄樊前線和大別山麓，我們會冒着生命的危險突圍，受着飢餓寒冷的侵襲；在老河口的醫院裏

，我病倒了，是很厲害的慢性盲腸炎，連開水都不能喝一滴，就這麼癱了兩個星期，生命終于從死裏得救。我被迫着回到重慶去施行手術，幸而梁樹芳先生的手術高明，不到兩星期我就出院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受着有生以來沒有受過的苦痛和侮辱，我不願在這裏把那些血淚交織的情況寫出來，因為我願意忘記牠，像忘記一個惡夢一般。

兩個月之後憑着我的勇氣，我衝破了黑暗，斬斷了枷鎖，我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踏着我不走過的足跡，由第五戰區而第一戰區，第十戰區……。

我沒有一天停止過我的工作，雖然我個人是勝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嶺整個的國家仍然在被敵人侵略着，全中國的婦女還在過着被壓迫，被輕視被歧視的生活，我不能放棄我的責任，仍然要向着人類的公敵進攻；總之一句話，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惡勢力奮鬥一天。

只有不斷地奮鬥，克服一切困難地向前奮鬥，個人才有出路，民族才能生存！

(本卷完)



27 83 83 81 78 72 69 68 57 50 44 44 25 10 9 頁

4 13 7 1 1 10 13 7 7 4 13 13 6 12 4 行

動 他 受 又 過 土 還 送 接 估 外 裏 橡 醫 看 眼 勤

線 她 沒 沒 還 土 還 疊 接 咕 裏 外 橡 醫 着

誤

20 186 185 185 182 178 178 177 147 145 124 頁 表

3 8 4 4 5 16 2 3 12 16 11 行

騎	東	煙	幸	些下道一(比字)	若龍	東	達下道一(難字)	個	題	誤
氣	東	回到	焰	辛	若驚	東	聲	道	狂	

女兵十年

初版

三五，四，漢一—三〇〇〇

再版

平一—三〇〇〇

著者：謝冰瑩

發行所：

重慶紅藍出版社
北平八面槽74號
電話：五五六四八

經售處：谷大書店

核

十 号

著 者 姓 名

著 者 姓 名